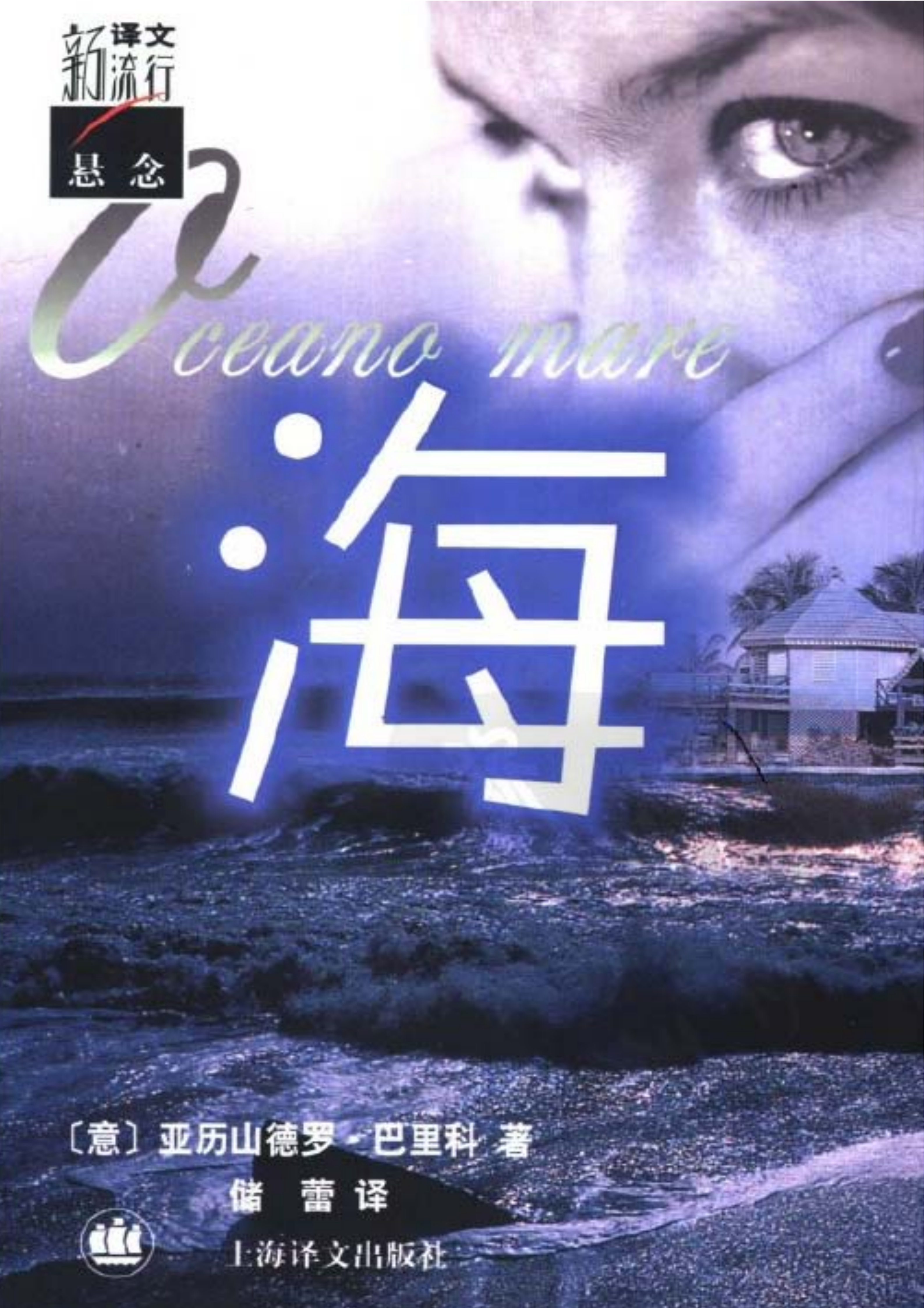


译文新流行

悬念

Oceano mare

海

〔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储 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新流行
悬念

海

〔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储 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意)巴里科(Baricco，A.)著；储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
(译文新流行·悬念)
书名原文：Oceano Mare
ISBN 7－5327－3017－4

I．海…　II．①巴…　②储…　III．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849 号

Alessandro Baricco
OCEANO MARE

Copyright © 1993 RCS Libri S. p. A.，Milano
简体字中文本版权 2001 上海译文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 reserved
图字：09—2002—202 号

海
[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储　蕾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56,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327－3017－4／I·1754
定价：15.80 元

第　一　部

阿尔迈尔旅馆

第　一　章

无边的沙地，在近处的丘陵和海之间。黄昏将要来临的时候——海——沉浸在寒冷的空气里，北风一如既往地为它送来深深的祝福。

沙滩，和海。

在造物主的眼睛里，这一切应该算得上是完美的，世界就这样呈现在它的眼前：无声的水和无边的土地。确切地说，这是它已完成的杰作；但人——渺如尘蚁的人，却又一次打破了这天堂般的图景：哼，一样无足轻重的东西常常足以使一个铁定的真理变得悬乎！一个微乎其微的人站在沙地上，仿佛仅仅是一幅圣像上的一道不易察觉的裂痕，却是这片无垠的沙地上一个不和谐的地方。虽然从远处看，它可能只是一个黑点：在一片无限之中，那个无比渺小的人和一个小小的画架。

四块石头通过四根细细的绳子把画架固定在沙滩上，画架在北风的呼啸中微微颤动。那个男子穿着高筒靴和一件蓑衣站在海边，手指间游弋着一支细细的毛笔。一幅画布停栖在画架上。

他就像一个哨兵，站在那里守护着世界的一部分，以免它在不知不觉中被静谧所侵蚀——一道小小的裂痕粉碎了大自然所有的肃穆与庄严。仿佛总是这样：人类的一点点微光就足以使垂手可得的真理重新变成问题和等待。人类的存在和延续就像给这个原本纯属自然的世界开了一扇天窗：一束微光射了进来——无穷无尽的故事源源不断地流了进来，一卷长得看不到尾的剧目表轻轻展开……那个小小的门洞就仿佛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一道美丽的伤痕，或者说是一条下自成蹊的小路：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已不再真实，一切却都可能在真实中重现，就像那个裹在紫色的斗篷里的女人轻轻的脚步——她在沙滩上漫步，海浪亲吻着她的脚踝，她朝着那个男子和他的画架走去——他们之间的距离慢慢缩短——那幅巨大的自然图景因为她的出现而不再有任何的完美可言——她终于走到了他的身边，停了下来，静静地，望着他。

男子依旧注视着海，连头都没有回。静谧。他不时地用他的笔在一只黄铜的杯子里蘸一下，然后在画布上淡淡地钩上几笔。笔锋在画布上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一阵风吹来，吹干了画布，一切便又重新恢复到从前。水，在黄铜的杯子里只有水；而在画布上，什么也没有。至少没有任何肉眼可以看到的东西。

北风一直在吹，女人裹紧了她紫色的斗篷。

“普拉松，你在那儿画了已经好多天了，你既然不用那些颜料，又带着它们做什么？”

这些话使他仿佛如梦初醒，他回过头去注视女人的脸，却始终答非所问。

“请你不要动，”他说。

他把笔伸到离女人的脸很近的地方，迟疑了片刻，然后开始轻轻地描画她的唇，湿润的笔尖染上了淡淡的胭脂红。他痴痴地望着那淡红色的笔尖，把它浸没在水里，然后又抬起眼睛看海。留在女人唇上的淡淡的咸味迫使她想起海水的滋味，“这个男人用海水画海”，那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

当海风把画布吹干，当那一抹玫瑰红的亮光赤裸裸地跳跃在白色背景上的时候，她已经转过了身，迈着规则的步子在海边踱了很久。一个人可以在海边看上很久很久：看天，看海，却永远看不到这样的颜色。永远看不到。

在世界的那个地方，海水在天黑前一会儿开始涨潮。海水包围了那个男子和他的画架，温柔却准确地拍击着他们，无休无止，渐渐的，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迷你的岛屿或者说是一个有两个角的沙洲。

普拉松，画家。

每天傍晚，日落前不久，就会有一艘小船来接他，那个时候海水往往已经涨到了他的胸口。不过，是他愿意这样。这时候，他会登上小船，放好他的画架和所有的东西，回家。

这方世界的守护神走了，他的职责尽了。九死一生。圣像的光辉消逝在落日的余晖中，仍然没有达到造物主所要的纯净完美的境界。都是那个男人和他的笔的错。现在他虽然走了，一切却都来不及了。黑暗吞噬了一切。在黑暗之中，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第　二　章

偶尔，在那个世界里，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轻声说：

“她会因此而死去的……”

或者

“她会因此而死去的……”

甚至

“她会因此而死去的……”

四周，群山围绕。

这是我的土地，卡雷沃尔男爵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种病，或者说是一种比病轻一些的东西，如果它有名字的话，也是一个很轻盈的名字，仿佛你才一张口，它就消失，飞走了。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乞丐，乞丐开始唱一支小曲，小曲惊飞了一只百舌鸟，百舌鸟飞走了……”

“……惊走了一只斑鸠，空气里传来它的翅膀扑棱的声音……”

“……它的翅膀扑棱着，声音依稀可辨……”

“……那大概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斑鸠飞到她的窗前，她的视线从玩具上移开，抬起头，就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身上落满了恐惧，一种白色的恐惧，我想说的是她不像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人，而是仿佛自己就要消逝在空气中……”

“……那扑棱着的翅膀……”

“……带走了她的灵魂……”

“……你相信我吗？”

人们都以为她会长大，而长大后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然而同时整个城堡里却不得不全部铺上丝绸，因为显而易见，她连她自己的脚步声都怕，得到处都铺满了白色的丝绸地毯，因为那是种无伤大雅，让人忽视的颜色——无声的脚步和无华的色彩。在花园里，所有的路都是环形的，顶多看到其中的几条微微拐出几个不规则的弧形——就像赞美诗的旋律——这是情有可原的，其实只要是稍稍敏锐一点的人就能理解任何一条死路都有可能是一个陷阱，两条相交得很突兀的路足以让一个敏感的人感到手足无措，更何况是她，虽然不拥有一个敏感的灵魂，却仿佛被一个散落的，不知在她的哪一生哪一世破碎的，敏感的灵魂所拥有，那一生也肯定是渺小的，无足轻重的；然后，在今生，它们又重新浮上她的心头，流进她的眼睛，落到她的手上。你说它是病吧，它又不像是病，如果它有名字的话，也是一个很轻盈的名字，仿佛你才一张口，它就消失、飞走了。

出于这个原因，花园里的路才是环形的。

谁也不会忘记埃德尔·特鲁特——那个方圆百里远近闻

名的丝织匠人的故事：一天，他被男爵叫到他的宫殿，那天天气很冷，冷得让人联想起另外一个世界，积雪有一个孩子那么高，路难走极了，马儿累得直喘气，每走一步，马腿都深陷在雪地里，马车在雪地上打着滑。“再过十分钟如果我还到不了那儿，我就会冻死的，”特鲁特想，“可怜的特鲁特，你如果就这样死了的话，连男爵到底为什么这么急地召你去都没搞清楚。”特鲁特对自己说。

“特鲁特，你看到了什么？”

在小姐的卧室里，特鲁特见到了男爵，男爵靠墙站着，那面墙很长，墙上没有窗。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古老的柔情。

“看到了什么？”

勃艮第的丝织品，好东西，织的是各色的景物，做工也很讲究。

“那些不是一般的景物，特鲁特，至少，对我的女儿而言，它们不是。”

他的女儿。

这很难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能懂，特鲁特，试着摆脱日常生活在你头脑里留下的桎梏，试着自由放飞你的想象，想象一下灵魂有时候并不是坚硬的闪光的钻石，而是一缕丝绸的轻纱——哦，这我能懂——想象一下那透明的轻纱，那么轻薄，什么都能把它捅破，即便是人们稍稍变得犀利的目光，然后你再想象一下有一只手握住了它——一只女人的手——是的——慢慢地拂过它，并轻轻地握住了它，哦，不，我们说“握”还是太重了，也就是把它轻轻托起，就像一阵清风一般，然后把它轻轻归拢在指间——就仿佛触碰它的不是手

指，而是一束缤纷的思绪。就是这样。这个房间就是那只手，而我的女儿就是那缕轻纱。

我懂了。

“所以，在你的作品中，特鲁特，我想看到的是平静的湖泊而不是湍急的瀑布，优雅的白桦而不是挺拔的栎树，作背景的远山可以由一些丘陵所替代，黄昏可以代替白昼，乡村可以代替城镇，花园可以代替城堡。即使你一定要织上一些老鹰的话，也尽量让它们远远地在天边飞。

哦，我懂了。但还有一件，人呢？

男爵沉默了。他仔细地看着那方勃艮第的丝毯上的每一个人物，一个又一个，仿佛在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从长长的丝毯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会说话。他沉默了很久。

“特鲁特，有办法织上一些人，但是不要让他们吓着小姐么？”

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恐怕上帝也回答不上来。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力的。”

用男爵送来的绵绵几公里长的丝线，埃德尔·特鲁特家的织工们静静地工作了好几个月。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不说话，因为，特鲁特说，要把静谧也织进织物的经纬，要把它也看作一根丝线，虽然看不见，却存在。于是，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工作了几个月。

几个月。

然后，有一天，一辆四轮车驶到了男爵的宫墙门前，车上是特鲁特的杰作。三卷巨幅的丝织品，按序排着，沉重得像铁制的十字架。它们被沿着楼梯、走廊，送进了宫殿正中

等候它们的房间。就在要打开它们前男爵低声问：

“那些人呢？一定要织上一些老鹰的话，也尽量让它们远远地在天边飞。”

特鲁特笑了。

“如果一定要织上一些人的话，也尽量让它们远远地在天边飞：若隐若现。”

男爵趁着黄昏柔和的光线把小姐领进了她的新房间。特鲁特说她一进来就因为兴奋而涨红了脸，有一刻，男爵真怕那份惊喜会让她受不了，还好，她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因为她马上就听到了那丝绸的世界里逼人的静谧，在那份静谧之中，宽广的大地温暖地向远处延伸，一个个小小的人儿在远方的空中翱翔，蓝的有些苍白的天空无边无际。

特鲁特说——这个他怎么都不会忘记——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转过身——笑了！

她叫埃利塞文。

她的声音极美——有一种丝绒的质感——她的步子很轻盈，就像在空气中飘，你会忍不住看她一眼。她常常会没来由地在走廊里或是别的地方奔跑起来，没有方向地在那些白色的地毯上奔跑。那时候，她并不见得像所说的那样虚无缥缈，只有很少的时候，这样或是那样，望着她，有些人才会听见一个声音在低声说……

第　三　章

如果你想走着去阿尔迈尔旅馆，你可以走圣阿曼德门前的那条小路；如果你想坐马车去，那么夸特尔大道是你的最佳选择；如果你坐的是驳船呢，则可以走河道，顺流而下。而巴特利博姆教授到达那儿，却是纯属偶然。

“这是和平旅馆吗？”

“不是。”

“那么圣阿曼德旅馆？”

“不是。”

“邮电饭店？”

“不是。”

“赫林皇家饭店？”

“不是。”

“哦，那有空房间吗？”

“有的。”

“我要一间。”

等候客人签名的大簿子摊开在木制的斜面书桌上，就像

一张刚刚整理过的白纸做的床，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名字躺上去睡大觉。教授的羽毛笔很自觉地提了起来，在那雪白的床单上龙飞凤舞，花里胡哨地签上了他的大名：

伊斯梅尔·阿德兰泰·伊斯梅尔·巴特利博姆教授

“第一个伊斯梅尔是我父亲的名字，第二个伊斯梅尔是我祖父的名字。”

“那那个呢？”

“阿德兰泰？”

“不，那个……”

“**Prof.**？”

“嗯。”

“教授，不是吗？是教授的缩写。”

“多傻的名字！”

“哦不，那不是名字的一部分……我是个教授，我教书，你懂吗？我走在路上，看见我的人会说：早上好，巴特利博姆教授；晚上好，巴特利博姆教授，但是那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我的职业……”

“哦，不是个名字。”

“是的。”

“好吧。我叫迪拉。”

“迪拉。”

“是的。我走在路上，看见我的人会说：早上好，迪拉；晚上好，迪拉；今天你真漂亮，迪拉；你的衣服很好看，迪拉；你有没有看见巴特利博姆？没有，他在他的房间里，二

楼，走廊底的那一间，这些是毛巾，拿着，房间里看得见海，希望它不会让你讨厌！”

巴特利博姆教授——从今往后就只叫巴特利博姆了——拿好了毛巾。

“迪拉小姐……”

“什么？”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几岁了？”

“**10** 岁。”

“哦。”

巴特利博姆——几秒钟前还是巴特利博姆教授——拿起了行李朝楼梯走去。

“巴特利博姆。”

“什么？”

“问小姐们的名字是不礼貌的。”

“哦，对，对不起。”

二楼，走到底。

房间里有一张床，两只椅子，一只暖气炉，一张书桌，一块小地毯(蓝色)，两幅一模一样的画，一个带镜子的洗脸池，一个椅式箱和一个小男孩：房间的窗户敞开着，那个孩子就坐在窗台上，他背对着房间，两条腿悬空晃悠着。

巴特利博姆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并不是真的想咳嗽，而只是想打破房间里的沉寂。

没有回应。

他进了房间，放下了行李，走近前看了看那两幅画(一模一样，不可思议)，他在床上坐下，脱了鞋，一下子觉得轻松了许多，然后又站了起来，去镜子前面照了照：证实了的确是他自己(谁知道呢？)，再然后，他看了看衣橱，把他的外套挂在了里面之后，走到了窗边。

“你是这儿的家具的一部分呢，还是碰巧坐在这儿？”

那孩子没有动，但是回答：

“家具。”

“哦。”

巴特利博姆坐回到了床上，扯掉了领带，躺了下来。天花板上有很多潮湿的印子，就像用黑色和白色勾画出来的热带花朵。闭上眼睛，他很快就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被叫去替代博森多尔夫马戏团作炮弹的那个女人。刚到马戏场，他就在前排看到了他的小姨阿代拉伊德，阿代拉伊德有几分姿色，但是品行不太端正。她先亲了一下一个海盗，然后是一个和她差不多的女人，再然后是一个木头的圣人雕像，但是她突然之间看到了他，就径直朝他巴特利博姆走来，一边走，一边还嚷着什么。她在嚷些什么，巴特利博姆听不清楚，但是却犯了众怒，以至于巴特利博姆不得不夹起尾巴赶快逃走，连马戏团老板该付给他的 **128** 个铜板也没拿，**l28** 个铜板，他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醒了过来，看到那个小男孩还在那儿。不过他已经转过了头，正看着他。不仅如此，他还在和他说话。

“您看过博森多尔夫马戏团的表演吗？”

“你说什么？”

“我问您有没有看过博森多尔夫马戏团的表演。”

巴特利博姆从床上直直地坐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博森多尔夫马戏团？”

“没什么。只是我看到过，他们去年曾经路过这里。他们有很多动物，还有作炮弹的女人。”

巴特利博姆问自己是不是应该问问有没有小姨阿代拉伊德的消息，没错，她已经死去好几年了，但是那个孩子仿佛认识她很久了。但是他终于没有问，而只是下了床，走到了窗边。

“不妨碍你吧？我只是想吸点新鲜空气。”

男孩往边上移了移，冰冷的北风扑面而来。在巴特利博姆的面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

“你一直坐在这儿做什么？”

“看。”

“好像没有什么好看的……”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哎，有海，我承认，但是海总是那样，一成不变的，从这里到海岸线那边，碰巧的话，可以看到艘船，除此以外，就实在没什么了。”

那孩子转过头看了看海，然后又转过头看了看巴特利博姆，然后又转过头看了看海，然后又转过头看了看巴特利博姆。

“你会在这儿待多久？”

“不知道。几天吧。”

男孩从窗台上跳了下来，走到门边，然后站在门槛边停了一会儿，仿佛在研究巴特利博姆。

“您很可爱，但愿您走时会变得更聪明一点。”

好奇开始在巴特利博姆的心里滋长，这些孩子是谁带出

来的呢？他们非同一般，这是肯定的。

黄昏。阿尔迈尔旅馆。二楼，走廊尽头的那间房间。书桌，汽油灯和一片沉寂。一件灰色的晨衣裹着巴特利博姆，他的双脚伸在一双灰色的大拖鞋里。一张白纸铺在书桌上，旁边是笔和墨水瓶。巴特利博姆在写些什么。

我最亲爱的人，

我已经到了海边。我就不向你诉苦说些旅途劳顿的话了。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到这里了。我住的旅馆还不错：虽然简陋了些，却还舒服。坐落在山丘上，前面是海滩。黄昏涨潮的时候，海水直抵到我的窗下。我就像住在一艘船上。如果你在，你也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

我还从没有在船上住过。

明天我就开始我的研究。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理想。我承认会有许多的困难，但是你知道——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知道——我把研究进行到底的心是多么的坚决：那是我的理想，我十二年以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并着手做的真正的事业。想到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就感到很安慰。

事实上我也从没有想过：但是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在船上住过。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有时候感到很孤独。但是一想到远方的你肯定不愿意一个爱你的人迷失方向，我就倍感欣慰。

你永远的伊斯梅尔·阿德兰泰·伊斯梅尔·巴特利博姆

放下笔，折起信纸，巴特利博姆把它装入了一个信封。他站起来，从他的箱子里取出了一个桃花心木的盒子，打开盖子，把信放了进去。信没有封口，也没有写上地址。在那个桃花心木的盒子里还有上百封这样的信：没有封口，也没有地址。

三十八岁的巴特利博姆相信，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某一天，他会遇见一个女人，一个属于他的女人。他时不时地会抱怨命运让他等待得太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慢慢学会了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事。几年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拿起笔来给她写封信。信封上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但是信纸上却有着他真实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么，如果他想找一个人分享他的一切，不是她，又能是谁？他常常想，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相遇，他会把那个盒子放在她的怀里，对她说：

“我一直在等你。”

他想象着她会慢慢地打开那个盒子，在她愿意的时候，读读那些信：一封又一封，那将是一段由蓝色的墨水汇成的时间的长河——每一分钟，每一天，每一年——她将会知道，那个男人早在没有认识她以前，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了她。也许，另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是：她把盒子里的东西倒出来，看着雪片一样飞出来的信件，先是愣住了，然后笑着对他说：

“你真是疯了。”

然后就会永远永远地爱他。

第　四　章

“布卢凯神父……”

“在，男爵。”

“我女儿明天就满十五岁了。”

“……”

“我把她交给你治疗的时候，她才八岁。”

“……”

“但是你没有把她治好。”

“是的。”

“她长大了，不久该嫁人了。”

“……”

“她应该走出这个城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

“她应该有她自己的孩子和……”

“……”

“总之，她应该有她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

“……”

“……”

“布卢凯神父，我的女儿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是的。”

“找个能治好她的病的人，把他带到这里来。”

城里最著名的医生名叫阿特德尔。好多次，人们看到他把死人救活。那些人与其说是活着，还不如说已经死了，他们往往是无药可救的，已经到冥王那边去报过到了。他把他们从地狱里拖了上来，把他们重新安插在活人中间，有时候也并不受人感激，甚至把情况搞得有些尴尬。不过，我们需要理解的是那是他的工作，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做，所以，那些“死人”的亲朋好友们都只能一切重新来过：把眼泪收回去，把分好的遗产也重新放在一起，等以后再说。对他们而言，如果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也许他们会在把病人送去急救时三思一下：是不是找一个普通一点的医生：那种能让他们太太平平地死掉的医生，而不是又能使他们起死回生的医生。唉，谁叫他是城里最好的医生呢？当然，也是收费最贵的医生。

于是，布卢凯神父想到了阿特德尔医生。也不是说他就特别相信医生，而是有关于埃利塞文小姐的事，他要站在男爵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既然男爵认为上帝做不到的事医生也许可以做到，那么现在就轮到阿特德尔来试试了。

阿特德尔坐着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马车来到了城堡，他的排场看上去很大，而且也很有舞台效果。他很快地上了台阶，到了布卢凯神父身边，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说：

“您就是男爵？”

但愿如此。

布卢凯神父就是这样的，从不知道克制自己，也从不知道说他该说的话。他原本知道说什么的，但是还是没忍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给暴露了出来。

“那么您是布卢凯神父喽？”

“这下对了。”

“是您给我写的信？”

“是的。”

“您写信的方式很奇怪。”

“什么意思？”

“没必要句句都用韵，写得像诗一样，我反正都会来的。”

“您肯定？”

比如说，在这儿他本该说：

“对不起，那只是一个愚蠢的文字游戏而已。”

事实上那句话也已经好好地躺在布卢凯神父的脑海里，整装待发了，但只迟了一点点，就在那一点点的时间里，他的脑海里卷过一阵微风：一念之差，一句意思完全相反的话就冒了出来。

“您肯定？”

阿特德尔抬头扫了布卢凯神父一眼，那可不是普通的看一眼，而是一次医学检查。

“我肯定。”

他用科研人员特有的严肃口吻说：我肯定。

“那个女孩在哪儿？”

“是的……我就是埃利塞文……那是我的名字。埃利塞

文。”

“是的，大夫。”

“不，不是的，我不是害怕。我说话就是这样的。是我的声音和别人不一样。布卢凯神父说……”

“谢谢，先生。”

“我不知道。事情很奇怪。但我真的不是害怕，不是……和害怕有些不同……您知道害怕是由外因引起的，这一点我懂，就像你在那儿，突然之间它就落在了你的身上。但发生在我身上的是，比如说，您在那儿，我也在那儿……是的……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没有了，只有您一个人在那儿了……所以这和害怕的感觉不一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您知道么？”

“是的，先生。”

“那种感觉有点像死去。或者说消失，是的消失。你觉得你的眼睛正在离开你，你觉得你的双手不再属于你，然后你不得不问自己怎么了？怎么了？你觉得你的心就要跳出来了，你觉得你一刻都得不到安生……你觉得你身上的各个部分都在离你而去，你已经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了……总之，你觉得你自己就在消失，所以，你就想你应该想些什么，要抓住些什么，就是一个想法也好。如果我能抓住一个想法，就像抓住一个小小的救生圈，那么当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消失的时候，至少我还能在那个想法里始终活着，活着……然而……事实是……最可怕的是根本没有想法，在我的心中根本没有想法，有的只是一些感觉，您能理解吗？感觉……你觉得你正发着高烧，你觉得你被憋得喘不过气来，你觉得你的喉头有一种死亡的味道，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咬你，要把你撕成碎片，你觉得……”

“对不起，先生。”

“是的，有几次我觉得好像更……简单一些，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自己正在消失，但是，慢慢地，很轻柔地……布卢凯神父说我是太情绪化，他说我根本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能影响我的存在……”

“是的，就是这样。”

“不，我不记得了。我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也不是一直这样，有时候，我也不害怕，我想说的是，我不是一直都感到害怕。前天晚上，有一场暴风雨，电闪雷鸣，但是我却觉得心里很安稳，真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害怕……但是，有时候一种颜色，甚至，一件东西的形状，或者……或者一个行人的脸就会让我心惊胆战，是的，人的脸，人的脸有时候很可怕的，不是吗？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看到许多陌生的脸，他们是那么真实，恶狠狠地，时不时地好像就要朝我扑过来，您能理解我说的话吗？他们朝你扑过来，可怕极了，而你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没有任何……办法……”

“爱？”

“布卢凯神父经常给我念一些书。那些书里的东西倒不让我觉得难过。我的父亲不让他念那些……您知道，有些故事会影响人的情绪，您理解吗？比如说凶杀，死亡之类的。但是事实上我可以听一切故事，事实上那些书上的东西倒并不会让我的情绪不稳定，这一点很奇怪，是吗？我有时候还会哭，您不知道，那是种很美好的感觉，在我哭泣的那一刻，死亡的感觉突然之间就离我很远了。就是这样的，布卢凯神父一边读，我就一边哭，一切就变得很美好。但是这一切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也不必知道，也许这样更好一些……”

“我的父亲？当然，我当然很爱他。您为什么这么问呢？”

“白色的丝织地毯？”

“不，我不知道。”

“有一天，我看见我的父亲睡着了的样子。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睡着了。我的父亲，他睡着了。他侧身睡着，手脚缩成一团，还握着拳，就像一个孩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我的父——卡雷沃尔男爵。他睡着了，就像所有睡着了的孩子一样。这些，您懂吗？连我的父亲，卡雷沃尔男爵睡着了，都是一个孤独无助的孩子，我又怎能不害怕呢？……又怎能……不害怕呢？”

“我不知道，这儿从没有人来。”

“有时候。我也觉得了，是的。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都特别轻，好像行动也放……慢……了许多，好像怕打碎什么东西似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不难……是不一样，我不知道，就像和……”

“布卢凯神父说我本该是一只飞蛾的，但是不知怎么的，谁犯了一个错误，于是，我就到了这里，但这本不该是我待的地方，所以什么事对我而言都变得很难，我害怕这，害怕那，也很正常，而我，要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待着，也就只有耐心等着。您知道，这一切都很复杂，很难理解，一只飞蛾变成了一个女子……”

“好的，先生。”

“但这是一种游戏，既不是完全真的，也不是完全假的，如果您认识布卢凯神父的话……”

“当然，先生。”

“是一种病？”

“是的。”

“不，我不怕。这并不让我害怕，真的，不骗您。”

“好的，我做。”

“好的。”

“好的。”

“那么，再见了。”

“………………”

“先生……”

“先生，对不起……”

“先生，我想说的是，我知道我身体不好，不能出门，甚至奔跑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太剧烈的运动……”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要她，我指的是生活，真正的生活，为了她我可以付出一切代价，付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想要她想得发疯，我可以发疯，但是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不可以失去真正活一次的希望，我要她，真的，为了得到她，即使让我痛苦得像死过一次我也愿意。我可以做到的，是吗？”

“我可以做到的，是吗？”

虽然那种结论听起来十分荒诞——类似于“让一种奇怪的动物去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寻找它的窝”，明知道得出该结论的人有着绝对的权威，并且他的结论是他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常人从他的结论的表面实在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相反会觉得有些可笑——那种我们称之为“喜剧色彩”的东西。如果我们另作一个比喻的话，就像一个东西，外行看来里面是一片真空，而内行却知道内藏着许多玄机和一些直接体现设计者匠心的，不足为旁人知的机关。反正，最后，当

阿特德尔医生把给埃利塞文制定的治疗方案告诉卡雷沃尔男爵的时候，男爵心里就是这种感觉。那个医生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直视着男爵的眼睛，眼神冷峻而坚定，但是仿佛隐约还带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温柔的东西。那种温情就像一层薄薄的纱，笼在那份冷峻和坚定上，让那些熟识阿特德尔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作为一个冷静的科学工作者和一个看多了生死的人，他是不会轻易动情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阿特德尔正在想些什么，也许就能理解他望着男爵的神情了。望着男爵，两幅画面交替出现在他的眼前：一幅是真实的，也就是眼前这个高大、威严的男子——卡雷沃尔男爵；另一个是一个蜷缩着睡在那儿的人——无助得像一个孩子；那个高大的、威严的男爵和另一个柔弱的孩子在阿特德尔的头脑中交叠在一起，使他无法区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虚幻的。虽然，没有一个人会怀疑阿特德尔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冷静的头脑，也没有人会怀疑阿特德尔在对卡雷沃尔男爵陈述他给埃利塞文制定的治疗方案时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在他带着那一丝温柔，望着男爵的眼睛，对他说："我可以救你的女儿"的时候，他真的有些感动了。他可以救我的女儿，"但是这种做法看起来是不是太简单，同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又太冒险了呢？"冒险？"这是一种尝试，我们谁也不能肯定会出现什么结果，作为医生我认为会奏效，很多人曾这样做过，结果是肯定的，但是，具体到某个人，谁也不能肯定不会出什么意外……"这就是科学中可推算、几何状的陷阱，这就是那些看不见的、只有猎手才敢出没的小径，那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医生正在和一个女孩身上看不见的、如藤蔓一般滋生的病魔玩一场游戏，进

行一场无声的较量。那个女孩子在人们的眼里是如此之脆弱，以至于不能像常人一样生活；但是，她渴望真正活一次的欲望又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没有人忍心就让她如此死去；她的病，仿佛是假想出来的，但又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为她治疗，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但却同时让阿特德尔感到振奋；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荒唐，以至于当因为不解和惊讶而变得有些木然的男爵吐出了那个字的时候(不多，就一个字，但是那却是治愈他的女儿的惟一的途径，当然，那个字也有可能会杀了她，但是治愈的希望仿佛应该胜出)，连医生都不由自主地放低了声音。虽然只有一个字，却仿佛还有无穷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带有某种神奇的力量，简单得让人无法忍受。

“海？”

卡雷沃尔男爵眼珠不再转动。

在他辽阔的领地里没有那种在阳光下会闪动着水晶般光芒，摇摇晃晃，让人头晕目眩的东西。

“您想用海来治愈我的女儿？”

第　五　章

独自，站在沙滩的中央，巴特利博姆望着远方的大海。他赤着脚，裤腿高高地卷起，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头上戴着一顶绒线帽。他微微前倾了身子，望着海边的沙地。他正在观察海水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海浪轻轻地扑过来，随后又向后退去，退到远处十几米的地方，然后开始水平地向两边延展——就像一个曼妙的女子慵懒地展开她柔软的肢体，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积聚了力量，又开始沿着微微有些倾斜的沙滩顽皮地扑上来，并逐渐放慢着速度，到达他的脚边的时候，仿佛已经累了，气喘吁吁地吐出一串轻细的泡沫，在他的脚边缠绕一会儿，然后，不得不又重新开始向后滑落，样子虽然可以用优雅来形容，但是却包含着无奈：一路欢快而羞怯地走到那里，才突然知道根本不能与脚下的沙滩匹敌。在短短地跑完一程后，它最后的命运依然是变回一个个细小的水花，在不知哪个角落被蒸发。

巴特利博姆静静地望着。

在巴特利博姆所能看到的那个不完整的世界里，海水完

美的来回运动注定了每一个海浪都只能短暂地存在于某个瞬间。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们的起、落、来、去的“生”“死”轮回。巴特利博姆的眼睛注视着它们，努力想从中获得某种能为人所认知的真理。然而最后却任凭他的眼睛追逐起那一成不变的潮起潮落。大多数真正的学者大概都不会像他那么做的。

这毕竟让人厌倦，总该做些什么吧。巴特利博姆不再看远方，而开始看自己的脚下。他的脚陷在无声的沙地里。他决定等一会儿，总不能一直盯着那些不断来回的海浪看而一无所获吧。如果穆罕默德没有进山，等等，等等，他想。那个他等待的海浪一定会出现的——他想象着它翻卷着、被泡沫裹着的样子——一种学者才有的冷峻又回到了他身上。它将会像一个脚印牢牢地烙在他的心中。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能理解它。这就是他的计划。站在那儿，巴特利博姆一动不动，几乎忘了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不知疲倦的光学仪器。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呼吸。在他的视线所及的地方，静谧无声地落了下来，世界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实验室。它像一个陷阱，静静地耐心地等候着它的猎物。而它的猎物，正慢慢地走在即将落入陷阱的路上。两只鞋子。女人的高跟鞋。

“您就是巴特利博姆先生吧。”

巴特利博姆正在等待他的海浪，真的，或者别的什么相类似的东西。但是当他抬起头，看到了一个女人，裹在高贵的紫色斗篷里。

“巴特利博姆，是的……伊斯梅尔·巴特利博姆教授。”

“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巴特利博姆这才意识到他还一直向前倾着身子，保持着一个光学仪器的僵硬的姿势。他尽可能自然地直起身体，但是还是显得很勉强。

“不，我在工作。”

“工作？”

“是的，我……我在做一些研究，您知道，一些研究……”

“噢。”

“一些科学研究，我想说的是……”

“科学研究。”

“是的。”

沉默。女人裹紧了她紫色的斗篷。

“是贝壳，苔藓植物之类的东西吗？”

“不，是海浪。”

是：啊海浪。

“就是……您看，海水漫过来……爬上了沙滩，然后又回去……喏，就是那个点，那个海浪回头的点……它们只在那个点停留一小会儿，您看，喏，比如说，那儿……您看见它们只在那个点停留一小会儿吗？然后就走了，消失了……但是如果每一个都能在那儿停留一小会儿……如果海水在那儿停住，就在那个点，那些点形成的弧形区域……我研究的就是这个。海水停留的地方。”

“但是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呢？”

“哎，那可是个重要的点……只是我们平时都不注意，但是如果您好好想一想的话，就会知道那个点上发生的事非比寻常……非比寻常啊。”

“真的吗？”

巴特利博姆微微凑近了那个女人，让人觉得他好像有什么秘密要说。

“那是海终结的地方。”

海，无边无际的海，一望无际的海，可怕的不可战胜的海——却有一个终结的点和那么一个终结的瞬间——无边无际的海，一个不起眼的点和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瞬间。这就是巴特利博姆想要解释的。

女人把目光投向那些无意识的、扑上来又退回去的浪花，而后，又把目光投向那片沙滩。当她又抬起眼睛望着巴特利博姆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含着微笑。

“我叫安·德韦里亚。”

“很荣幸能认识您。”

“我也住在阿尔迈尔旅馆。”

“这个消息真让人振奋。”

北风还在吹。那两只高跟鞋穿过了巴特利博姆的实验室，渐渐远去。然后，突然间停了下来，那个女人转过了身子。

“今天下午，您能和我一起喝杯茶吗？”

有些东西，巴特利博姆只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历过，而电影里的主人公每到这个时候，总会回答：

“这是我的荣幸。”

“一本关于‘一切事物的尽头’的百科全书？”

“是的……完整的题目应该是《自然界可测量事物的边际及人类各种能力极限百科全书》。”

“而您正在撰写这本书……”

“是的。”

“一个人。”

“是的。”

“您要在茶里加点奶吗？”

而平时巴特利博姆只加柠檬，但是他说：

“好的，谢谢……牛奶。”

茶杯里一下子升腾起一片白色的云雾。

糖。

小小的银茶匙。

茶匙在茶杯里搅动。

搅茶匙的手停了下来。

茶匙被搁在了小茶碟上。

安·德韦里亚坐在他的对面，静静地听。

“自然之所以完美，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大凡事物都有边际，而它却没有。如果一个人了解了事物的边际，也就是它们的局限，就知道了事物周转运行的方式。所以，一切都在于了解事物的边际。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河流来打一个比方。一条河可以很长，但是它不可能没有源头和尽头。因为，自然界万物的特征就是它们都是有边有际的。然后，我所研究的是，它们到底可以有多长。**864** 公里。这是我已经得出的一些结论之一。但是，就此一项就花了我很多时间，这您一定能理解。”

安·德韦里亚能理解。

“再举个例子：一片树叶，如果您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宇宙，非常复杂，但却是有限的。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大的树叶在中国，有 **120** 厘米宽，长度更是宽度的两倍。那么大，但还是有限的。这一切中包含

着一种逻辑，那就是：一张巨大的叶子应该生在一棵巨大的树上，而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的树在美洲，但那也不过只有 **86** 米高，虽然从高度来看已经很可观了，但是却依然有限，依此类推，那片能长出最大的树叶的中国的树的高度，肯定也是有限的。您听懂了吗？”

安·德韦里亚听懂了。

“无可否认，这样的研究很繁琐，也很困难，但是理解它却很重要。我最近研究的一个项目是黄昏。您知道，有了黄昏，一天便结束，这本身就是造物主天才的创举。白昼结束，然后是黑夜，然后又是白昼。这看起来仿佛是抵消，事实上却是天才的循环。黄昏是自然给时间作的一个限定，昭示着一天的结束，孕育着新事物的产生。为了研究黄昏，我花了好几个星期。要理解黄昏并不容易。它有它的长短，它的深浅，它的各种颜色。而且，没有一次黄昏和另一次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就要注意区别，找出它们的实质、共性，知道能总结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也就是科学的黄昏。您听烦了吗？”

安·德韦里亚没有觉得厌烦，或者说：没有比平时更觉得厌烦。

“所以，现在我来到了海边。海。它也是有限的，就像别的事物一样。但是，您瞧，研究海和研究黄昏一样，很不容易。难就难在确定什么才是海结束的地方呢？怎么才能得到一个概念——一个只有短短几行字，却能涵盖那绵绵几公里的礁石、沙滩、海岸，能表示海的终结的完整的概念？只有获得了这样一个概念，我才能把它写在我的百科全书上，这样，当人们一念到它，才能马上意识到海也是有限的，它

也有边，这一点与它周围的事物无关，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巴特利博姆……”

“嗯？”

“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问我。”

沉默。尴尬。

“我没有问过您，不是吗？”

“那么现在问，好吗？”

“您为什么会在这儿？德韦里亚夫人？”

“为了治病。”

又一阵尴尬，又一阵沉默。巴特利博姆拿起杯子，把它举到嘴边，才发觉是空的。就像她的回答一样，空的，什么也没说。

“治什么病？”

“一种很奇怪的病。通奸。”

“您说什么？”

“通奸，巴特利博姆。我背叛了我的丈夫。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这里，因为他觉得海边的气候能让人们心中的激情变得平淡，望着大海能使道德和伦理的观念回到我的心中，海边的平静能使我忘记我的情人。”

“真的吗？”

“什么？”

“您真的背叛了您的丈夫？”

“是的。”

“您还要点儿茶吗？”

在世界的最后一个角落，离海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夜色开始落在阿尔迈尔旅馆的墙沿和围栏上，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它们的颜色。海不再作声，连海边的沙地也不再是明快的亮黄色。孤寂蚕食着被黑暗浸染过的地方，这世界边缘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仿佛就这样被遗忘了。阿尔迈尔并不是开在这里的第一家旅馆，在此之前，在漫漫的时间形成的过道里，也有许多旅馆在这儿存在过，它们的类型不尽相同，开的时间也有长有短，都曾经有着追逐大海的梦想，却又都放弃了，而后有一家决定在这个小沙丘边长久地留下来，也许是累了，也许是不愿意再步那些离开的旅馆的后尘，不再想做一个匆匆的过客，它就像是一串珠子中的一颗，落了下来，无力地却永久地流落在了海边的这片沙地里：低着头，等待着它最后的命运。它就是阿尔迈尔旅馆。它的美是如此之凄婉，如此之孱弱，只有在那些被征服的人微笑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到。它又是那么澄澈和透明，那是弱者不再有也不再怕失去时才有的表情。而孤寂，几乎无所不在，完整地存在于这已经迷失了的世界里。

画家普拉松刚刚回来，全身湿透了，像只落汤鸡，带着他的画架、画布和颜料，他这一天是在一艘小船的船头度过的，一个红头发的小孩为他摇橹。

“谢谢，多尔，明天见。”

“晚安，普拉松先生。”

普拉松居然还没有得肺炎死掉，这可真是个奇迹。任何一个人像他那么每天都迎着海风，在深及小腿的海水里泡那么长时间的人迟早都会死的。

“他要画完他的画才会，”迪拉说。

“他永远也画不完，”安·德韦里亚夫人说。

“那他就永远不会死。”

在二楼的 **3** 号房间里，汽油灯释放出柔和的光芒——在黑暗中把伊斯梅尔·巴特利博姆教授所有对爱的忠贞都释放了出来。

我最亲爱的人：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尤其是在这个一天中最让人不能释怀的时刻，你的存在和你的微笑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工作让我感到劳累，而大海叛逆的个性让我不能轻易地了解它。我从没有想过要面对它会是如此之艰难。我在它的身边徘徊了很久，但是一点头绪也没有。海的边从哪里开始呢？或者，换句话说，当我们提及海的时候，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指的是哪个可以吞噬一切的巨大的魔鬼，还是缠绕在我们脚边的浪花的泡沫呢？我们指的是盈手可握的咸咸的海水，还是无法用肉眼看到的海底深渊呢？我们怎能用这么一个词来涵盖所有这些意义呢？我住在这儿，与它只有一步之遥，却无法了解它，它，海，它到底在哪儿呢？

今天我结识了一个女人，她美极了，但是你不要嫉妒，因为我只为了你而活着。

伊斯梅尔·阿·伊斯梅尔·巴特利博姆

巴特利博姆写得很流畅，没有停下来思考过，但是却慢得让人无法忍受。一边写，他一边想，有一天她也许会过来亲吻他。

在半明半暗之间，安·德韦里亚修长的手指轻轻拂过她颈上的珍珠。不止一个男人望着她柔荑般的手指会销魂，而那串珍珠则是念玫瑰经的必需品——欲望的玫瑰经。每当她悲伤的时候，她都会下意识地做这个动作，仿佛是对悲伤的自己的一种无声的抚慰。油灯里，火苗奄奄一息，怯怯地照见对面镜子里那张生气的，忧心忡忡地望着它的面孔。靠着最后的一丁点亮光，她坐到了床上，被子下面，躺着一个睡意沉沉的小女孩，美若天仙。安·德韦里亚望着她——但她的目光告诉我们用望这个字眼并不确切——那是一种美妙绝伦的目光，就那样注视着，没有任何疑问——就像两件东西轻轻地接触——目光和那个孩子——那目光不攫取而单单接受，在头脑深处最深的寂静里，惟有这样的目光能够继续生存——没有任何疑问，还没有被未知的恶习所玷污——无辜地可以不触动我们任何心中的伤痛感受到我们的思想——看——感觉——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接受这个世界更好——我们和我们面前的世界——接受——没有任何疑问，甚至没有惊讶——接受——只是——接受——世界——存在于我们的眼睛里。就这样，人们理解了圣母知道自己怀了圣子时的目光，在每一个教堂的穹顶下，天使飞下来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目光。

黑暗。在床中间微微陷下去的地方，在那一团轻薄的云丝被底下，睡着那个美丽的女孩。安·德韦里亚紧紧地抱住了女孩赤裸的身体，她的手指滑过女孩凝脂般的肌肤，她的嘴唇在她身体的每一个隐秘的褶皱处停留——寻找着那温热的睡眠的滋味。安·德韦里亚缓缓地旋转起来。那是种慢动作的舞蹈，在夜的深处，通过肢体，慢慢地释放着所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最后一扇窗子里的最后一盏灯，熄了。只有海，在远方，像一台永不知疲倦的机器，轰鸣着；海浪一遍遍地拍打着海岸，声音震耳欲聋，仿佛要把夜的寂寞连根拔起。关于暴风雨的模糊的记忆和海上沉船永远的噩梦在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

这是阿尔迈尔旅馆的夜。

沉甸甸的夜。

巴特利博姆在暗夜中醒来，觉得很累，而且情绪低落。他在梦里面，为了买下沙特尔大教堂，和一个意大利红衣主教讨价还价了几个小时，最后成交的代价是阿尔迈尔旅馆四分之一的股权，阿西西[①]的一个修道院(被贱买到只值一万六千克朗)，加上德罗特亚，他的侄女的春宵一夜。他记得这场价格战是在一艘战舰上进行的，海上波涛汹涌，指挥航行的人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他说他是安·德韦里亚夫人的丈夫，并笑着——笑着补充道：他对大海一无所知。巴特利博姆醒来时觉得筋疲力尽。当他看见那个小男孩又骑坐在他的窗台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大海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很吃惊。但是当他头也没回，冷不丁地对巴特利博姆说了一句话之后，巴特利博姆一下子惊呆了。那句话是：

“如果是我的话，修道院一定要保住。”

巴特利博姆从床上跳下来，什么话也没说，抓住了男孩子的一个胳膊，把他从窗台上拉下来，出门，一直拖到楼下，

[①] 阿西西，意大利翁布里亚区城镇。以圣方济各的诞生地而闻名(1882)，有许多著名古迹。

嚷着："迪拉小姐！"他一路几乎是"滚"下了楼梯，直到碰到底楼的楼面。"**迪拉小姐！**"还拉着那个小男孩的胳膊，终于看到了他要求助的那个人——前台的小姐——终于到了她——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十岁，一岁也不多——迪拉面前，他这才停下来，一脸怒容，只是因为穿着黄色的睡衣才显得不那么一本正经……

迪拉抬起头，把眼睛从她的账本上移开。那两个人——巴特利博姆和那个小男孩——正等待着她的裁决。一个说完了另一个也开了口，好像事先排练过的一样。

"这个孩子能释梦。"

"这个人说梦话。"

迪拉的眼睛又回到了账本上。她甚至连嗓门也没提。

"滚蛋。"

他们就消失了。

第　六　章

卡雷沃尔男爵没有见过海。他的领地里有丘陵，有沼泽，有旷野，有戈壁，有山川，有林地，但是，没有海。

大海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个概念。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连串的想象。他总是从红海想起——红海被上帝的手分作两半——然后联想到史前的那场大洪水，思维从水中跃出，在半空中划出一条弧线，他就马上想起了优雅的鲸鱼——从未曾见过，但是却可以想象——从那儿，思维又分出几条支流，在一瞬间，感觉似乎变得很清晰，从前听过的少许几个有关于海的故事仿佛又在耳边响起，他仿佛真的看到了魔鬼般的水怪和传说中的龙，还有海底车水马龙的城市。想象的翅膀悄悄地舒展开，但是突然之间受了惊吓，就像含羞草一样噌地缩了回去——他突然看到了一张苍白而悲伤的脸——那是他的一位先人——他的画像一直在他们家族的画廊里挂着——据说，他曾经是一位探险者，一直跟随瓦斯科·达·伽

马[1]：在他那双细细的、不怀好意的眼睛里，海变成了一个不祥的字眼，让人想起那些旧报纸上刊载的海盗的故事，谁也说不清真假。圣奥古斯丁[2]的名言开始在他的耳边回响：海是魔鬼的家。但是他仿佛又听到了另一种召唤——出海吧，远行吧——不知是一艘失事的船还是一位年老的乳母在讲述着战船和大海的故事，有一阵子他又闻到丝绸织物的芳香——它们来自海那边遥远的国度，最后，一双只有东方女子才有的黑眼睛浮出了水面，似曾相识的感觉促使他好好想了一下，他们应该曾经遇见过，只是从此便天各一方。就这样在脑海里搜寻着，他突然迷失在一片水果的芬芳里，那种水果，仿佛有人对他讲过，只有在海边才能生长，在南方那些温暖的国度里：卡雷沃尔男爵记得他曾经在这些水果里品尝出阳光的味道。虽然男爵从来都没有见过海，海在他的脑海里，就像一个偷渡过来的人，藏在一艘商船上，船已经停泊在港口，帆已经降了下来，他并不伤害任何人，而只是存在着。

要不是阿特德尔——那个穿着黑颜色衣服的医生的话，海对于他而言并没有更多特殊的意义，然而那个可以把死人救活的男人却庄严地宣布他会用她来创造一个奇迹：

“我将用海来救活你的女儿。”

去海上，简直不可思议。海是什么？藏垢纳污，传播瘟疫的地方，魔鬼和食人兽的天堂——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它都会让人心惊胆战，而突然之间

---

[1] 瓦斯科·达·伽马(约 1460—1524)，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的葡萄牙航海家。由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海路的开拓者。

[2] 即奥古斯丁(希波约)，圣(354—430)，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等。

它却向你发出邀请，仿佛就像一起散散步那么简单，然而你又不能拒绝，因为它是一味药，能治愈你的病，它就是那样客客气气，但又不近人情地要求你跟着它上路

去海上，现今这种治疗方式仿佛已经流行起来。那冰冷的、咸咸的、起伏波动的海水，既然它也是治疗方案的一部分，那么即使害怕，也要想方设法地从心理上克服它，把它看作一场挑战。我们肯定在海的怀抱里，各种病症都会慢慢地被化解，因为它，体内象征生命的经脉会畅通，那些错综复杂的腺体又能分泌出富有活力的汁液。

不管是狂犬病、抑郁症、不育症、贫血、孤独、邪恶、嫉妒，

还是疯狂都能被治愈。还记得那个被带到布里斯顿的疯子吗？他被一群神情漠然的医生和科学家押解到那里，浸在冰冷的海水里，被海浪冲到东，冲到西，然后被拖上岸，进行各种测试，然后又被用力浸了下去，

头浸没在水中，他又窜出来，像狼一样嚎叫着，用力想争脱身边的护士和工作人员，他们一个个都是顶尖的游泳好手，然而却抓不住那头疯狂的禽兽，他逃走了——逃走了——赤身裸体——在水中奔跑，嚎叫着，痛苦、恐惧和羞耻。沙滩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个疯子奔跑着，奔跑着，在远处，女人们把头转了过去，当然这并不代表她们不想看，她们想看的，不仅想看那头禽兽和他疯狂的样子，更想看的是他赤裸的身体，他一丝不挂，漫无目的地在海水里奔跑着，在那灰色的日光下，甚至可以称得上美丽，什么修道院，什么圣贤

书，什么玫瑰经，什么陈规陋习，原来是如此不堪一击。羞涩的女人们感到了一阵震颤，在那些鲸骨撑起的雪白雪白的裙子里面，一种潮润温湿的感觉让她们轻松得想哭。

女人们这才突然意识到，海一直在等待着她们。在此之前，她们听从了医生的意见，站在海边，穿戴得整整齐齐，只是因为听说海能够为她们的肌肤、灵魂和躯体抹上一层神奇的油。至少在家里，在医生一尘不染的诊室里，她们衣冠楚楚、品行无可非议的丈夫、父亲、家庭医生是这么对她们说的。说的时候，他们总会小口地啜一口茶，润一润喉咙，然后才给她们解释，字斟句酌地说一些自相矛盾的话。他们说，那藏垢纳污、令人恐惧的海事实上是一味上品的药，可以医治不育症、厌食症、神经紧张、月经不调、精神亢奋、情绪不安、失眠。对于缓解少女青春期的焦虑不安，为她们今后为人妻、为人母打好基础真是再理想不过的经历了。就这样，有一刻她们忘记了布里斯顿的疯子

(那个疯子还在跑，但不是跑向岸边，而是跑向海的纵深处，不久就不见人影了。他逃脱了实验室那些科学数据的折磨，把自己投入了深海的鱼腹)

于是就这样被忘记

(被大海所消化，再也没有被送还到海滩上，从此从这个世界消失，就像我们可以料想的那样，浮肿、腐烂，最后变成了水泡……)

让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历来受人尊敬，被她的丈夫所宠爱的女人。因为某个原因——

一种病，被送到了海边，要不是这样，也许她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见到海，然而现在海却成了为她治疗的金针，活生生的存在，但是无边无际，海望着她，却并不了解她的心事。她赤着脚，头发松松地披在身上，这可不是件平常的事，加上她还穿着白色的紧身内衣和露出脚踝的宽松裤，就更不简单了，隐隐约约的，你仿佛可以想见她纤纤的腰肢，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她从来都只有在闺房里才这样，而现在她却在一片无垠的海滩上，这里，没有内室里、婚床边甜腻私密的空气，带着腥味的海风吹在她身上，让她感到自由而欢畅，把往日那些让她感到窒息的心情一扫而空。这一切那么明显，她怎能感觉不到呢？四周是那么的空旷，没有铺陈着锦幔的四壁，也没有紧锁的门，就她一个人，面对着一片起伏的汪洋，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她感到心旷神怡了，更何况还有别的：冰凉的海水轻轻的触摸、害怕的感觉、海深情的拥抱、海浪冲击在身上的滋味、心跳的撞击……

他们陪着她下水，丝织的面纱落了下来。

另一面，据我们所知，没有人就布里斯顿的疯子的尸体问题提出过什么异议。医生们一直在做实验。海滩上走来一对对奇怪的组合，病人和医生。病人总是脸色苍白，但是气质高贵，病魔在慢慢地吞噬着他们的活力，而医生就像地窖里的耗子，钻来钻去地寻找着救治他们的方案，密切观察着在用了这种非同寻常的药后，病人进展的状况。他们开始喝海水——那昨天在他们眼里还是可怕的、恶心的东西，今天变成了药。先前只有那些在毒辣辣的太阳光底下做下等工作的野蛮人才喝它，现在它却成了上等人的享受。那些高贵的

病人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着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治疗方案的一部分：有人去那儿寻找妻子，有人去那儿写诗，生活本来如同鸡肋，突然间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治病，但是我们毕竟来到了一个被遗忘了几百年的角落，科学也好，个人选择也好，都不重要。

冲浪浴，医生们这么称呼它。甚至还有一个像轿子一样的东西，用来把小姐夫人们送下水，目的是防止那些不自觉的眼睛偷看。她们坐在轿子里，轿子的四周都有帘子遮着，帘子的颜色常常是淡淡的烟灰色——一点都不张扬——然后下水，到水深有一米处，才出来洗澡，还是在帘子里面，谁也看不见她们。帘子随风飘荡，轿子就像在水上漂浮的蒙古包。从海滩上看，轿子里进行的仿佛是一种神秘的仪式，而帘子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冲浪浴。

科学真的能创造出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原来充满了死亡和恐惧的海一瞬间变成了纯洁和温柔的代名词，新的生活方式慢慢地在人群中流行开来。

特别是对于爱情，它仿佛有特别的疗效。然后，有一天，我们看到海浪把一艘小船的残骸冲到了德珀海滩上。那些来海边治病的人，散落在绵延几公里的海边接受着海水的爱抚，沙滩上到处是刺绣的织物，每一件都包裹着主人的激情、欲望和一点点害怕。那艘小船的残骸搁浅在沙地里，于是她们都从各自的领地里走了出来，聚到一起，就像迎接一位外来的羞涩的使者。她们把它拖到没有水的地方，看着里面有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木制的圣人像，彩色的。长长的斗篷一直拖到脚边，喉咙口有一条伤痕，但是神色却出

奇地安详。除了这个，小船里什么也没有。所有人都本能地抬起头，朝海上望去，希望能看到一个教堂，或是它的影子。这种想法虽然不符合情理，但是却也情有可原。但是没有，海上既没有教堂，也没有十字架，更没有通向它们的小路，海上没有路，海的一切我们都无法解释。

几十双忧虑的眼睛，几十个美丽的，但是病恹恹的女人，远远地站在那里，还有那些像耗子一样钻来钻去的医生，助手和仆从，老色鬼们，渔夫们，看热闹的人们，小姑娘们——还有一个圣人。谁也没有弄懂到底发生了什么。悬念。

那是德珀海滩上的一天。

谁也没有懂的一天。

再也不会懂了。

“把她送到达肯巴赫去，那边的海滩很适合洗冲浪浴。待个三天，早上洗一次，下午再洗一次。你们可以去找塔弗纳医生，他会安排一切的。这是介绍信。拿着。”

男爵接过信，看也没看。

“她会死在那儿的，”他说。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不大。”

只有那些大医生才会说出这样玩世不恭，但是却很精确的话。

而阿特德尔是最伟大的医生。

“让我们这样来看，男爵。您可以把这个女孩关在城堡里，让她在白色的丝织地毯上走路，和那些会飞的小人儿一起睡觉，但是你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而总有一天，她会因

为受到某种刺激而离开你。阿们。另一条路是，您冒一下险，听从我的意见，让她走。海或许能还给您一个女儿。当然，她有可能会死，但是，如果她活过来，那就是真的活了。

又一次玩世不恭，但是却很精确。

男爵没有说话，拿着信的手，在他和那个穿着黑衣的医生中间，他并没有完全被说服。

“您没有孩子……”

“这并不重要。”

“不管怎么说，您是没有孩子的。”

他看了看信，慢慢地把它放在桌子上。

“埃利塞文不能去。”

沉默，但只是一小会儿。

“一定得去。”

说话的人是布卢凯神父，事实上他原来想说的话比这句要复杂得多，可能是：“也许您该考虑一下，不要那么快作决定……”但是“一定得去”这句话，显然更快、更简洁，所以前一句还没有想好，这一句就已经出人意料地冒了出来，划破了短暂的沉默。

“一定得去。”

这是十六年来，布卢凯神父第一次就埃利塞文的事顶撞男爵。话说出口之后，他突然感到非常轻松，就像一个刚刚从窗户里跳出去的人。他总算还是个实在的人，既然已经跳了出去，悬在了半空中，那还不如飞起来。

“埃利塞文一定得去海边。我陪她去。她可能要在那儿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和健康人一样的。不让她去肯定是不明智的，是懦弱，对她肯定

没有好处。埃利塞文可能会害怕，但是我们不该怕，至少我不怕。死亡的可能性对于她来说，随时随地都存在，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对她而言，一线生机才是最重要的，她要活下去，她会的。”

说着说着，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说那些话的人是他了。

“您，阿特德尔医生，您不理解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什么人性、亲情对您来说都不存在，就因为这一点我才相信您。真理总是不近人情的，就像您这人一样。但是我知道您是不会错的。我为您感到难过，但是我相信您的话。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海，但是我一定会带埃利塞文到海边，就因为您说了那些话。我会做这样一件事本身就很不可思议，甚至荒唐，但是我一定会这么做，这里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没有。”

他拿起桌上的信，放进了口袋。他的手在颤抖，他耳朵里嗡嗡直响，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没什么可奇怪的，他想：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飞一次的。

在那一刻，什么都可能发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实在不能用常理来解释，那看似无处不在的逻辑网，有时候会突然失效，退出了它常在的舞台，遁迹于台下的嬉笑怒骂之间，而那突然之间变得混乱的舞台上，令人头晕目眩的灯光下，就只剩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摸索，在千千万万种可能性中，它只能抓住一个，于是那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那一刻，在那缄默的三个人中间，情况就是这样，火药随时都可能爆破，但是最后，却只见亮光微微一闪，和一大片烟雾，也算发生了什么，但是却实在出乎人的意料。但毕竟是发生了。只见男爵——卡雷沃尔男爵，突然开始哭，甚至都没有用手遮住脸，就那样瘫软在他的坐位里，就像是累

极了，或者说是刚刚丢了一个大包袱那样。他哭了，就像一个终于失去了一切的人，或者说一个终于获救的人。

卡雷沃尔男爵就那么哭着。

我们只看到他的泪水。

布卢凯神父一动也不动。

阿特德尔医生，没有说话。

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些事，卡雷沃尔的领地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事情发生以后，人们常常用一种充满温情的口吻谈起。

“埃利塞文……”

“奇怪的治疗方法……”

“海……”

“他们真是疯了……”

“她会好的，你等着瞧吧。”

“她会死在那儿的。”

“海……”

海——男爵在地图上看到了它——它是那么的遥远。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的梦中看到了它——觉得它是那么美，那么有力，却又是那么的可怕——它是你永远无法战胜的敌人，根本不近人情，但是却充满了魅力。各种各样你可以想见的颜色，各种各样你没有闻过的气味和没有听过的声音——它们属于另一个世界。望着埃利塞文，他不能想象她一路怎么才能到那儿，他怎么都觉得她还没到那儿就会突然死去，或者突然消失，即便她没有马上死去，孱弱的她又怎能承受得住那么多的风浪和惊吓？但是他仿佛又看到她回来

的样子，在她美丽的眼睛里，有海在荡漾。就这样，男爵想了好几个礼拜。然后，他懂了。事实上，也没那么可怕。他原来怎么就想不通呢？

“我们怎么去海边呢？”布卢凯神父问他。

“他会来接你们的。”

于是，在一个 **4** 月的清晨，他们出发了。穿过了田野和丘陵，在第五天的黄昏来到了河边。那里没有人家，更谈不上有村庄，什么也没有。但是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静静地停着一艘小船。它叫阿德尔。那种船，通常是在海上航行的，装载着财富或者贫穷，来来往往于大陆和岛屿之间。船头雕刻着一个女子，长发拖到脚下。小船的帆儿见识过二十多种不同的风，它的龙骨也和大海磨合了多年。船身色彩剥落，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讲述着风霜写在水手们脸上、身上的故事。那是一艘双桅船。是卡雷沃尔男爵要它离开大海，逆流而上，到这里来接埃利塞文的。

“您的想法近乎疯狂，”船长曾写信告诉他。

“我会用金子把它包裹起来，”男爵回信说。

于是，最后，它来了，这艘名叫阿德尔的双桅小船。看起来就像一个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海的精灵。在小小的码头边，原本只栖过一些没见过海的摆渡船，而今天，就是在这里，男爵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孩子的手，对她说：

“再见了。”

埃利塞文没有说话。她放下了丝织的面纱，把一张纸放在了父亲的手心里，那张纸是折叠好了的，又用蜡封过。她朝着那些将接她下船的男人们走去。那个时候，都已近深夜了。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一切看做一个梦。

就这样埃利塞文跨着人世间最柔美的步子下了船，去了海边——那种肝肠寸断的样子，只有她的父亲才能够想见——湍湍的流水，百折千回，就这样带走了她，谁也不知道哪条才是去海边的最好走、最安全的路。就这样顺水漂流，一天又一天，慢慢的，慢慢的，两岸的风景开始不同，事物，不管是颜色还是气味，都与原来的不一样，远方的世界逐渐变得切近，海张开怀抱，正在不远处等待着她。空气的味道变了，晨曦的光线变了，天空的颜色也变了，还有房屋的样子，鸟的种类，声音，岸上的人的长相，还有他们说的话，都变了。浪花从水面跃起，后浪扑着前浪，那是最温柔的追逐；河水转弯的时候发出的汩汩声，仿佛是一首轻柔的催眠曲。船行得那么慢，旅行的过程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埃利塞文的脑海里，数不清的感觉，都像羽毛般轻盈。

现在，在卡雷沃尔男爵的领地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次旅行。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谁都没有亲眼目睹，谁都是道听途说。但是这没有关系。他们还会一直说下去的。因为，谁都希望在到达海边之前，会先有一条河在等待着他们。不仅如此，还需要有一个人——一位父亲，一个恋人，或者别的什么人——能牵着他们的手，找到那条河——即使没有，也会想出一条来，造出一条来——送他们到岸边，抓住他们的手，轻轻地对他们说一句：再见。这一切，听起来，真的很美妙。如果能那么活一次，那么，生活也该可以称得上美好。没有什么会伤害他们，流水会把他们带走，他们能先看到那些陌生的东西，碰碰他们，而不是先被他们碰。他们也许会受伤，也许会死去，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不要紧。要紧的是那个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的过程，

不会变得很突然。只要想一想，有这么一个人——一位父亲，一个恋人，或者别的什么人，心就能安定下来。因为他会默默地为他们开辟出一条路来，在深情的沉默中。一条宽广的爱之路。从脚下延伸到海边。

站在那儿，两个人都一动不动，眼睛盯着面前无边无际的大海。简直让人无法置信，真的。即便是在那儿待上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懂它，只是痴痴地望着它吧。海在前面，河在身后。陆地，在脚下。而他们俩，站着，一动也不动。埃利塞文和布卢凯神父。就像中了魔法一样。脑海中，这一刻，没有想法，只有惊奇和诧异。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仿佛是过了一个永远——最后，是埃利塞文，望着大海说：

“但是，它，也有边际吗？”

在几百公里外，在一个巨大的城堡里，在一片寂静中，一个男子凑近了烛台，开始读一封信。没有几个字，只有一行。是用黑墨水写的。

您不要怕。我不怕。我爱您。埃利塞文

马车停了下来，因为天色已晚，阿尔迈尔旅馆在等着他们。陆地上的旅行很短，顺着海滩。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噢，不，几乎一个人也没有。海里——在海里做什么——有一个画家。

第　七　章

在苏门答腊[1]，潘盖海的北海岸上，每隔六十六天，人们就能看到海上升起一座十字型的岛屿，岛上覆盖着厚厚的植被，远远地望过去似乎无人居住。它矗立在海上，大概有几个小时的光景，然后又沉入海里不见了。在卡斯凯什[2]的海滩上，渔民们发现了海船达文波特的残骸，它是八天前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锡兰海沉没的。在去往法哈德哈的航线上，水手们看到许多会发光的彩蝶，它们一起飞过的时候，不仅让人感到晕眩，而且感到忧伤。在博加多尔海域，一支由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据说，它是被突如其来的巨浪所吞没的，据说，那天，天气晴朗，丝毫没有起风的预兆。

海军上将朗格莱慢慢地翻看着那些从世界各地汇集过来的文献资料，很明显，他正努力克制着心里的烦躁。书信、航

---

[1] 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岛。

[2] 卡斯凯什，葡萄牙西部里斯本区城镇和自治区。为渔业港口和葡萄牙里维埃拉海滨区的游览胜地。

海日记的碎片、剪报、目击者的口供实录、情报、外交函件，什么都有。不管是简明扼要的官方文件，还是醉酒的水手喃喃的呓语，都不管三七二十一，被送到了朗格莱的书桌上。而他所要做的就是以皇家海军的名义，对它们作出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上百件事。上百个声音，从遥远的海上，飞到这个书桌上，等待朗格莱的羽毛笔对它们的命运作出最后的裁决，它们中的有一些将会因此而被载入史册。朗格莱的手是它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他的笔决定着它们是否能继续旅行。

这个消息缺乏事实依据，不宜刊载在官方报纸和皇家刊物上。

这样就等于把这个消息判了死刑。

这个消息真实可靠，应该官方报纸和皇家刊物上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

这样的话，这条消息的命运就很不一般了。

一切都掌握在朗格莱的手中，查证、比较、证实。他每天都生活在一大群真假难辨的故事中，他发现，目光敏锐的科学探险者说的话，常常和海难幸存者的幻觉不谋而合，情节上甚至能相互补充。这种发现让他惊喜不已。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不小心闯入他的世界，才会发现，原来那里有一整套不成文的规矩，刻板得几乎不近人情。从外表上来看，他的生活四平八稳，一成不变，他遵守他的习惯就像是遵守清规戒律。而事实上，他是在奋力抵抗。那些细小琐碎的规

则织成了一张网，让他意识到自己还存在，框住了他的想象，拉住了他，使他能抵抗住那个虚拟世界的诱惑，不屈服于他的大脑的冲动。从世界各地汇集过来的，有关于大海的光怪陆离的故事受到了他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真实的细节的抵御，慢慢地在他的心中平息下来。朗格莱慢慢地修炼成了一位圣者，他的心是一个宁静的湖泊，湖上到处折射着光怪陆离的故事的影子。一动不动，却充满了智慧。

花园里，花匠的大剪刀正在修剪玫瑰，咔嚓、咔嚓的声音异常规律，声音通过开启的窗子传到朗格莱的耳中。那种声音非常坚定，就像法官在宣读大赦的法令。本来，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声音，但是那天，对于朗格莱来说，那种声音却正在传递着一种很确切的信息。耐心但是固执——离他的窗户那么近，仿佛不是偶然经过——带着一种不可以忘怀的沉重。朗格莱宁愿自己没有听见那种声音。他是一个高尚的注重感情的人。于是他把那本讲述着岛屿、残骸、蝴蝶的书放到一边，打开了一个抽屉．从中拿出三封火漆封好的信，把它们放到桌上。它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虽然上面都有急件和保密件的标志，也许是因为心底的怯懦吧，朗格莱还是把它们搁置了好几天，搁在了一个自己看不见的地方。但是现在，他却打开了它们，带着点反感和厌倦的情绪，正襟危坐着打开了它们。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迟疑，一股脑儿地开始读这些信。他注意到一张纸上注了一些人名和一个日期。他尽量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和，就像国王的财务部长在清点那些无价之宝时暗暗要求自己做到的那样。最后，他在笔记里写下这么一行字：

阿尔迈尔旅馆，夸特尔

最后，他把那些信拿在手里，站起身，走近壁炉，把它们扔进了火堆里。壁炉里的火不是很旺，窗外，已经是让人感觉懒洋洋的春天了。望着那几张优雅的信纸受了火的炙烤，枯叶般卷起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窗外恼人的剪子声突然停止了，在这之前，那声音就像自鸣钟一样有规律。一片沉默从窗外卷了进来。然后，他听到花匠的脚步声慢慢远去。那种告别的方式蕴含着某种深意是无庸置疑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但是朗格莱能。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把这两个男人——朗格莱和他的花匠——联结在一起，他们之间，没有秘密。由沉默和许多秘密的讯号组成达成共识是他们的习惯，多年以来，他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构筑了一个特殊的联盟。

这里面有许多许多的故事。那一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

六年前的一天，一个男子被带到了海军上将朗格莱的面前，他们说他叫亚当斯。高大，魁梧，长发披到肩上，皮肤呈现出被太阳晒伤过后的颜色。看上去和一般的水手没什么两样。但是他受了伤，必须被扶着，才能勉强站起，根本不能走路。他的颈部有一条可怕的伤痕，正在出脓、流血。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好像已经瘫痪了，又好像他的心根本不和他在一起。他的身上，惟一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的是他的眼睛。那眼神让他看起来像一头在痛苦中挣扎的野兽。

“只有被追赶的野兽才会有那种眼神。”朗格莱想。

他们说他们是在非洲中部的一个村庄里发现他的。那里

还有一些别的白人奴隶。但是他看起来和其他人不同。他是当地酋长的宠物。他用四肢爬行，身上饰满了奇奇怪怪的羽毛和五彩的宝石，被一根绳子拴在那所谓的“国王”的王位上。吃酋长扔给他的剩菜剩饭。他的身上到处是伤痕。他学会了像野兽一样号叫，这很讨王位上的“国王”的喜欢。也许就因为这个，他才能活到现在。

“他有什么要说的吗？”朗格莱问。

“他没有。他从不说话。不想说。但是那些曾和他待在一起的人……那些奴隶们……还有其他认识他的人，港口的那些……说了许多有关于他的奇奇怪怪的事，他好像什么地方都去过，那个人，整个儿就是个谜团……如果您听信那边的人说的话的话……”

“他们说什么？”

就这样，他，亚当斯，一动不动、心不在焉地站在中间。

而周围的人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述起他的故事。就像记忆中的酒神狂欢节在言语中重现，想象张开了翅膀，连房间里的空气都鲜活、生动起来。

他们说他曾经徒步在沙漠里行走了 **300** 公里 / 说曾看见他变成了黑人，然后又变了回来 / 他们说他曾经和当地的萨满教徒做生意，就这样学会了制造那种红色的粉末 / 他们说当他们被当地的野蛮人捕获之后，都被吊到了同一棵大树上，等着被昆虫从头到脚地淹没，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开始用一种闻所未闻的语言讲话 / 就因为这个，那些野蛮人说他一定去过那个山头，山头上日头永不落，但是去过的人，回来都变成了疯子，只有他，还是正常人 / 信们说他被捉到了苏丹的宫廷里，是因为他的声音美极了，在那里，他穿金戴银，任务就是当苏丹的犯人行刑的时候，在一旁歌唱，因为那些

痛苦的呻吟让苏丹做恶梦，他喜欢听他美妙的歌声 / 他们说卡拉巴科湖很大，原来，他们都以为那是海，直到有一天，有一些人用很大很大的树叶子做了一艘船，从湖的这一边航行到了那一边，他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湖，而船上的人中有他 / 他们说野蛮人给他们戴上手铐和脚镣，不给他们穿衣服，让他们在沙滩上找钻石，他也和他们在一起 / 一场暴风雨过后，谁都说他死了，被海浪卷走了，但是有一天，在特斯法门外，抓住一个在水边行窃的小偷的人却正是他 / 人们叫他亚当斯，而事实上他不知有多少个名字，有一个人，一天，听到别人叫他拉美尼瓦，在当地人的话里是“会飞的人”的意思， / 又一次，在非洲海岸上的死亡之城里，都说没有人敢去，因为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咒语说：去的人眼珠子会爆裂，但是……

“够了。”

朗格莱头也没有抬，眼睛盯着他手里的一个鼻烟盒看，那个鼻烟盒已经在他的手里转了半天了。

“行了，把他带走吧。”

没有人动。

沉默。

“将军……还有一件事。”

“什么？”

沉默。

“这个人见过通布图[①]。”

[①] 通布图，一作廷巴克图。马里中部历史名城。11 世纪末建城，是撒哈拉沙漠南缘重要商路交汇点，伊斯兰文化中心。14 世纪中叶起曾为马里王国和桑海王国著名城镇。

朗格莱手里的鼻烟盒不转了。

“有人肯定他去过。”

通布图。非洲的珍珠。听说那里珠宝遍地，是神在地球上的栖息地，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城市到底在哪里。它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的心脏，蕴藏着无数的秘密，是个充满财富的王国，无数次旅行莫名其妙的终点，是沙漠中一切水域的源头，是很多人梦中才能一到的地方。通布图，没有一个白人曾经到过那里。

朗格莱抬起了头。屋子里所有的人突然间都不说话了。只有亚当斯的眼睛还在警觉地四处张望，仿佛在寻找一个看不见的猎物。

朗格莱询问了他很久。他的声音严肃但是很温和，不带什么感情色彩，就像他平时说话一样。他没有给他施压，更谈不上用什么暴力，只是耐心地问了他一连串的问题，简短而精确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得到答案。

亚当斯始终保持着沉默。他的心仿佛始终没有和他在一起。他连看都没有看朗格莱一眼。什么也没有。

沉默中，朗格莱盯着他望了一会儿。然后，不容辩驳地点了一下头，让他们出去。他们把亚当斯从椅子上架了起来，拖了出去。朗格莱望着他远去——他的双脚在大理石地上拖行——突然有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觉得随着亚当斯的远去，通布图也在他心中的地图上越来越远。在他的脑海中有许多关于那个城市的故事，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有一个涌现出来。听说，那里的女子都戴着面纱，只露出一只眼睛，露出的那只眼睛四周涂满了彩色的土壤制成的眼影，五颜六色。

他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她们要把另一只眼睛遮起来。他站起来，懒懒地走到窗边。正想推开窗户，突然，他听见他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响，他被震了一下，立定了，听见那个声音清晰地吐出一个句子：

“因为她们眼神中透出一种惊世之美，没有一个男子在看到了她们之后能不发疯。”

朗格莱倏地转过身。但是屋子里没有别人。他重新转向窗外，有几分钟，他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做。然后，他看见花园的小径上那一群人正把亚当斯带走。他什么也没想，就叫住了他们，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

不一会儿，亚当斯就又回到了他的面前。把他带回来的人都感到有些惊讶，又因为急跑了一段路而有些气喘吁吁。朗格莱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

亚当斯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他的眼神、他的心还在几千几万里地以外的某个地方徘徊，但是他的唇动了一下，而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他说：

“因为我看到过她们。”

朗格莱也没少碰到过像亚当斯这种情况。有这样的一些水手，因为一场暴风雨或者遭遇了海盗船，而流落到了另一个大陆，不仅被扣作了人质，而且在当地人眼中，白人只不过是种奇怪的动物，所以他们也不会被当作人看待。即使可怕的暴风雨没有让他们丧命，他们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死在哪个不知名的、充满恶臭的地方。他们中真正能活下来的人很少，即使最后能被碰巧路过的商船救起。回到文明世界，

过往的那些经历也已经给他们烙上了抹不掉的痕迹。他们的理智常常已经不健全，看到什么都怕，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了。

对于这些，朗格莱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他还是把亚当斯留在了身边。他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把他带进了他的官邸。不管他的心躲到了哪里，朗格莱都要他去那边把它找回来。从今以后，他要把带亚当斯在身边。确切地说，与其说朗格莱要拯救亚当斯这个人，还不如说他想要拯救埋藏在他心中的那些故事。要花多少时间他并不在乎，问题是他想知道那些故事，他就一定要达到目的。

他明白亚当斯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人。他把他的灵魂想象成一个安谧恬静的村落，不幸被外来的侵略者洗劫一空，从此变得支离破碎。而那所谓的侵略者就是他的那些非凡的经历：包括所有的画面、情感、气味、声音、痛楚和语言。粗粗一看，肉体的死亡把这一切都掩盖起来，而事实上死亡只是精神崩溃的结果。这一切看起来，仿佛自相矛盾，但是事实上是统一的。表面上，他既不说话，也不动，但是事实上他的精神正在肉体的掩盖下噼噼啪啪地四分五裂。

朗格莱不是医生，他也从来没有拯救过什么人的生命，但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使他拥有了非凡的克制能力。正是凭着这种能力，他才没有任凭自己在那些情感和想象中沉沦下去。如果说生活是丛林的话，他正一天一天地往丛林的纵深走去，但是，同时，他也小心翼翼地让自己远离伤害，不要迷失方向。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要打破亚当斯灵魂的外壳，接近他，只有靠日以继夜的耐心和努力。他觉得他必须感化他，让他去做一件机械的重复的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同时具有诗情画意，这样他才能在乐此不疲中逐渐康复。为了找

到这种方式，他观察了他很久。最后，被他找到了。当他不无冒险地，用讽刺的语气问他：

“你认为用什么方式才能让你恢复从前的野性呢？”

他总是回答：

“我的玫瑰。”

就像一个孩子会用软布为受伤的小鸟搭一个窝，让它感受一点人造的温暖，朗格莱把亚当斯安置在他的花园里。那花园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惊叹的艺术品，设计者匠心独具，制作者巧夺天工。规则几何形的园子里，芬芳四溢，色彩缤纷。园子的建筑严格讲求对称的风格，然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品种的鲜花却顽皮地不遵守这个规则，开得到处都是。这个花园就像朗格莱恪守的那些作息规则、生命中所有不可抑制的情感、不可承受的痛苦、不可预测的未来，就像那些花朵，虽然被规则地隔开，但还是开得到处都是。但是即便如此，花园毕竟帮助鲜花找到了它们自己应该属于的位置。

就这样，在那里，亚当斯慢慢地又找回了自己。最初的几个月，他都不太说话，只是很听话地培养那些能使他的生活变得真实起来的规则。慢慢的，他的注意力开始回到了他的身上，还不太集中，也不连贯，但是他开始讲一些简短的话。话的内容也逐渐接近于正常人，而不再带有他心中潜伏的兽性的影子。

一年之后，看到他的人，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个最好的花匠：表情沉默冷峻。动作缓慢而准确，举止深沉而练达。如果真有人看见过上帝的话，他应该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朗格莱没有问过他任何他想知道的问题。他们之间话不多，即使交谈说的也不过是鸢尾花的长

势和气候的无常。谁也没有提到过过去，任何一种过去。朗格莱，在等待。他并不着急，相反，享受着等待的乐趣。因此，有一天，当他在花园的小径上散步，不经意地走过亚当斯的身边，看见他从一藤珍珠色的矮牵牛花边抬起头，清晰地吐出下面的话时，他甚至感到微微地吃了一惊。

他说——显然不是对任何人在说：

“通布图，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因为，那里的人一直认为，光凭它的美貌，就可以让任何人望而却步。”

说完之后，亚当斯就又把目光移到了那些开始呈珍珠色的矮牵牛花上。朗格莱也继续沿着小径散他的步，没有追问什么。即便是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也不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默契。

从那一天起，亚当斯便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总是很突然，谁也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讲。而朗格莱只是静静地听。他从来都不提问题。有时候，从亚当斯嘴里蹦出来的只不过是几个简短的句子，而有时候，朗格莱听到的则是完整的故事。叙述的时候，亚当斯的语速总是很慢，但是充满了热情。他仿佛有描述和朗诵的天分，总能找到最精确的词，并且在合适的地方停顿。他把那一幕幕世外桃源般的景象用唱赞美诗般的声音演绎出来，往往有催眠的作用。他的声音中仿佛渗透着魔法，朗格莱听得着了魔。

他并没有把他听到的故事写进他那本厚厚的黑皮书里。这一次，他所做的一切都和他的“皇家”无关。亚当斯的故事是为他讲述的。亚当斯的世界一度是一片被烈火焚毁的荒原，是他的努力使它复苏，并重新开出了绚丽的鲜花。为了这一天，他等了很久。现在是他采摘这些鲜花装点庭院的时

候了。他觉得那是他为了回报自己的孤独而送给自己的一份精美的礼物。他想象着自己在那些美丽的故事的影子里，慢慢变老。当他死去的时候，那些画面会在他的眼前一幅幅地展现，那可是通布图——神居住的城市，没有另一个白人能获得像他一样的殊荣。

他想着一切都会永远那么继续下去，简单而轻盈。他从来也没有想过那个叫做亚当斯的男子，在不久之后，会把他和一些非常残酷的事情联系到一起。

在亚当斯来了之后不久，有一次，海军上将朗格莱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谓而尴尬的困境，他的生命变成了赌注，他必须靠一局棋来赢得它。他和他的几个随从，在旷野中被一群强盗所劫持，那些匪徒在当地以疯狂和残忍著名。但是事实上，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并不折磨人质。他们只留下了朗格莱，把其他人都放了回去，关照他们去筹备赎金，数目之大，让人咋舌。朗格莱知道他有能力买回自己的自由，但是他所担心的是，那些强盗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耐心等那笔钱。在他的生命中，第一次，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被蒙着眼睛，锁在一辆马车里，过了两天，两天里，他能感觉到马车没有停过。第三天，他们放他下来。蒙脸的纱布被取下后，他发现自己坐在一个强盗的对面。他们之间，有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棋盘。强盗简明扼要地对他说，他只有一次机会。一盘棋。如果赢了，他们就放他走；输了，就被杀死。

朗格莱试着争辩。他想说，如果他死了，他们就拿不到一分钱，为什么放弃这么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呢？

“我们没有征求您的意见，您只要说好或者不好，就可以了。快点。”

他们是群疯子，跟他们没有道理可讲。朗格莱知道，他没有选择。

“随你们的便吧，”他说，然后就开始看那棋盘。不久他就发现，和他下棋的强盗真的是个疯子，一个“精明”的疯子。不仅他执白先行——什么？让朗格莱拿白棋？他才没那么蠢呢？——更出格的是，他居然在右象的地方摆了一个后。奇怪的对奕法则。“一个王，”强盗指着自己的棋解释说，“两个后，”又嘲讽地指了指站在他身后的两个美人，补充说。他的话，引起了周围一阵狂笑和恭维的喝彩。朗格莱的心情更糟了，他低下头，心想，自己要死在这种最可悲也最可笑的境况下了。

强盗王一开始落子，四周就一片寂静。国王的兵进了两格。轮到朗格莱下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好像在等待些什么，但是到底是什么，他最初并不知道，直到他听到他的脑海深处有一个声音，沉着冷静清晰地对他说：

“马进攻象。”

那个声音不在他的身边。那个声音他很熟悉。他知道它不是在他身边发出的。上帝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来自远方。他拿起马进攻象。

下到第六步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优势。到第八步的时候，“王”“车”易位。下到第十一步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局的主人了。两步后，他牺牲了自己的象，但是作为补偿，在下一步他吃了对方的一个后。对方的第二个后是被“设计陷害”的，当然，朗格莱知道，如果没有那个不能解

释从哪里来的声音的指导，他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出那个计策的。慢慢的，他明显可以感觉到白棋开始垂死挣扎，对面的强盗王开始沉不住气，脸涨得通红，眼里冒出凶光。他开始害怕赢的结局。但是那个声音不许他停战。

下到第二十三步的时候，强盗王不仅送了一个车给他吃，而且犯了个很明显的错误，看上去就像是投降了。正当朗格莱出于本能要下下一步置他于死地的时候，他听见那个声音坚定地对他说：

“小心王，将军。”

小心王？朗格莱顿了一下。白棋的王被易了位，正待在一群残兵败将里，根本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有什么可担心的？他看着棋盘，没有懂。

“小心王。”

那个声音沉默着。

四周一片寂静。

这一切都只有几秒钟。

然后朗格莱就懂了。就在那个强盗王不知从什么地方抽出一把尖刀，刺向朗格莱的胸膛之前的那一瞬，朗格莱的脑海里，一道电光闪过。他抓住强盗王的胳膊，一把夺下他手中的尖刀，刺入了他的咽喉。强盗王摔倒在地上。他的两个侍妾吓得魂不附体，一溜烟地逃走了。其他人都惊呆了，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朗格莱保持着冷静。他庄严地拿起白棋的王，把它放平在棋盘上。直到后来他也没有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四周没有一个人动弹。然后，他就骑上他看到的第一匹马，准备离开了。离开之前，他回头看了看他的“战场”，觉得好像是坐在台下看了一出戏。说来奇怪，有时候，

在生命的关键时刻，人们会发现他们空白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而且是一个根本没有意义的想法。在那个时刻，朗格莱一直在想的是：他第一次执黑棋赢了对手。

当他回到他的官邸的时候，发现亚当斯正发高烧躺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医生们不知所措。朗格莱对医生说：

“没事的，他会没事的。”

四天之后，亚当斯醒过来的时候，朗格莱正坐在他的床头守候着他。四目对视了一会儿，亚当斯又闭上眼睛。朗格莱低声对他说：

“你救了我的命，我欠你一条命的人情。”

“一条命的人情，”亚当斯着重重复了一遍。然后，他又睁开了眼睛，但是这一次，他直视着朗格莱没有躲闪。那种眼神，一个单纯的花匠是不可能拥有的。那是一头被追逐的野兽的眼神。

“我的命不足惜，如果你要报答我，我要的是另外一条命。”

亚当斯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朗格莱很久之后才知道。那时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不知道也不行了。

一个花匠，一动不动地站在海军上将朗格莱的书桌前。书和纸堆放得到处都是，但是书桌看上去仍然很整洁。整洁。枝形大烛台、地毯、皮草的味道、深色的壁画、褐色的帘子、地图、武器、钱币、肖像、银币。将军把一张纸递给花匠，说：

“阿尔迈尔旅馆。海边的一个地方，在夸特尔附近。”

“在那儿？”

“是的。”

花匠折好纸头，把它放进了口袋，说：

“我今天晚上就走。”

将军低下了头，同时听见一个声音说：

“再见。”

花匠向门口走去。朗格莱头也没有抬，只是嘀咕了一句：

“然后呢？然后会怎么样？”

花匠停了下来。

“然后什么也不会发生。”

然后就走了出去。

朗格莱没有说话。

……当朗格莱任思绪随着一艘海船轻轻地在马拉加尔海上远行，亚当斯在一株婆罗洲玫瑰前停下了匆匆的脚步。玫瑰上，一只小虫子正在费力沿着一个花瓣往外爬，直到了边缘才飞走。它做的事情和马拉加尔海上努力想爬到浪尖的海船有异曲同工之妙，朗格莱和亚当斯都拒绝接受现实，都不愿意选择轻易地飞走，在那一刻，仿佛有心灵感应，他们看到了同样性质的东西，拥有了同样的回忆，两颗心从此密不可分。正是在海船和虫子飞起来的那一刻，两个人感到了同一种惊慌失措，茫然困惑地发现一向默默无声的命运，竟也会，在一瞬间，爆发。

第　八　章

在阿尔迈尔旅馆的二楼，一个面向着丘陵的房间里，埃利塞文在深夜中挣扎。她躺在被子里一动不动，不知道首先来到她身边的是困倦还是害怕。

海就在不远的地方，巨浪翻滚的声音此起彼伏，每次都像雪崩一般。暴风雨就要来临，电闪雷鸣不断，不知是宙斯的哪个儿子被激怒了。海，一刻也没有安宁；海，永不知疲倦。海，是博大的。

如果你站在海边，你也许不会意识到它发出的声音有多大，但是在黑暗中……就不同了。你得不到视觉上的刺激，它就变成了一个制造巨响的机器，一堵会发声的墙，闭着眼睛，恼人地吼叫着。深夜里，当它吵得你无法入眠的时候，你也不能像关收音机一样把它关掉。

埃利塞文感到她空空的脑海里有一个气泡爆裂了。这种头脑深处的爆炸，对她而言，并不陌生——看不见的、无法言喻的疼痛。那种痛苦，并不因为她对它的熟悉而有一丝一毫的减弱。没有。它奸笑着在她的体内发作、蔓延，折磨着

她，撕咬着她——就像是个好色的继父在攫取他认为原来就是他的东西。

让她感到恐惧的，不是她体内的一阵一阵冷战，不是她疯狂地跳动的心，也不是她浑身的冷汗和冰冷颤抖的双手，而是那种就快消失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又快要消失了，从她剧痛的头脑里滑落出去，她因为恐惧而浑身颤抖着。仅存的一点点思维能力就像一件在抵抗中被撕得支离破碎的衣衫——冷战不断——为了努力把眼睛闭上，她的脸不自然地绷紧了——即便是这样，她还是看得见黑暗，无法逃避的恐惧。无谓的挣扎。

埃利塞文在一片恐慌和混乱中想起几米开外的门，那扇门把她的房间和布卢凯神父的连在一起。只有几米远。她应该走得过去的。他现在该起床了，即使没有睁开眼睛，也能找到她，那样的话，她就能听见他的声音，只要听见了他的声音，那么一切都会过去——只要站起来，用劲走几步路，穿过房间，开门——掀开被子，起来，沿着墙壁艰难地走过去——，起来，站起来，走几步路——起来，闭着眼睛，找到那扇门，打开它——起来，试着呼吸，离开床——起来，不要死去——从床上起来——起来。哦，好可怕。哦，好可怕。

不是几米。是几公里，是没有尽头的一段距离：那段距离等于她和她自己的房间、和她自己的东西、和她的父亲之间、和她的故乡之间的距离。

太远了。她肯定走不到的。

在这样的一场战争里，她肯定赢不了的。埃利塞文投降了。

反正都要死了，她睁开了眼睛。

她没有马上缓过神来。

她没有料想到。

屋子里，有灯光。一点小小的灯光。但是，毕竟，让人感到温暖，

她转过头。看到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着迪拉。一本很大的书摊开在膝盖上，手里拿着一根蜡烛。蜡烛亮着。火焰很微弱，仿佛要被周围的黑暗吞没了。

埃利塞文没有动，微微垫高了一点枕头，望着她。那个女孩好像并不在她身边，但是她确实在。她的眼睛盯着书本，因为矮小，脚都碰不到地，悬空慢慢地晃悠着。她穿着一双小鞋子，一条小裙子。

埃利塞文的头又从枕头上滑了一点下来。看见烛光一动不动，周围烟云缭绕。房间里的其他东西，都仿佛甜甜地睡着了。她感到累了，那种累了、困了的感觉真好。她只来得及想。

“海的声音不见了。”

然后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清晨醒来，她看见那个烛台，孤零零地摆在椅子上。蜡烛还亮着。好像并没有被烧掉多少。好像那一夜只是个短短的瞬间。窗子洞开着，日光毫无顾忌地照射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微弱的烛光在白昼中几乎看不见。

埃利塞文起了床。轻轻一口气吹灭了蜡烛。一个永不知疲倦的乐师又开始演奏，音乐从四面八方传来。声音好响。仿佛是一次演出。

海，又回来了。

那天早上，普拉松和巴特利博姆一起出门。各自都装备

齐全。普拉松带着他的画架和画笔，巴特利博姆带着笔记本和各种各样的测量仪器。看见这些东西，人们一定会以为是哪个有创造天赋的发明者的早年作品被拍卖了。普拉松穿着渔翁穿的蓑衣和短裤，巴特利博姆则衣冠楚楚地穿着学者的燕尾服。他手里拿着顶绒线帽，手上戴着副露出手指的手套——就像钢琴家的手套那样。

事实上，普拉松和巴特利博姆并不怎么认识。只不过在阿尔迈尔旅馆的走廊和餐厅里遇到过几次。要不是听了安•德韦里亚的话，他们也不会一起去海滩，开始一天的工作。

安•德韦里亚说：

“真是妙极了。如果你们两个待在一块儿，可不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疯子吗？我说上帝还是看着我们的，他的鼻子下带着个大大的 **puzzle**，在问自己，天底下还能找出比你们更般配的一对吗？”

“什么是 **puzzle**？”

“什么是 **puzzle**？”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问。

第二天，他们就一起去了海边，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朝各自的“办公室”走去，开始各自一天辛苦的工作。

普拉松前几年靠画画也赚了不少钱，在来到阿尔迈尔旅馆之前，他已经是他的那个城市最著名的肖像画画家了。在他的那个城市里，每家人家都有普拉松的画，虽然价格不菲，但是人们还是以拥有他的画为荣。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肖像画，仅限于肖像画。趾高气扬的大地主、孱弱多病的贵妇、衣着繁复的富家子弟、风烛残年的叔公舅婆、脸色红润的产业家、待字闺中的小姐、内阁政客、神父、女高音歌唱家、

军人、女诗人、小提琴演奏家、学者、情妇、银行家、天才儿童：一张张惊愕的脸被镶嵌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任何一张画像下面只要有普拉松的签名，就身价百倍。在艺术家沙龙里，那被称作“普拉松风格”：他们认为，画家有一种天赋，他画出的人物，眼神中都带着一抹智慧，不仅是人，即便他画的一头羊也是这样。“即便他画的一头羊也是这样”，沙龙里的人通常都会这样加一句。

普拉松原可以就这样把他的事业进行下去的。反正有钱人的脸是画不完的。但是突然间，他决定把这一切都放弃了。他要离开。他的想法十分坚决，事实上已经在他的心里酝酿了好多年了。

他要为大海画一张肖像画。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画室也不要了，开始旅行，他觉得，他也许一辈子都会在旅途中了。海岸线长达几千公里，遍布整个世界。要找到一个适合作画的地点，并不容易。

当一些报章杂志的记者问起他作出这样的决定的理由时，他没有提及去海边的事。他们想知道让他们这个城市里最著名的肖像画家离开的真实动因是什么，普拉松回答得很简洁，只有一句话，但是在以后也常常适用。他说：

“我对出卖自己厌倦了。”

于是就这样出发了。从此他以前熟识的人再也没有见过他。

巴特利博姆对此一无所知。他也不会知道这些。因此，站在海边，在最初的寒暄之后，为了让谈话还能继续，他问：

“您画了很长时间的画了吗？”

这一次，普拉松回答得也很简洁。

“没画过别的。”

大凡听了普拉松的话的人，都会有两种感觉：要么这个人高傲得让人不能忍受，要么他是个傻瓜。但是，在这儿，您最好再弄清楚一件事：普拉松这个人很怪，他说话，从来都只说半句，一句话从来都说不完。除非那句话只有七八个单词。要不然的话，他说到一半就断了。正因为他自己知道有这个毛病，所以，说话的时候，尤其是和外人说话的时候，就尽量挑那些言简意赅的句子说。找这样的句子，他也确实很有天赋。当然，听的人需要一些想象力，因为他的话实在是短得可怜。不过短归短，比结结巴巴地把意思表达得含含糊糊总要好上几倍。因为，他常常是这样的：讲不完一个句子。

“告诉我，普拉松：在这个世界上，您能说完的话，有吗？”有一天，安•德韦里亚带着她惯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问他。

“是的，一些特殊的谈话，”他回答说，边说边站了起来，回房间去了。我们早就说过，他有找到言简意赅的句子的天分，真的是种天分。

这一切，巴特利博姆也不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但是他没多久就知道了。

中午，阳光下，普拉松和巴特利博姆一起坐在海滩上吃午饭。午饭是迪拉给他们准备的，很简单。

不远处，普拉松的画架被支在沙滩上。画架上，跟往常一样，是一块白色的画布。北风吹来，海边的每一天都仿佛是一样的。

巴特利博姆：“您每天完成一幅画吗？”

普拉松：“某种意义上来说……”

巴特利博姆：“那您的房间里一定摆满了……”

普拉松：“没有。我把它们都扔了。”
巴特利博姆：“扔了？”
普拉松：“您看见画架上的那幅了吗？”
巴特利博姆：“是的。”
普拉松：“我的画大多都是那样的。”
巴特利博姆：“……”
普拉松：“您喜欢吗？”

一片云彩把太阳给遮住了。突如其来的寒气让人难以抵挡。巴特利博姆戴上了他的羊毛帽子。

普拉松：“是很难的。”
巴特利博姆：“您不要问我。我连一块奶酪也不会画，对于我而言，您会画画已经是个奇迹了。”
普拉松：“画海是难的。”
巴特利博姆：“……”
普拉松：“难就难在不知从哪里开始。您瞧，当我画肖像画，人物肖像画的时候，我知道从哪里开始，只要看一眼他的脸，我就胸有成竹……”**(停顿)**
巴特利博姆：“……”
普拉松：“……”
巴特利博姆：“……”
普拉松：“……”
巴特利博姆：“您也画人物肖像？”
普拉松：“是的。”
巴特利博姆：“天哪，我想画一幅肖像画想了好几年了，

真的，您也许觉得我很傻，但是……”

普拉松：“我给人们画肖像画的时候总是从画眼睛开始的。我盯着他的眼睛，把其他的东西都忽略掉了，我要看上好久，然后开始勾勒草图，用铅笔，那可是我的秘密，因为您一旦画好了眼睛……”(停顿)

巴特利博姆：“……”

普拉松：“……”

巴特利博姆：“您画好了眼睛之后怎么样？”

普拉松：“画好了眼睛之后，其他就水到渠成了。眼睛就好像是块磁石，会把其他部分都吸过来，然后就没有必要再……”(停顿)

巴特利博姆：“就没有必要再画了。”

普拉松：“不是的。画家就可以不再看人物原形了，他的嘴，脖子的弧线，甚至手……都有了。最重要的就是眼睛，您懂吗？问题也就在这里，让我急得发疯的是，确切地讲……”(停顿)

巴特利博姆：“……”

普拉松：“……”

巴特利博姆：“您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么，普拉松？”

是的，普拉松这台机器是有些生锈，但是至少还能用。问题是要有耐心，下定决心，冲破阻力。每一次，都是这样。巴特利博姆，与众不同的感情经历把巴特利博姆造就为一个极其耐心的人。

普拉松：“问题是：海的眼睛到底在哪儿呢？我在找到

它之前什么也画不出来，因为那是最主要的东西，您懂吗？，其他都不如这一切来得重要，在找到它之前我就只能每天对着这无边无际的海水看……”**(停顿)**

巴特利博姆：“……”

普拉松：“……”

巴特利博姆：“……”

普拉松：“这就是我的问题，巴特利博姆……”

奇怪，这一次，他竟然自己继续下去了。

普拉松：“这就是我的问题：从哪里开始画海？”

巴特利博姆没有说话。

太阳在云层里进进出出。只有北风一直在寂静中吹着。海一直没有停止唱它的赞美诗，如果它有眼睛，那时候一定睁大了在望着他们。

寂静。

几分钟的寂静。

然后普拉松转过头来，一口气问：

“您……您用您那些奇怪的仪器测量些什么呢？”

巴特利博姆笑了。

“海到哪儿结束。”

两个迷惑的疯子。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天上，不知道在哪儿，有一个老先生，让他们在海边又碰到了一块儿。

“见鬼！我刚才还说过他们不会就此消失的呢！”

“您的房间在底楼。那儿，左边的第三个房间。没有钥匙。这儿谁也不拿钥匙。请在那本大册子里登记一下您的名字，也不是一定要登记，只是这儿的人都这么做。”

小小的斜面书桌上，用来签名的大册子刚好翻开了新的一页，洁白的页面就像一张刚铺好的床，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位客人的名字躺上去，睡着，做一个新的梦。男子的羽毛笔挥了一下。

亚当斯。

签完之后，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犹豫着。

“如果您想知道其他旅客的名字，您可以问我，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亚当斯的眼睛从签名簿上抬起来，笑了。

“迪拉这个名字很好听。”

女孩有些不知所措。本能地看了一眼那本签名簿。

“可是，那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那上面是没有。”

那个小女孩看上去还不到十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好像上千年以前就出生了。她盯着亚当斯看了会儿，用一种非常坚定、老成的口气对他说：

“亚当斯并不是您的真名。”

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属于另一个不在场的女人的。

“不是吗？”

“不是。”

“您怎么知道的？”

“我也看得出来。”

亚当斯笑了。他弯下腰，提起他的行李，朝他的房间走去。

“左边第三间房，”迪拉冲着他的背影说。那声音又变回了清脆的童声。

不需要钥匙。开门，进去。没有什么大的期望值，但总以为房间是空的吧。

“哦，对不起，”布卢凯神父边说边从窗边走开，下意识地整了整衣服。

“我走错房间了吗？”

“没有，没有……是我……您瞧，我的房间在楼上，但是面朝着丘陵，看不到海：我是为谨慎起见才没有选看得见海的房间的。”

“谨慎起见？”

“哎，算了，说来话长……总之，我原想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出去是怎样的，不过，现在，我就不打扰您了，我真的不知道您会来，要不然……”

“如果您愿意的话，就留下好了。”

“不，我就走。您一定有很多事要做，您是刚到吗？”

亚当斯把行李放在地上。

“我真傻，您当然是刚到了……好的，我走了。哦……我的名字是布卢凯，布卢凯神父。”

亚当斯点头致意。

“您好，布卢凯神父。”

“您太客气了。”

“回见，布卢凯神父。”

“好的，回见。”

他一溜烟地走到门边，出去了。路过接待处——他觉得应该和迪拉说一下，于是嘟嘟囔囔地说：

“我不知道会有人来，我只是想看看从窗口望出去海是什么样子……”

“没关系的，布卢凯神父。”

他正要出门，突然之间停了下来，走回来，身子在柜台上微微前倾，轻声问迪拉：

“您说他是个医生吗？”

“谁？”

“他。”

“您自己去问他啊。”

“他好像不是个喜欢把自己的事告诉别人的人。他都没说他叫什么。”

迪拉犹豫了一会儿，说：

“他叫亚当斯。”

“就叫亚当斯，没了？”

“没了。”

“哦。”

他本要走了，但是还有话没说完。

于是，更加压低的声音说：

“他的眼神……只有被追赶的野兽才会有那种眼神。”

这才真的完了。

安·德韦里亚在海边散步，她依然裹在她那件紫色的斗

篷里。她的身旁走着一个少女，她的名字叫埃利塞文，她的手里拿着一把白色的遮阳伞。她只有十六岁。她也许不久就会死，但是也许能活下去。谁知道呢？安·德韦里亚在对她说话，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这种向前看有很多意思。

“我的父亲一直都不愿意死。他越来越老，不过却没有死。病痛折磨着他，但是他却仍然很镇静，牢牢地把生命抓在手里。到最后，他已经不能出房门了。生活起居，一切都需要别人照顾。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他把自己关在一个虚拟的城堡里，这个城堡里只有他一个人。别人看不到真正的他，更不用说与他接近。他放弃了一切，但是只有两件事忘不了：写作和怨恨。他写东西很艰难，当时他的手还勉强能动。人们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到怨恨。说话？他不再说话了，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写着，怨恨着。当他死了之后——因为，最后，他终于死了——我的母亲拿过他涂满了的上百张纸，一张一张仔细地看。上面是所有他生前认识的人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名字边上都对应着一种可怕的死法。我没有看过那些可怕的纸。但是他的眼睛——充满着怨恨的眼睛，他生前的每一分钟，直到最后一刻——我一直都看得见。清清楚楚。我嫁给了我的丈夫，因为他的眼睛不让人感到害怕。我只关心这个。一双不让人害怕的眼睛。

“但是，生活并不总是像你想象的那样。生活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是你，它是它。不是同一条路。就是这样……我不是想让自己生活得更幸福，不是的。我只想……拯救我自己，是的：让我自己真正地活一次。但是直到很晚我才意识到，什么东西能让我活起来：是欲望。但是，

通常，人们却以为是责任、诚实、善良、正直这些东西在拯救你的灵魂。不是的。只有欲望才能拯救你，让你真正地活过来。那才是惟一真实的东西。只有当你和你的欲望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是一个鲜活的人。但是，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理解这一点的。如果你把你的时间交给生活，它就会毫不容情地向你背过身去，让你走每一步都得付出不菲的代价。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无路可逃，你越是紧张，你就越找不到出路；你越是挣扎，缚住你的绳子就抽得越紧；你越是反抗，伤受得就越重。你像是进了迷宫，走不出去的。我开始想要什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竭力挣扎过，我挣扎得遍体鳞伤，我所承受的痛苦是你所无法想象的。

你知道，住在这儿有什么好吗？你看：我们沿着海岸走，身后留下一串脚印，我们走了，它们却留在了那儿，清晰，整齐。但是，如果明天你起床，再来看，会发现偌大的海滩上什么也没有，不仅仅是脚印，别的印记也没有。是大海，在前一天的晚上，把它们擦去了。潮水把一切都掩盖了。这里好像从不曾有人走过。好像我们都不曾存在过一样。如果，有一个地方，能使我们忽视自身的存在的话，我想就是这个地方了。这既不是陆地，也不是海上，界于两者之间。生活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是时间。逝者如斯夫。别的什么也没有。

“这，是个逃避现实的好地方。在这里，你的敌人们，看不到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悬念与空白——就像普拉松的画。你自己，都看不清自己。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让人修身养性的地方，也有缺陷。你还是逃不脱一个东西的手掌，那就是海。海能诱惑你，能杀死你，能感动你，

能让你感到恐惧，也能让你笑逐颜开，有时候，它会消失，有时候，它平静得像一个湖泊，但是风浪交加的时候，它就能吞下整个船只，有时候，还会把船上的珍宝送到岸边。它从来都不回答你的问题，作出一副或者神圣不可侵犯，或者温柔多情的样子。法力无边，不可预料。但是最重要的是，海会叫你。埃利塞文，你会发现的。你会发现，事实上，它除了在叫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它时不时地占据你的心灵，扑到你的身上，它真正要的是你。你可以装作没有受它的影响，但是没用。它会在那里不停地叫你。你所见到的海和很多你没有见过的人一样，正静静地、耐心地埋伏在那里，伺机吃了你。你可以听见它一直在叫你，不知疲倦地叫你。在这个炼狱般的沙地上是这样，在任何一个天堂或者地狱也是这样。它什么也不给你解释，什么也不告诉你，只是远远地叫着你的名字。”

安·德韦里亚不再说话。她弯下腰，脱了鞋，把它们扔在了沙滩上。然后，开始赤着脚走。埃利塞文没有动。看着她走到了几步远的地方，然后，把声音提高到足以让她听得见，说：

“几天后，我就从这里出发，去海上。然后，我的病就会好了。这就是我所想要得到的。好起来。活下去。然后，有一天，变得像您一样美丽。”

安·德韦里亚转过身。笑了。她想要对她说些什么，最后，说：

“你把我也一起带上吗？”

在巴特利博姆的窗台上，这一次，坐着两个人。那个孩子，和巴特利博姆。他们的腿都悬空晃悠着，眼神也在晃

悠——在空阔的海上。

“听着，多德……”

那个男孩，名叫多德。

“既然你一直在这儿……”

“嗯。”

“你也许知道。”

“什么？”

“海的眼睛，在哪儿？”

“……”

“它有眼睛的，是吗？”

“是的。”

“那到底在哪儿呢？”

“那些船。”

“船？”

“那些船是大海的眼睛。”

巴特利博姆听得瞠目结舌。这，他倒是从不曾想过。

“但是船有成千上百艘呢……”

“那它就有成千上百只眼睛啊。它总不见得只有两只眼睛吧。”

的确如此。它那么大，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多几双眼睛也不为过。多德的话也有道理。

“是的，但是，对不起……”

“嗯。”

“那么海难翻船呢？海上有暴风雨，有台风，有那么多可怕的东西……如果船是海的眼睛又怎么会被海水吞没呢？”

多德几乎有些不耐烦了，他回过头，对巴特利博姆说：

“您……您的眼睛就从来都不闭一下吗？”

上帝！这个孩子总能说出些道理来。

巴特利博姆开始想。想，沉思，反复思考，推理。然后突然间一下子从窗台上跳了下来．当然是跳进了他的房间，而不是海里，否则的话，就最好长上一对翅膀了。

“普拉松……我得找到普拉松……我要对他说……天哪，也不是那么难理解，只要想一想就……”

他呼吸急促地找着他的羊毛帽子。没有找到。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他正戴着它呢。那就算了。他奔出了他的房间。

“再见，多德。”

“再见。”

那个孩子待在那儿，没有动，眼睛还是盯着澎湃的大海。他又坐了一会，然后回头看看，没人，就噌地跳下了窗台，不过，他不是跳进了屋子，而是跳向了海的那边。

一天早晨，所有的人醒来，都发现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不仅沙滩上的脚印没有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当然，也就是这么一说。

是一场大雾，浓得让人难以置信。

“不是雾，是云。”

是天上的云彩落到了地上？同样让人难以置信。

“那是海上升起的云。天上的云在高处，海上的云才这么低。不过，很少见，不久就会散去的。”

迪拉真的知道很多事。

当然，就这么一眼望出去，真的很壮观。前一天晚上，还是满天的星斗，就像神话里描述的那样，可是，现在，人

们就好像是待在一个牛奶罐里。要是算上袭人的寒气，那该是罐冰牛奶了。

“和卡雷沃尔那边一样。”

布卢凯神父的鼻子顶着玻璃窗，惊叹道。

“那儿的雾，一下就是好几天。一动不动，到处都是。什么也看不清，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即便是白天，人们也要点着火把走路，只有这样才能略微看得清楚些。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到了晚上，可就……更糟糕了，简直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你们只要听了下面的故事就清楚了。一天晚上，阿洛·克鲁特回家，进错了家门，躺到了他弟弟梅泰尔·克鲁特的床上。梅泰尔睡得像个死猪，根本就没有发觉，但是他的老婆当然发觉了。一个男人钻进了他们的被窝里。你们知道她对他说了些什么吗？你们一定想不到。”

说到这里，布卢凯神父的脑子里，两句话又开始打架。两句话一起从脑子里往外钻，但只有一句可以从布卢凯神父的嘴巴里出来，其中一句听上去明智一些，也更像是一个神父该说的话：

“你敢做那件事，我就要叫了！”

但是那句话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假的，于是到了最后，还是，真理占了上风。

“跟我做那件事，不然我就要叫了！”

“布卢凯神父！”

“我说了什么？”

“您说了什么？”

“我说了什么吗？”

所有的人都待在阿尔迈尔旅馆里，客厅面朝着大海。云雾像潮水一样把房间团团围住，不过房间里的人，并没有因

为不知道做什么好而觉得百无聊赖。有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另一些人是想做不能做。这是不同的。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在一起就像水族馆里的一群鱼。

最不安静的是普拉松，他还是穿着他的蓑衣短裤，神经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地贴着玻璃望望窗外，看看那只牛奶罐子有没有破的迹象。

“这倒真的很像您画的一幅画，”安·德韦里亚提高了嗓门对他说，她自己正陷在一个柳条编制的沙发里看着窗外。——整个世界是一片奇妙的白颜色。

普拉松继续在屋子里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她说的话。

巴特利博姆正懒懒地翻着一本书，这会儿也抬起头来说：

“您要求太高了，德韦里亚夫人。普拉松先生正在尝试着做一件很艰难的事。他的画和我的书一样都刚刚起步。”

“您在写一本书吗？”坐在壁炉前的埃利塞文问。

“一种书。”

“您听见了吗？布卢凯神父，巴特利博姆先生正在写书。”

“不，也不是一本书……”

“是一本百科全书，”安·德韦里亚为他补充道。

“一本百科全书？”

于是，热闹起来。有时候是这样的，即便是些十分无足轻重的事，也能让你一下子忘记那牛奶般的大海的存在，是啊，海不海的，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会儿，是一个奇怪的词——百科全书。只有一个词，说出口，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巴特利博姆、埃利塞文、布卢凯神父、普拉松，还有德韦里亚夫人。

“巴特利博姆，不要谦虚了，给这位小姐解释解释你的“边际”的故事，还有河流之类的东西。”

“书的名字是《自然界可测量事物的边际及……”

“这个名字真不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

“您让他说，布卢凯神父……”

“为了写这本书，我已经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了。这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事实上，我所研究的是大自然究竟可以延伸到哪儿，换句话说就是：自然有没有边际？因为任何事物，或大或小，都有边际，这是科学。比如……”

“把copironus[①]的故事讲给她听……”

“好，但是那可是个特例。”

“您已经知道 copironus 的故事了，是吗，普拉松？”

“您瞧，亲爱的德韦里亚夫人，您怎么问我听没听过 copironus 的故事呢？您可是从我这儿听去的。”

“天哪，这可是个很长的句子，祝贺您，普拉松，您的进步很大嘛。”

“那么，什么是 copironus 的故事呢？”

“copironus 生活在北方的冰山上。它们的形状、习性和周围的环境很协调。实际上，它们是长生不老的。只要它们愿意。就可以一直活下去。”

“天哪，真可怕。”

“但是，记着，大自然把一切都掌握得好好的，任何事物都不能逃出它的手掌心。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

[①] 拉丁文，可能是一种动物的名称。

copironus 长到一定的年纪，大约六十岁左右，就不进食了。”

“哦，不！”

“是的。它们不再吃东西。大概还能活上三年左右，就死了。”

“不吃饭，还能活上三年？”

“平均。有的还不止三年呢。但是，重要的是最后都死了。这就是科学的规律。”

“但它们是自杀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

“您认为这个故事可信吗？巴特利博姆？”

“您看这里，我还有画像……一幅 **copironus** 的画像……”

“天哪，您画得的确很糟糕，巴特利博姆，我还从没有看见过一幅——”

“不是我画的……是一个水手告诉了我这个故事，画也是他画的。”

“一个水手？”

“这一切您都是听一个水手说的？”

“是的，怎么了？”

“哦，亲爱的巴特利博姆，你可真的是讲科学……”

“我相信您。”

“谢谢，埃利塞文小姐。”

“我相信您，布卢凯神父也是，是吗？”

“当然……听起来很真实，如果我好好想一想的话，我觉得好像听说过，大概是在神学院的时候吧……”

“您在神学院可真是学了不少东西……女士们也能学到些什么吗？”

“我突然想到了，普拉松，如果您能为我的百科全书画插图的话，那就太好了，不是吗？”

“由我来画 copironus？”

“对，但不仅仅是 copironus，还有很多东西，我描述了 872 种声音，您可以选您喜欢的画……”

“872？”

“您看是个好主意吧，德韦里亚夫人？”

“我想；描述海的声音的时候，就不用配插图了吧……”

“布卢凯神父，你的书是自己画的插图，对吗？”

“埃利塞文，别胡说……”

“但是，是真的……”

“您不要告诉我，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科学家……”

“一本很漂亮的书。”

“您也写书？布卢凯神父？”

“不，不是，是一本有点……特殊的东西，不是一本书。”

“是的，是一本书。”

“埃利塞文……”

“您从不给别人看，但是真的美极了。”

“在我看来，像是诗。”

“也不是。”

“至少差不多。”

“歌词？”

“不是。”

“说啊，布卢凯神父，别卖关子了……”

“嗯，是……”

“是什么？”

“是用来祈祷的……”

“您不是要告诉我是……”

“是祈祷词。是祈祷词。”

“祈祷词？”

“再见……”

“但是他写的和别人的不一样，布卢凯神父的祈祷词不一样……”

“我觉得很不错。我就一直缺一本好的祈祷书。”

“巴特利博姆，科学家从不祈祷，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想都不会往这个方面——”

“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研究大自然，才感觉到自然不过是面镜子……”

“他还为一个医生写了一篇，医生也是科学工作者，不是吗？”

“他是怎么写一个医生的？”

“题目是为一个医生祈祷，医生救活了一个病人，就在病人痊愈之后站起来的那一刻，医生觉得筋疲力尽。”

“什么？”

“但是祈祷词的题目不是这样的啊。”

“我跟你说过的祈祷词和别人的不一样。”

“但是，他的题目是这样写的？”

“嗯，有一些题目要短些，但是大概就这个意思。”

“您倒是再说几个，布卢凯神父……”

“哦，普拉松，您开始对祈祷感兴趣了？”

“我记不清楚了……有一篇是为一个不会发 erre 的孩子祈祷，另一篇是为一个男子祈祷，男子正在往深谷里掉，但

是他不想死……”

“我不相信……”

“嗯，当然也有几个字的，很短的……或者为一个双手颤抖的老人的祈祷，就是这样……”

“太奇妙了！”

“您写了几篇？”

“不多……也不是很好，我一直想写，但是，常常没有灵感……”

“大概几篇？”

“现在……现在写到 **9502** 篇。”

“哦，不……”

“他简直是疯了……”

“见鬼，巴特利博姆，您的百科全书全是笔记吗？”

“但是您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布卢凯神父？”

“我不知道。”

“他昨天还写了一篇特别好的。”

“埃利塞文……”

“是真的。”

“埃利塞文，求你了……”

“他昨天写的是一篇关于你们中的一个人的。”

突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

他昨天写的是一篇关于你们中的一个人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朝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看。

他昨天写的是一篇关于你们中的一个人的。

她说话的时候看着别处，大家听她的话，也就跟着看着别处，等她说完了，回过头，大家都吃了一惊。

在靠近门口的玻璃屏风边上，摆着一张桌子，一个男子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只熄了火的烟斗。是亚当斯。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也许来了才一会儿，也许一直在那儿。

“他昨天写的一篇是关于你们中的一个人的。”

所有的人都没有动。但是埃利塞文站了起来，向他走了过去。

“那一篇的名字是为一个不愿说出名字的男子祈祷。”

她轻柔地走了过去，轻柔地对他说。

“布卢凯神父相信您是个医生。”

亚当斯笑了。

“有时候是的。”

“但是我说您是个水手。”

所有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一动不动。他们都在听，一句不漏地听。

“有时候也是的。”

“那么，今天，在这儿，您的身份又是什么呢？”

亚当斯摇摇头。

“只是一个正在等待的人。”

埃利塞文站着，站在他的面前。她的脑海里，有一个简单而切中要害的问题：

“您在等什么？”

只有两个词。但是她却说不出口，因为正当她要问的时候，她听见一个声音在对她低语：

“不要问我，埃利塞文。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求你了。”

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什么也没有说，她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它们不说话，就像两块石头一样缄默着。

沉默。

然后，亚当斯抬起头，移开了他的眼睛，说：

“今天的太阳真好。”

窗外，云雾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散去了。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一片晴空万里。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沙滩。大海。

日光。

北风。

潮水缄默的时刻。

白天。黑夜。

这是一种仪式。一成不变的，至少乍一看是这样。一成不变。

人就像是仪式中的手势。

不是人。

而是手势。

如果那种每天都要进行的仪式会呼吸，那么人就是氧气。

如果岸边美丽的景色需要他们来映衬，那么他们就会变成丝绸扇子上画的那些小人儿。

日子一天比一天缺少变化。

在离海一步之遥的地方，他们正在消失，活在这一片美丽的空旷之中。惟一让他们欣慰的是有一天他们可以突然消失。

他们在灵魂的逼真的画卷上浮沉，他们说话的声音像银铃一般丁丁当当，那是惟一能在那魔鬼般的平静中激起一点涟漪的东西。

“您认为我是个疯子吗？”

“不。”

巴特利博姆把他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了她。他的信，他的桃花心木盒子和他正在等待的那个女人。所有的一切。

“我从来都没有对别人说起过。”

沉默。夜晚。安·德韦里亚。她的头发松松地披在肩上。一件白色的长睡袍一直拖到脚跟。那是在她的房间里。烛光在墙壁上摇曳生辉。

“为什么告诉我，巴特利博姆？”

教授搓着衣角，不知道该怎么说。要说出来，不是很容易。这个世界上没有容易的事。

“因为我需要您的帮助。”

“我？”

“是的，您。”

一个人为自己虚构了一份生活，只要他自己相信那是真的，那么即便是常年累月地生活在那份虚幻里，他也是充实的，幸福的。在别人看来，他或许很傻，他的想法、做法，或许不可思议，但是，他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只要这种信念不灭，他的幸福也就不会结束。然而，有一天，那份构思完美的虚构生活中的某一个环节，突然之间断了，喀嚓一声——没有什么先兆，更谈不上什么理由，就这么断了，而他，突然发现，他长期以来的信仰，根本不真实。他仿佛在看一场别人演的戏，而那个别人就是当初的自己。喀嚓一声，有时候，打破一个梦想真的很容易，或许，只是闪过脑海的一个问题。这就够了。

“德韦里亚夫人……我怎么能把她给认出来呢？我是说，那个女人，我的女人，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怎么才能认出她来呢？”

这就是闪过他的脑海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怎么才能认出她来呢？”

就这么简单。

“可是，这么多年了，您就从来都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没有。我觉得我能认出她的，就这样。但是现在，我突然感到害怕。我怕我自己没法一下子认出她，那么，我就会错过她，永远失去她了。”

可怜的巴特利博姆教授，他的确仿佛承受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

“您教教我吧，德韦里亚夫人，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该怎么做，才能认出她来呢？”

埃利塞文睡着了，一个小女孩和一支蜡烛陪伴在她的身旁。布卢凯神父在写他的祈祷词，普拉松在他的空白画布边沉思。甚至亚当斯——那头被追赶的野兽，可能也睡着了。大海是一个大摇篮，阿尔迈尔旅馆在她的怀里睡着了。

“您闭上眼睛，巴特利博姆，然后，把您的手给我。”

巴特利博姆依她的话做了。他马上感觉到了一个女人的脸和她的唇，她的唇正在亲吻他的手指，然后是她细细的脖子。睡袍的扣子松开了，她的手在为他引路，他触摸到了她温热、柔软的肌肤，她让他握住她，紧紧地，让他探索他从不曾认识过的另一种身体的秘密。他感受到了那种温热的感觉，然后，重新回上来，握住她瘦瘦的肩，抚摩她的头发，然后，回到她的唇，他的手前前后后地爱抚着她，直到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阻止了它们：

“看着我，巴特利博姆。”

白色的睡袍从她的身上滑落，他笑着望着她，眼睛里没有丝毫的尴尬。

“有一天，当你看到一个女人，你根本没有碰她一下，却感受到了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就把你的信给她，因为她就是那些信的主人。”

巴特利博姆的脑海里，波涛汹涌。他缩回了手，就那么张开着，不敢合拢，生怕所有的感觉都会逃掉。

在慌乱中，他离开了她的房间，他仿佛在半明半暗中看到一个小女孩，抱着个大枕头，睡在安·德韦里亚的床上，那个女孩子美得好像是在梦里见到过的，没有穿衣服，她的肌肤，就像是一片白云。

“你想什么时候走，埃利塞文？”布卢凯神父问。

“你说呢？”

“我无所谓。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达肯巴赫，所以迟早是要走的。你要到那里去治病。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的人都有些……不正常。你没觉得吗？一个画家一天到晚画些空白的画，一个教授研究什么事物的边际……还有那位夫人，那么美丽，却孤单而不幸，我也说不好……那个正在等着什么的男子就更不用提了……他所做的事就是等待，天知道他在等什么或者等谁……这儿，一切都是个谜，令人费解。没什么让人感到真实的，看的见摸的着的东西，你明白了吗？”

埃利塞文，没说话，沉思着。

“还不止这些。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在这个旅馆里还有一个旅客。他住在 7 号房间里，那个房间好像没人住，事实上不是的。里面住着一个人。他从来都不出来。迪拉不肯告诉我他是谁。其他人谁都没有见过他。每天，他们把他的食物送进他的房间。你觉得这正常吗？”

埃利塞文还是没说话。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这里有人，但是看不见，看得见的人来来回回地在追求极限和永恒，好像他们都……”

“这是海边，布卢凯神父，既不是海上，也不是陆地。这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埃利塞文站了起来，微微地笑了。

“是天使的世界。”

她好像要出去，但是又停了下来。

“我们是得走，布卢凯神父。再待上几天，我们就走。”

“你听好了，多尔。你给我看着，看见海上有船，就告诉我，好吗？”

“好的，普拉松先生。”

“真乖。”

这是因为普拉松看不到，他近处的能看，远处的看不清楚。他说那是因为他看多了那些有钱人的脸，把眼睛给看坏了。别的他就不愿意说了。所以，他找海上的船只，但是，没找着。他想，也许多尔能帮他。

“船都在很远的地方，普拉松先生。”

“为什么？”

“因为它们怕碰到魔鬼。”

“什么？”

“就是礁石，这里的海岸沿线，到处都是。海水涨没了它们，你就看不见了。所以船都在远处开阔的地方。”

“那里少些。”

“是魔鬼把它们放在那儿的。”

“知道了，多尔。”

“真的！您瞧，魔鬼住在那边，在泰比岛上。嗯，有一天，一个小仙女驾了一艘小船，摇了三天三夜，才到了那个岛。她美极了。”

“谁？岛还是小仙女？”

“小仙女。”

“哦。”

“她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当魔鬼看到她的时候，就被她的美貌给吓坏了。它想要赶她走，但是她一动也不动，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它。直到有一天，魔鬼真的被看得吃不消了……”

“看得吃不消了？”

“真的被看得吃不消了，就开始朝深海跑，跑啊跑，一直跑到没有了，从此谁也没再见过它。”

“这跟礁石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因为魔鬼每逃一步，海里就长出一块礁石。它的脚在海里一落，噌地，就冒出一块来。而那些礁石现在还在，它们是魔鬼的脚步。”

“故事不错。”

“当然喽。”

“你看见了什么？”

“没有。”

沉默。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吗？”

“是的。”

“我还是喜欢像从前一样晚上来接您。”

“不要开小差，多尔。”

“您该给它们写首诗，布卢凯神父。”

“您是说为红嘴海鸥祈祷？”

“当然，尤其是它们快要死去的时候。”

“您曾经祈祷过吗？巴特利博姆？”

巴特利博姆把绒线帽戴到头上。

“我以前也祈祷的。后来，我算了一下。在八年里，我求了万能的上帝两件事情。结果是：我的姐姐死了，而我想要娶的那个女人，迄今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我很少祈祷了。”

“我不相信……”

“数字比较能说明问题，布卢凯神父。其他的东西都不过是想象而已。”

“的确，如果我们都能够变得……”

“您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布卢凯神父。问题很简单。您真的相信上帝的存在吗？”

“嗯，对我来说，用存在可能太过了一些，但是我相信他还是在的，总之，以某种形式在我们身边吧。”

“那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的，巴特利博姆，您瞧。我们就用住在 7 号房间的那个人来举例子吧……是的，就是那个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是从来没有露过面的那个人，不是吗？”

“那又怎样？”

“没有人看见过他。但是他也吃饭，这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这一切也可能是设计好的一个骗局。他可能根本不存在。这一切可能都是迪拉编出来的故事。但是，毕竟，他还是有可能真的存在。每天晚上，那个房间里都有灯光，人们还听见里面有声音，时不时地传出来。这一切，您也看到，听到了。每次，经过的时候，如果放慢脚步，细听、细看……您就会认为，那个人真的是存在的。”

“但是，不是说，那个人是个疯子吗？是个……”

“他不是个疯子，巴特利博姆。迪拉说他是个绅士，一位真正的先生。她说他只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仅此而已，人很正常的。”

“那么您相信？”

“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对于我来说有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个心怀恐惧的人。”

“恐惧？”

巴特利博姆摇摇头。

“恐惧什么？”

“您不去海边吗？”

“不。”

“您不散步，不写作，不画画，不说话，也不提问题。您在等待，是吗？”

“是的。”

“但是为什么？您为什么还不做您想要做的事呢？做了

不就完了吗？”

亚当斯抬起头，看看那个小女孩，她正在用一个成年女子的声音对他说话，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用这种声音说话，而现在她愿意。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都看到过像这样的旅馆。或者说，我在世界上的不同的地方看到了同一个旅馆。同样的孤独，同样的颜色，同样的香味，同样的寂静。人们来到这里，时间停止了。对于有些人而言，待在这里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是吗？”

“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的。”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我也会选择在海边居住，在海边。”

沉默。

“海边。”

沉默。

“亚当斯……”

沉默。

“不要等了。再说杀一个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在你看来，去了那边，我会死吗？”

“在达肯巴赫？”

“当他们把我放进水里的时候。”

“你说什么呀……”

“不，你对我说实话，布卢凯神父，不要开玩笑。”

“你不会死的，我向你保证，你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

“讨厌。”

“我梦见的。”

“梦见的……”

“那么，听我说。一天晚上，我回去睡觉，我钻进了被窝，正要关灯，看见门自己开了，还走进来一个小男孩。我原以为他可能是个服务员，或者别的。但是他却走近我，对我说：‘今天晚上，您想梦见谁？布卢凯神父？’就这样。我说：‘要去海边洗澡的瓦尔梅尔公爵小姐’。”

“布卢凯神父……”

“是个玩笑，对吗？然后，他什么也没有说，笑笑就走了。我就睡着了，你知道我梦见了什么？”

“要去海边洗澡的瓦尔梅尔公爵小姐。”

“是的。”

“梦是怎样的？”

“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幻觉……”

“恶梦？”

“那不是真的，只不过是种幻觉……但是……那个小男孩却每天都来。他叫迪茨。他每次来都问我想要做什么梦。所以，前天晚上，我对他说：‘我想梦见埃利塞文。我想梦见她长大以后的样子。’然后，我就睡着了，就梦见了你。”

“我怎么样？”

“活着。”

“活着？然后呢？”

“活着。别的就别问了。反正你活着。”

“我……活着？”

安·德韦里亚和巴特利博姆。肩并肩地坐在一艘搁浅的船上。

“那您是怎么回答他的呢？”巴特利博姆问。

“我没有回答他。”

“没有？”

“没有。”

“那事情会怎样？”

“我不知道。我想他会找来的。”

“您高兴吗？”

“我想他。但是我不知道。”

“他也许会来这里，然后就把您带走，永远。”

“不要说疯话了，巴特利博姆。”

“为什么不呢？您说过的，他爱您，您是他的生命……”

安·德韦里亚的情人终于找到了她丈夫藏她的地方。给她写了一封信。这个时候，也许正在来这里的路上呢。他说：

“我就来，然后把你带走，永远。”

安·德韦里亚，微微笑了一下。

“再说一遍，巴特利博姆。就用您刚才的语气，好吗？把那句话再说一遍。”

“那边……在那边！”

“那边是哪儿？”

“那儿……不，右边一点，对了，那儿……”

“我看见了！我终于看见了，感谢上帝。”

“三桅！”

“三桅？”

“是艘三桅船，您没看见？”
“三桅？”

“普拉松，我们在这儿住了多久了？”
“我们一直住在这儿，夫人。”
“不是，我是在认真问你呢？”
“一直住在这儿，夫人。我没骗您。”

“我说他是个花匠。”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些树的名字。”
“您怎么知道的，埃利塞文？”

“我不喜欢讨论七号房间的事。”
“您为什么讨厌谈论这件事？”
“因为我害怕，一个从不露面的人。”
“可是布卢凯神父说，害怕的人是他自己。”
“他害怕什么？”

“我经常在问自己，我们到底在等待什么。”
沉默。
“太晚了，夫人。”

本可以，就这样永远继续下去的。

第　二　部

海　之　腹

法国海军的同盟号舰在从罗什福尔港起航之后的第十四天，搁浅在塞内加尔海岸附近的公海的一片沙洲上。这一方面是由于舰长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地图画得不够准确。舰身陷在沙里不能动弹，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弃舰离开。由于舰上所带的救生艇装不下舰上所有的人，他们被迫把一个木筏推下了水，木筏长约 **40** 英尺，宽约是长度的一半。舰上有 **147** 个人，其中有的是士兵，有的是水手，有几个是乘客，还有四个军官，一个医生和一个制图员。原定的疏散方法是四个救生艇把木筏牵引到岸边。然而，在抛弃了同盟号，离开了沙洲后不久，木筏上的人开始变得慌乱而惊恐，因为，在他们慢慢地向海岸靠近的过程中，不知是出于卑鄙还是无力——没有人记得出发前的诺言——救生艇和木筏失去了联系。连接救生艇和木筏的拖绳断了。也许是谁把它割断的。救生艇继续向海岸驶去，而木筏却被抛弃了，只能在海上自生自灭。半个小时不到，被海浪推着，木筏上的人就看不见海岸线了。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萨维尼。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然后我要说的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神——他们的眼睛，在抛弃我们的那一刻——他们盯着木筏看，怎么也不能把他们的眼神移开，但是，他们的眼睛里，什么也没有，一片空白，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怜悯，或者是愧疚，害怕，什么也没有。他们的眼睛。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不想死。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不想死，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不想死，我就要——海水漫到了膝盖，木筏在海上飘摇，由于人很多，被压得一半在水里——死了但是我不想死，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不想死——气味，害怕的气味，海水和人的气味，木头在人的脚下咯吱咯吱地作响，人们的声音，依靠的绳索，我的衣服，我的武器，那个人的脸——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不想死，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不想死，我就要死了——海浪在身边翻卷，不想了，陆地在哪里？谁能把我们带到那儿？谁在那儿发号施令？风，海水，带着哭腔的祈祷声，愤怒的祈祷声，海在吼叫，害怕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月光被云彩盖住了，黑得可怕，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吼叫声、哭泣声、祈祷声和咒骂声，海水还在往上涨，它开始从各个方向击打那些乱成一团的人的躯体——能够抓住什么，就得抓，一根绳子，木筏本身，旁边的人的手臂，整个晚上，都在水里，水中，如果有一点亮

光，随便什么亮光就好了，这黑暗就像是永恒的，从不间断的哭泣声让人无法忍受——但是有一会儿，我记得，在一阵巨浪过后，有一刻寂静，静得就像是在一个冰窖里，有一刻，是我在吼，在吼，在吼，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他们被卡在木筏的木板之间，一个人仿佛成了一块破布，吊在一根刺穿了他的胸膛的电线杆子上，随着海风飘来荡去，当白昼来临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已经在那个夜晚被大海吞噬了。活着的人把他们从他们的绞刑架上放下来，把他们重新扔到海里，他们生前拼命抓住木筏，不肯去，但是死了之后还是得去，没有陆地的影子，四周都是海，海上也看不到船，什么也没有——在那由尸首和“什么也没有”构成的风景里，有一个人推开了挡住他的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跳进了水里，开始朝前游，他走了，很简单，其他人有的看着他，有的跟着他跳了下去，事实上，有些人根本不会游泳，就这样听凭自己沉了下去，一动不动地，消失了——看着他们，你的心中甚至会有一种很温柔的感觉——他们在跳下去之前，深情相拥——男人们的脸上出人意料地泪流满面——然后跳进了海里，拼命吸着咸味的海水，直到整个肺都浸满海水，都——没有人阻止他们，没有人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身体开始感到饥饿，然后，喉咙开始咽唾沫，然后，你在旁人的眼睛里也能看到了，五桶葡萄酒和一袋烘饼，科雷安德，那个制图员说：食物不

够——那些男人面面相觑，相互揣度着各自的想法，就在那一刻，他们知道一场战争不可避免，怎么分呢？如果要分，一等军官勒赫说，每个人可以得到两杯葡萄酒和一块烘饼——那些男人面面相觑，相互揣度着各自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日光，也许是因为微微起伏的大海，就像是停战修整时期，也许是因为勒赫的话说得很清楚，他站在一个葡萄酒桶上说：我们一定要活下去，那些人把我们给抛弃了，我们对他们充满了仇恨，我们要回去，看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都不能摆脱良心的谴责，我们要活着回去诅咒他们。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而他们会因为犯了罪而一天一天地被慢慢折磨死——也许是因为静静的日光，也许是因为微微起伏的大海，就像是停战修整时期，但是事实上是大家都沉默着，而绝望变得有些温情脉脉，一切都平静而有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到我们的面前，他们的手，我们的手，一份食品——简直荒唐，谁都在想，在大海的深处，在那一百个被打败，被抛弃，被打败的男人的心里，他们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一幅在大海腹地迷失了方向的完美的混乱图画，为了存活，他们静静地，用非人的耐心，和非人的理解力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第七是恐惧，恐惧，在晚上爆发的恐惧——夜晚又来临了——恐惧，残杀，血，死亡，怨恨，充满恶臭的恐惧。他们占有了一桶葡萄酒，酒也占有了他们。在月光下，一个人用一把斧子拼命地砍连接木筏的绳子，一个军官想要阻止他，他就扑到他的身上，一斧头一斧头地砍他，他回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已经血肉模糊了，我们拔

出军刀和步枪，月亮不知在什么时候躲到了云层后面，看不清楚，而那一瞬间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然后，一个看不见的海浪朝木筏扑过来，吼声，兵器朝我们挥过来的声音，朝死亡拼命奔去的绝望的声音，一会儿就结束了，仇恨在寻找复仇的对象，很快，把他拖进了地狱——在时有时无的月光中，我记得那些人朝着我们的军刀冲来，我还听到步枪射击的声音，鲜血从他们的伤口迸射出来，人们的脚踩在死者的头颅上，那些头颅夹在木筏的木条之间，被压扁了。有几个绝望的人拖着受伤的腿爬到我们的人身边——我们的人也已经没有武器了——他们咬住了我们的人的腿不放，直到对方用身体或者用刀把他们杀死，最后，——我记得——我们中的两个人死了，事实上是被从黑夜里不知什么地方窜出来的某个人禽兽般地咬死的，他们的人死了十几个，或者被撕碎了，或者被淹死了，他们像梦游一样在木筏上飘来飘去，看着他们自己的伤员，向上帝祷告着，但是，同时把手伸进我们的人的伤口，力图把他们的肠子给掏出来。——我记得——一个男人扑到我的身上，用手掐住我的喉咙，在企图致我于死地的同时，嘴里不停地叫着："哦，上帝！哦，上帝！"说来可笑，我的命在他的手里。而他的命则在我的刀尖上，最后，我的军刀从他的腰部刺了进去，然后又刺进了他的小腹，然后是头部，他的头最后滚入了水中，他那血肉模糊的身躯留在木筏上，嵌在木筏的缝隙中，我用军刀想把他挑下水，但是没成，就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地把它捣成了肉酱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第七是恐惧，第八是疯狂的

幽灵，在那场大屠杀上空飞舞，可怕的战场被海浪冲洗过，到处是尸体，尸体的碎片，青绿色的脸，淡黄色的，血在没有了瞳孔的眼睛上凝成了块，伤口开裂，嘴唇被撕破了，就像地震后土地开裂，那些尸体被重新吐出了地面，死人，快要死的人，活着的人在铺满了骷髅、痛苦和扭曲的木筏上——活着的人——他们围着死人走来走去，看看有什么可占的便宜，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个让自己在疯狂中挥发，每一个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每个人都和他自己的幽灵在一起，脑子已经被饥饿、渴、害怕和绝望所扭曲。幽灵、幻觉、疯狂。在幻觉中有些人看到了陆地，陆地！或者是地平线上的船只。他们叫着，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们。有个人郑重地给海军上将写了一封抗议信，愤怒声讨抛弃木筏者的可耻行为，并要求上将以官方的名义……话语、祈祷、幻觉。一群会飞的鱼，一片可以把我们带上天堂的云，母亲们，兄弟们，妻子们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为他们洗清伤口，为他们捧来水，亲吻他们，有个人在疯狂地寻找他的小镜子，把我的镜子还给我，一面小镜子，我的小镜子，有个人用咒骂和抱怨为死者祈祷着，有个人在对海说话，轻轻地在它的耳边说，他坐在木筏的边缘，追逐着它，他说，他听到了它的回答，海在回应他，一种对话，最后，有些人被它充满睿智的回答所折服了，相信了它，最后，他们自愿投入了它的怀抱，把自己献给了他们的敌人，任它把他们吞噬，把他们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木筏上，莱昂，那个小男孩，还在来来往往地奔跑，他疯了，不再恐惧，他从木筏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叫着，只叫着一句话，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他的眼神是那么温柔，他的皮肤是那么光滑，他跑着，就像是笼子里的一只小鸟，直跑到生命终止，他的心爆炸了，或许不是心，但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在他的体内爆炸，反正，

突然之间，他的眼睛开始乱转，他的胸部一阵痉挛，他猛地摇晃起来，最后，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吉尔贝——他的吉尔贝——抱起了他，抱紧了他——吉尔贝是那么的爱他，他为他痛哭，一遍一遍地亲吻着他，泣不成声，那种景象看起来有些奇怪，那里，在地狱的中间，一个老人俯首在亲吻一个孩子，亲吻，在那里，看来很奇怪，我怎能忘记我曾看见过那些亲吻，没有疯狂的我，面临死亡，却连安慰的幻觉也没有的我，已经不再注意日夜交替的我，知道，每个晚上，潜伏在所有人心中的兽性就会被释放出来，可怕的厮杀，黑暗中的屠戮，我们在战斗，死亡的种子四散在我们的周围，而我们，不想死，我们是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第七是恐惧，第八是疯狂的幽灵，第九是不同寻常的肉，吊在绳索上风干的肉，滴着血的肉，肉，人肉，在我的手里，在我的牙缝里，我认识的人的肉，活人的肉和死人的肉，他们或是被杀死的，或是被撕碎的，或是疯了的，人的手臂和人的大腿，我曾经看见过他们挥舞，走动，肉从骨头上面剥落下来，那些肉曾经都有一个名字，而现在因为饥饿，我正疯狂地吞食着他们，咬了几天腰里的皮带，连布都啃过了，在这个木筏上，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了，海水和尿液在白铁皮的杯子里冰凉冰凉，含一个锡块在舌头底下，让自己不要因为渴而变得疯狂，人尿难以下咽，用盐和人血拌过的绳索已经是美食，直到有一个人，被饥饿逼疯了，俯在他的朋友的尸首上，一边哭，一边祈祷，开始吃他的肉，然后，就像野兽一样把他拖到了一个角落里，开始吮他的血，

然后咀嚼，然后呕吐，然后又咀嚼，愤怒地克服自己因为找到了一条求生的捷径而对自己产生的憎恶，骇人听闻的捷径，但是我们一个又一个地都效仿了，所有活着的人都成了禽兽或是豺狼，最后，谁都不说话，手里拿着各自的肉，嘴里含着那酸涩的味道，手上沾满了鲜血，心里痛得几乎晕眩。死亡的味道，霉臭味，撕扯下来的人皮和人肉，已经磨损的人肉，粘着水和血浆，裂开的人体——是我们这些禽兽丰盛的宴席，好像在朝着我们嚎叫，一切都完了，太可怕了，我们被击败了，彻底看到了自己的猥劣，我们憎恶自己，憎恶自己的溃败，啊，一场亵渎神灵的悲剧。就在那个时候，我——我——抬起了眼睛——抬起了眼睛——眼睛——在那儿，我抬起了眼睛，我看见了它——我——看见了它：大海。在这么多天后，我第一次看清了它。我听到了它威武的声音，嗅到了它强烈的体味，也感觉到了它无法抑制的舞蹈的欲望，海浪此起彼伏。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它还在那里，在我的面前，在我的身上。这是一个发现。一直占据着我的灵魂的痛苦和恐惧在那一刻仿佛有所减轻，一直占据着我的眼睛的残忍、可怕和暴力在那一刻仿佛也不见了，几乎把我吞噬了的死亡的阴影消散了，在一片突然之间变得清朗的海景之中，我终于看到了，听到了，也真正懂得了。海。它就像是一个演员，即使不说话，也是个同谋。它就像是一个镜框，一个背景，一块画布。现在，我看着它，我懂了：海是一切。它，从第一刻起，就是一切。我看见它在我的身旁跳舞，从冰山上折射回来的光线映衬着它庄严肃穆的舞姿，它是个令人惊叹的威力无穷的魔鬼。在杀人者的手里有它的影子，在死去的人的身上有它的影子，在饥渴的感觉里有它的影子，在扭曲和痛苦中，在懦弱和疯狂中，也有它的影子，

它是恨和绝望，是怜悯和放弃，是这血和肉，是这可怕的一切和悲壮中透出的光芒。没有什么木筏，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话语，情感，表现，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罪过，也没有什么无辜，没有谁被打入地狱，也没有谁被拯救了起来。只有海，是真实的。一切都变成了大海。在被陆地抛弃了之后，我们就变成了海的腹部，海之腹就是我们，它靠我们呼吸、存活。我看见它穿着精美绝伦的斗篷在一旁跳舞，它那凡人看不见的眼睛高兴得眯成了一条缝，我终于知道了，这不是人类被打败了，这仅仅是海的辉煌的胜利，所有这些，和它的快乐，都是它对自己的欢呼声，欢呼声，大海，强者中的强者，奇妙中的奇妙，让我们为它欢呼、歌唱，主人和奴仆，受害者和虐待者，欢呼，大陆在它经过的地方谦虚地弯下了腰，用充满香气的嘴唇轻轻地吻着它那硕大的斗篷的边缘，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它是每一个新生儿的怀抱，也是每一个死去的人的福地，让我们为它欢呼、歌唱，时间的主人，黑夜的主宰，宇宙之间惟一的，孤独的，我们欢呼，因为地平线是它的，因为它的怀抱不仅让人晕眩，而且深不可测，难以捉摸，我们在空中歌唱，歌唱，歌唱，因为没有一片天空不在它的眼中，不是它的猎物，陆地在它的面前唯唯诺诺，它是不可战胜的，它是月亮的心上人，是温柔的潮水慈祥的父亲，所有的人都在它的面前低下了头，所有的人都在它的面前唱起了赞歌。我们为之欢呼，为之歌唱。他们生于它的怀抱中，成长于它的怀抱中，也将在它的怀抱中死去。它是他们内心的秘密，生活的目标，是生活的真理，是正义的宣判，是自救的道路，是通向永恒的惟一的道路，它就这样存在着，并将继续这样存在下去，世界的末日，也就是它的末日，如果

说世界有末日的话，它，神圣的，孤独的，惟一的，大海。我们为之欢呼，为之歌唱，直到千百个世纪后的某一天。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首先要说的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第七是恐惧，第八是疯狂的幽灵，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

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第七是恐惧，第八是疯狂的幽灵，第九是不同寻常的肉，第十是那个男人望着我，却没有把我杀死。他叫托马斯。他是那些人中最健壮的一个。因为他敏捷而机智，我们没能够把他杀死。勒赫第一天晚上就想要把他杀死，但是没有成功。后来科雷安德又试了一次，也没有成功。他好像有七条命。他的同伴都死了，尸体横在他的周围。在木筏上，活着的，只有十五个人了，而他是其中之一。他一直和我们保持着最远的距离，并在那儿待了很久，然后，他开始慢慢地爬行，慢慢地接近我们。他的每一小步，都要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这一点，我很清楚，从前一个晚上开始，我就在这儿一动没动过，我准备好在这里死去。说一句话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要移动一下，需要付出的体力更是可想而知。然而，他却不断地在朝我们靠近。他的腰带上有一把刀。他要的是我的命。我知道。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白天不再有了，黑夜也不再存在了，四周一片死寂。我们的木筏变成了一个在水上漂浮的坟墓。我张开了眼睛，看到他在我身边。我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噩梦。可能只是幻觉，我终于也开始有幻觉了。但是那种幻觉很可怕，一点都不甜蜜。我希望他做些什么，我说的是那个人。但是他只是盯着我看，什么也没有做。他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扑到我的身上了。我已经没有武器了，而他有一把刀。我也没有力气了，一点都没有了。而他的眼睛里透着平静和沉着，还有一种猎鹰、猎狗的光芒。在这个肮脏的充满了死亡气息的漂浮的监狱里，他居然还能够恨一个人，真是不可思议。他还记得那些让他产生“恨”这种感觉的事，更是不可思议。当时如果我能说话，如果我还有一点点的生命力，我会对他说，我那

么做也是没办法，在这个地狱里，没有慈悲、怜悯，也没有罪过可言，我或者他本身都不存在，只有海是真实的，大海。我会对他说，不要那么看着我，杀了我吧。请你杀了我吧。但是，我说不出话。他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一直盯着我。他没有杀死我。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吗？

当时，在木筏上，一片可怕的死寂。已经没有抱怨了。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就静静地等着。祈祷声，嚎叫声都停止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海还在跳舞，但是在慢慢地跳，好像在低声地向我们告别。我不再感觉到饥饿、口渴或者疼痛。只是觉得非常非常累。我张开眼睛，那个人还在那里。我闭上了眼睛。杀了我吧，托马斯，或者让我静静地死去。你已经报了仇了。走吧。望着大海吧。我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我的灵魂，我的生命，都不再是我的了，不要用你的那双眼睛再把我的死亡夺去了。

海还在跳舞，但是慢慢地。

祈祷声，嚎叫声都停止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海还在跳舞，但是在慢慢地跳。

他要看着我死去吗？

我的名字叫托马斯。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故事。现在，我把它在我的脑海里写一遍。用我仅剩的一点点力气，盯着那个我永远不会饶恕的那个人，把它在我的脑海里写一遍。死亡会念那个故事。

同盟号是一艘巨大的海船。谁都认为大海是不能征服它的。要造这么一艘船，需要三千棵栎树。它在海上，就像是一片移动的森林。人为的愚蠢的错误，是我们失去它的最大

的原因。肖马雷斯舰长不时地翻看着地图，测量着海水的深度，他只知道使用这些纸上谈兵的东西，而不知道读懂活生生的海洋。他不懂得海水颜色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最后，同盟号搁浅在阿尔金沙滩上，它一头撞上去的时候，谁也没能阻止它。奇怪的海难。只听见闷闷的一声响从船体的纵深处传来，然后船钉在了沙里，微微倾向一边，就再也动不了了。永远动不了了。我曾看见过同样巨大的船和飓风大浪搏击，其中几个，我看到它们最后向大海投降了，像一座座城堡一样慢慢地消失在海浪中。它们和大海，就像进行了一场决斗，美极了。但是，同盟号，它没有能够和大海搏击。它输得静悄悄。当时，海上可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它的敌人在它的身上，而不在前方。有了这么一个敌人，它根本就是有力没处使。我看见过很多人这样死去，但是船，是第一次。

船身开始咯吱作响。他们决定弃船，又做好了那个木筏。那个木筏还没有下水，就带着死亡的气息。人们显然是在下水之前就感觉到了这种气息，为了逃命，争相往那些救生艇边挤。最后，为了逼我们上“船”，他们不得不用枪指着我们。舰长发誓说，救生艇们不会把木筏扔下不管的，他们会把它一直拖到岸边，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危险。最后，我们像牲畜一样被赶到了那个没有舷、没有防倾板，没有舵的“船”上。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木筏上大都是士兵和水手，还有少数几个旅客。除此以外，还有四个军官，一个制图员，和一个名叫萨维尼的医生：他们占据了木筏的中间位置，因为那里放着食品和水。东西不多，在从船上下来换乘木筏的时候，一片混乱，很多东西都掉进了水里，所以存货并不多了。他们都站在一个大箱子上，而我们其他人则站在旁边，海水一直没

到我们的膝盖，因为木筏上站的人太多了，木筏在重压之下已经沉到了水下。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以后发生的事的。

在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直有一幅图画。施马尔茨。施马尔茨勋爵，他以国王的名义统治殖民地。他们把他和他的宝座一起，从船舷的一侧直接放下来；那宝座上铺着丝绒，装饰着黄金，而他坐在上面，面无表情，就像是一座塑像。而我们，站在木筏上，虽然还没有和同盟号分开，但是已经受到了海浪和死亡的威胁。而他，却坐在那里，悬在半空中，慢慢地往下降。下面一艘救生艇正在等着他，他是那么的从容，就像我们在大城市的剧院里看到的，从天花板上飞下来的，下凡的天使一般；摇摇晃晃的，他和他的宝座，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而在我的心里，他就像是一个在绞刑架上被绞死的人，在深夜的清风里摇晃。

我不能准确地说出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我们抛弃的。当时。我正在挣扎着保持站立的姿势，挣扎着让特雷莎紧紧地挨着我。我听到了几声叫喊，然后是几声枪响。我抬起头，目光穿过几十个舞动的人头和几十双挥动的双臂，看到了海，和远处的救生艇，连接我们和他们的绳子，不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回来了。我们只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了。幸运的话，我们也许能够活下来。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从来都得不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特雷莎是个小女孩。我不知道她到底几岁了，但是在我看来，她就是个小女孩。在罗什福尔的时候，我在码头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她每天都挎着一个装鱼的篮子朝我看。就这样看着看着，一直看到我爱上了她。在那儿，我一无所有，除了她，还有自己的一条贱命。后来，我报名参加了远征去

殖民地，并设法以随军商贩的名义带上了她。就这样，我们两个都上了同盟号。这一切都像一场游戏。仔细想一想，那最初的几天，真的像一场游戏。如果说，我懂得幸福的含义，那么在那几个晚上，我想，我们是幸福的。当我被迫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上那只木筏的时候，特雷莎坚持和我一起走。她本可以上某一条救生艇的，但是，她坚持和我在一起。我对她说，不要发疯了，我们会在陆地上重逢的，根本没必要害怕。但是她不听我的。不少高大威猛、强壮如牛的男人都在哭泣，企求着能给他们在救生艇上留个位置，为此，他们甚至冒着被枪杀的危险，不惜从木筏上跳下来，拼命地朝救生艇游去。而她却上了木筏，一句话也没有说，把所有的怯懦都藏在心里。女人们，有时候，做的事情往往让男人们惊叹。你可能一生都在考验、磨砺自己：然而，你却永远不可能拥有，她们有些时候，表现出来的那份轻盈。那是内心的轻盈。内心的。

最先死的人，也都是死在晚上，海浪冲击着木筏，他们被卷到了海里。在黑暗中，只听到他们的呼救声，一点一点地远去。黎明的曙光里，已经少了十来个人。有几个被夹在筏的木条和木条之间，已经被踩得不成人样了。那四个军官和科雷安德——制图员，以及萨维尼，那个医生，已经把局势控制住了。他们手中有武器，已经控制了所有的食物和酒。人们信任他们。勒赫，其中的一个军官，甚至还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人升起了风帆，说要把我们带到陆地，并要找到那些抛弃我们的人，让他们血债血偿。他就是这么说的：直到血债血偿为止。他好像不是一个军官，而是我们中的一员。所有的人听了他的话，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我们真的以为，事情的结局，会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以为，

只要坚持住，不害怕就行了。海上恢复了平静，象征着我们运气的风帆，在微风中扬起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他的一份食品和酒。特雷莎对我说：我们能挺过去的。我说：是的。

到了黄昏的时候，那几个军官，一句话也没有说，突然从他们站的大箱子上推了三个酒桶下来。三个葡萄酒桶滚到了我们中间。他们看着很多人扑上去，打开它们，开始喝，什么也没有做。人们都扑了上去，突然之间一片混乱，大家都在争抢。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站着没有动，只是紧紧地把特雷莎抱在身边。那时候发生的一切都很奇怪。然后，有人开始大叫，有人开始用大刀砍捆扎木筏的绳子。仿佛像是一个信号，一场野蛮的战争爆发了。当时，一片漆黑，月亮在云层里时隐时现。我听见枪声，当月亮突然露一下脸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人扭打成一团，到处是尸体，和举着大刀四处乱砍的幽灵。叫声，愤怒的吼声，和哭泣声，混成一片。我只有一把刀：现在，我将要把它插入这个已经无力再反抗的男子的胸膛。就是这把刀。而当时，我紧紧地握着它，却不知道哪些是我的敌人，我不想杀人，我也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那一刻，月亮又出来了，而我也看清楚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正掐着医生萨维尼的脖子，他一边掐，一边叫着：哦，上帝！哦，上帝！直到萨维尼的尖刀刺入了他的腹腔，一次，两次，三次……他还在喊。我看到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看清了萨维尼的脸。终于知道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我也知道，敌人们会赢。

当黎明又至，在一片刺眼的曙光中，你可以看到木筏上又多了几十具尸体，都已经面目全非，此外，到处是奄奄一息的残兵败将。在大箱子的四周，三十几个武装的男子守卫着食品和酒。在那些军官们的眼里，你可以读到兴奋和信心。

他们在木筏上巡视着，刀剑早已都出鞘，他们安抚活着的人，把奄奄一息的人投进海里。谁也不敢说什么。前一天晚上的仇恨在人们的心里形成的恐惧和迷惘，使他们瘫软成一团，什么也说不出来。很多人甚至没有真正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那一切，我想：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年纪最大的军官名叫杜邦，他从我的身边走过，嘴里念叨着什么他作为一个军人的义务，我听不清楚，但是，我看到他白色的军服已经被鲜血玷污了。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枪，鞘里还插着一把军刀。我一下子，转过了身。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另一个机会的。他还没有时间叫出声，已经倒在地上不动了，我的那柄尖刀逼在他的喉头。箱子那边，所有的人都本能地把手里的枪对准了我们。他们本来一定会开枪的，但是萨维尼喝住了他们。于是，在一片死寂中，是我的声音在说话，边说，我边死死地压着对准杜邦咽喉的那柄尖刀。我说：他们的目标是我们，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一个杀掉。在把我们全都杀死之前，他们是不会停手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先让你们喝醉，但是今天晚上，他们就不会再找借口了。他们有武器，而我们的人已经剩下不多了。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不管你们是否相信我，事实就是这样。储备的食品和水都不够，这一点，他们早就知道了。他们不会让任何一个，对他们而言没有帮助的人活下去的。不管你们是否相信我，事实就是这样。

我周围的人都惊呆了。饥饿，渴，前一天晚上的那场战争，还有那一直在跳舞的海……他们努力在想，努力想理解已经发生了的那一切。很难想象，在被命运抛弃之后，在不得不和死亡斗争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发现，你又多了一个更

可怕的敌人，那就是：和你一样的人。他们成了你的敌人。这一切。仿佛有些荒唐。然而，却是真实的。一个又一个，他们都靠紧了我。萨维尼一边威胁，一边发号施令。但是没有人听他的。再愚蠢的人，也看得出，木筏上，一场战争已经开始，输的一方将葬身大海。我们把军官杜邦，活着交还给了他们，换回了一些食物和武器。我们占据了木筏的一角，紧紧地靠在一起。大家都在等待夜晚的到来。我让特雷莎紧紧地挨着我。她不断地对我说：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不害怕。

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都不想再回忆了。一场谨小慎微的、斗志斗勇的屠杀。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生存下去的话，活着的人越少越好。而他们，顺理成章地，屠杀着。他们杀人的时候估算得那么精确，那么聪明，但是却丝毫没有同情心，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在那样深的绝望中，只有保持绝对清晰的头脑，才能进行符合逻辑的杀戮。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男子，他望着我，仿佛我是他的梦境的一部分，然而，那个时候，从这双眼睛里，我不止一次，应该是上千次，读到了一种可怕的智慧。我的心里，对他充满了恨和仰慕。

我们尝试过抵抗和防御，但是根本做不到。我们中的弱者只能逃避。然而在一只飘摇在海上的木筏上，又根本无处可逃。白天，所有的人都同饥饿、绝望和疯狂作着斗争。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前一晚的杀戮便又开始重复。只是形式越来越奇怪，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杀人的姿势也越来越缓慢，那是垂死的刽子手在相互杀戮，是受伤的野兽之间的争斗。当黎明到来的时候，新的死去的人的数目重又燃起了活着的人的希望，充实着他们继续活下去的可怕的计划。我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但是，不管以什么方式，总要结束的。

最后，结束了。水，葡萄酒，不多的一些食品，都吃完了。还是没有船来救我们。没有时间再算计别人了。也没有什么可杀的了。我看见两个军官把他们的武器扔进了海里，然后，疯狂地，在海水里，把自己洗了很久。他们希望他们死的时候，看起来无辜一些。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野心和智慧的回报。毫无用处。那场屠杀，他们可耻的行径，我们的怒火。都毫无用处。智慧和勇气都并不能战胜命运。我记得我在他们当中找萨维尼的脸。最后，看到的是一张被击败的面孔。现在我知道了，即便在生死未决的时候，人们的脸上挂着的还是谎言。

那天晚上，我被一些声响惊醒，张开眼睛，透过月亮朦胧的光线，我看到一个男子的身影，他正站在我的面前。我本能地握住刀，刺向他。他不动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梦，是个恶梦，还是别的。我不应该睡着的。我留在原地没有动。一瞬间，还是几分钟，我不知道。然后，那个男子回过了头，我看到了他的脸和他舞着，正向我劈来的军刀。那是萨维尼。那只是一瞬间。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梦，是个恶梦，还是别的。我没有感觉到疼，什么也没有。我的身上也没有血。那个男子已经消失了。我留在原地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我转过头，才看到：是特雷莎，她倒在我的身旁，她的胸前被刀划开了，她的眼睛拼命睁开着，望着我，惊呆了。不。这不是真的。不。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这是个梦，一个恶梦，他没有真的杀了她。不。现在，不会了。现在，又何必呢？

“我亲爱的，再见了。”

“哦不，不，不，不。”

“再见了。”

“你不会死的，我向你保证。”

“再见了。”
“我求你，不要死……”
“放开我。”
“你不会死的。”
“放开我。”
“我们会得救的，你要相信我。”
“我亲爱的……”
“不要死……”
“我亲爱的……”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海浪的声音，震耳欲聋。那么响，好像从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我把她抱在怀里，把她拖到木筏边。任海水把她带走。我不希望她留在这个地狱里。如果这里没有一抔黄土，可以让她安静地长眠，那么，就让大海带走她吧。无尽头的亡者的花园，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边际。她就像一朵浪花一样滑走了，不同的是，她是最美丽的那朵浪花。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很难理解。如果，我还有长长的一生在后面，我一定不停地讲这个故事，讲上一千次，直到有一天，我懂了为止。但是，现在，在我的面前只有一个男人，他在等待我的刀子。然后，就是海，海，海。

惟一一个真的教了我一些什么的人，是一个老头，他叫达雷尔。他总是说：人分为三类。面对着海活着的人、在海上奋勇前进的人和能从海上活着回来的人。他说：等着瞧吧，有一天，当你发现哪种人最幸福的时候，结果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但那时候，我还只不过是个孩子。冬天，许多船都被拖到沙滩上，船体被木头的支架撑了起来，悬在空中，船

的防倾板在沙地里划来划去地做着无用功。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不会一辈子留在这个地方的。我要去海上。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真的的话，那它一定在海上。现在，我来到了这里，陷在大海深深的腹地。我还活着，那是因为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杀戮，是因为我吃了从我的同伴身上撕下来的肉，是因为我喝了他们的血。我看到了留在岸上所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我明白了欲望和害怕的真实含义。我看到一个个大男人崩溃了，变成了小孩子。从小孩子又变成了凶狠残忍的野兽。我看到人们生活在最瑰丽的梦境中，我听到了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人的故事，人们在跳下海，被大海吞噬之前都在诉说。我在天上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云彩，我注视着远方的地平线，直到双眼模糊。在这只淫浸着鲜血的木筏上，当咸咸的海水舔着那些已经开始腐烂的伤口，我懂得了仇恨的意义；那么怜悯呢？直到我们这些人，用沾满了敌人鲜血的手，长时间地抚摸着一位同伴的头发，希望他能够死去，从折磨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我看到他们把奄奄一息的人踢下海去的时候，眼睛里透出的凶残；我看到吉尔贝亲吻着他的小莱昂时，眼睛里透出的柔情；我看到萨维尼指挥众人屠杀时，眼睛里透出的智慧；我还看到了失去理智之后的癫狂——有两个人，在一个早晨，张开了他们的“翅膀”，“飞”走了。“飞”到“天上”去了。即便我再活上上千年，我还是会记得特雷莎被海浪卷走之前，留在我的怀里的分量，那种轻盈的负重的感觉，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爱。而这浩瀚无边、魅力无穷的大海，应该也有一个名字，那就是——命运。那几个冬天里，我在海岸边设想的一切都没有错。真实的一切都在这里。我花了好多年才来到了大海的腹地：但是我想寻找的，我都得到了。真实

的一切。甚至是那种，最让人无法忍受，最让人撕心裂肺的真实，我也体会过了。海，它是一面镜子。在这里，在它的肚子里，我也看到了我自己。我真的看到了。

我不知道。如果我还有长长的一生可以活着的话——但是，我就要死了——我一定会不停地讲述这个故事，讲上上千次。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在最可怕的时候，才能够发现真实。为什么要接近它们，我们就不得不在地狱的门口通过；为什么要看到它们，我们就不得不自相残杀；为什么要拥有它们，我们就不得不变成灭绝人性的野兽；为什么要离开它们，我们就不得不牺牲最爱，心碎到死。为了成为那真实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得不以死亡作为代价。为什么？为什么在绝望中事物才变得那么真实？如果说世界就像一个魔方，那么，是谁把真理都旋到了黑暗的一面？如果说世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那么，是谁把真理都赶到了那块天良丧尽、不为人知的沼泽地，同时却让谎言到处肆虐？说到底，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带着尸体腐烂后发出的恶臭，在鲜血中成长，靠人类的痛苦滋润，在人类的耻辱中存活，在人类自我毁灭的地方举起胜利的旗帜？这到底是什么人的真理？是我们的真理吗？当初，在岸上的时候，在那些漫漫的冬日里，我想象中的真理，不是这样的，它应该带给人平静、宽容，让人感到轻松、广袤和温柔。我觉得那才是我们的真理。它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当它终于等到我们的时候，会温柔地弯下腰迎候我们，就像母亲又看到了她的孩子们。但是，在这儿，在大海的腹地，我看到真理像鸟儿一样筑造它的巢穴，谨小慎微，天衣无缝：但是我所看到的鸟儿是一只贪婪的猛禽，它飞起来如大鹏展翅，壮美动人但是也异常凶险。我不知道。在那

些漫漫的冬日里，我做到的梦，不是这样的。

达雷尔，他是从海上活着回来的人之一。他也曾到过大海的腹地，那应该就是这儿了，但是，他活着回去了。人们说，那是因为上天宠爱他。人们说，他是两次海难的幸存者。第二次，他在一艘小船上漂流了三千多海里，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陆地上。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说：达雷尔不寻常，达雷尔见多识广，达雷尔什么都知道。我在他身边的时候，经常听他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他从来不提在大海的肚子里看到的一切。他不愿意讲。他甚至不喜欢人们说他睿智、博识。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说他得救了，活了下来。他不能忍受得救这个词。每一次，听到别人这么说，他就会低下头，微微地闭上眼睛，那种神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每到那种时候，我望着他，但却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词来表达我从他的脸上读到的东西。但是，我知道，那是他的秘密。上千次，我和那个词擦肩而过，但是，在这儿，在大海的腹地，我终于找到了它。现在，我知道，达雷尔果真是个睿智、博识的人了。在每一个他沉思的瞬间，他都是一个无法得到安慰的人。这一切我都是在大海的腹地学到的。大海告诉那些真正认识它的人说：真理将会使你永远无法得到安慰。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险的人，才能真正得救。即便现在就有一艘船从地平线那边开过来，乘风破浪地飞奔到我们的身边，在死神把我们带走的前一刻把我们救上船，把我们带回家，活着，活着，带回家：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此得救了。即使我们马上看到陆地，我们也不会得救。我们看到的，已经留在了我们的眼睛里；我们做过的，永远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感觉到的一切，都留在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将永远是那些见过真理的人；

我们将永远心怀恐惧；我们将永远留在大海的肚子里；我们将是睿智而博识的人，但我们也从此永远都无法得到安慰。

无法得到安慰。

无法得到安慰。

木筏上一片死寂。萨维尼时不时地张开眼睛，看我一眼。我们深深地陷在大海的腹地，我们和死神那么接近，以至于我们的脸都不能再说谎了。他的脸上写得那么清楚：害怕、倦怠和厌恶。天知道，他从我的脸上读出了什么。我们靠得那么近，有几次，我都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现在，只要我再往前爬一步，用我的刀，我就可以刺穿他的心脏。这场决斗的方式多么奇怪。好几天以来，在这个在海上飘摇的木筏上，在各种各样死亡的可能性之间，我们一直在寻找对方，企图杀死对方。那个过程仿佛没完没了，而我们的动作都越来越慢。而现在，这最后一刺，更像是需要花费一段永恒的时间。但是，我不会停手的。我发誓。谁也不能改变他吃这一刀的命运：不管命运如何变化，它都来不及改变这场决斗的结果了。他在被刺死之前不会死。但是在他死之前，我一定会刺死他。因为我的心里还有一种力量：那是特雷莎留给我的轻盈的负重的感觉，就像印在我的怀里的一个永不磨灭的脚印，那是种需要，是种愿望，是任何一种裁决所不能改变的。我已经认识了身边的海，我要他的命；我已经认识了所有的海了，不管他到哪里，我都会比他先一步到达。萨维尼不会落入大海的怀抱，不会在那里得到他应有的惩罚：他将死在我的手里。

木筏上一片死寂。海浪的声音，震耳欲聋。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

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第七是恐惧，第八是疯狂的幽灵，

首先要说的是我的名字，第二是那些抛弃我们的人的眼睛，第三是一个想法，第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第五是死去的人的尸体，第六是饥饿，第七是恐惧，第八是疯狂的幽灵，第九是不同寻常的肉，第十是那个男人望着我，却没有把我杀死。

最后是一片风帆。

白色的。在地平线上。

第　三　部

回归之歌

第一章　埃利塞文

暴风雨又来了，大海掀起惊涛骇浪。

在陆地的边缘，在离海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阿尔迈尔旅馆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那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里，它就像是一幅恋人的肖像画——往日爱情的见证，静静地，躺在一只抽屉的黑暗里。

虽然吃晚饭的时间早就过了，所有的人，却不知道为什么，都还坐在那个有壁炉的大房间里，迟迟不愿意离开。海，在窗外，愤怒地咆哮着，那种气势让人心惊胆战，思维混乱。

“我不想说，但是可能……”

“您放心，巴特利博姆。通常海边的旅馆不会遇上海难。”

“通常？通常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最让人好奇的是那些孩子们。他们都聚集在一块儿，鼻子贴着窗玻璃，奇怪地沉默着，观察着窗外发生的一切：一直待在巴特利博姆窗台上的多德，送梦给布卢凯神父的迪茨，为普拉松看着来往船只的多尔。还有迪拉。甚至是那个美极了的小女孩，还记得吗？睡在安·德韦里亚床上的那一个。旅馆

里的其他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她。所有的，都在那儿，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什么也不说，但是却都神色慌张。

“相信我，他们就像一些小动物一般，能感觉到危险。靠的是直觉。”

“普拉松，你最好做点什么，安慰一下您的朋友……”

“我说，那个小女孩美极了……”

“您试试吧，夫人。”

“我根本不需要别人安慰我，因为我感觉好极了。”

“好极了？”

“好极了。”

“埃利塞文……她是不是美极了？就像……”

“布卢凯神父，您不该老是盯着漂亮女人看。”

“她还不是个女人……”

“是的，是个女人。”

“但是，还小……”

“我说，是我的一番好意让我不得不为了谨慎起见这么想……”

“那不是好意。那只是怕说真话，又嫉妒别人说真话。”

“不是的。”

“是的。”

“不是的。”

“当然是的。”

“当然不是的。”

“啊，好了，好了。看样子，你们可以这样吵上几个钟头了。我要走了。”

“晚安夫人，”所有的人都说。

“晚安，”安·德韦里亚有些心不在焉地说。但是她并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甚至没有变动姿势。她就坐在那儿，一动也没有动。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真的，那是个奇怪的夜晚。

也许，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像平时一样，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回到他们各自的房间里去，窗外雷鸣电闪，暴雨如注，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会安恬地睡着，进入黑甜乡，或者睡得死死的，什么都不知道。也许，最后，这个奇怪的夜晚，会变成无数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中的一个。但是，它没有。

第一个把眼睛从窗玻璃上移开，突然转过身，跑出房间的，是迪拉。其他的孩子们都跟着她跑了出去，什么话也没有说。普拉松惊慌失措地望着巴特利博姆，巴特利博姆惊慌失措地望着布卢凯神父，布卢凯神父惊慌失措地望着埃利塞文，埃利塞文惊慌失措地望着安·德韦里亚，而安·德韦里亚没有动，但是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那些孩子重新回到大厅的时候，手里拿着很多灯笼。迪拉开始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点燃，神情焦虑，动作机械，好像着了魔似的。

“出什么事了？”巴特利博姆彬彬有礼地问。

“拿着，”多德对他说，说着，把另一个点燃的灯笼递给他。“您，普拉松，您拿着这个，快点。”

他们谁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是每个人的手里都提了一只点燃的灯笼。也没有人解释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些孩子们跑来跑去，也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布卢凯神父痴痴地望着他的灯笼里的火苗。巴特利博姆嘟囔着，低声抗议着他们侵犯他们的知情权。安·德韦里亚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埃利塞文觉得自己正在发抖。就在那一刻，通往海

边的那扇大玻璃门突然敞开。一阵风，就像一个被掷进客厅的炸弹，一下子冲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裹在了里面。一下子，那些孩子们的眼睛都被点亮了。只听见迪拉说：

“快……从这里走！”

接着，她就提着灯笼，从洞开的玻璃门跑了出去。

“我们也走，出去，从这儿出去！”

那些孩子们大声地叫着。但是显然不是因为害怕。他们大声地叫着，是为了把大海和狂风发出的喧闹声压下去。而且有一种兴奋——一种不能解释的兴奋——在他们银铃般的声音里跳跃。

巴特利博姆僵硬地矗立在房间的中央，晕头转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布卢凯神父回过头去看埃利塞文：看见她的脸色白得吓人。安·德韦里亚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拿起她的灯笼就跟着迪拉走了出去。普拉松也跟着跑了出去。

“埃利塞文，你最好留在这儿……”

“不。”

“埃利塞文，你听我说……”

巴特利博姆机械地拿起他的斗篷，也跑了出去，一边跑，一边还在自言自语。

“埃利塞文……”

“我们走吧。”

“不，你听我说……我不放心你……”

一个小女孩折了回来——那个天仙似的——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抓住了埃利塞文的手，笑着朝她看。

“我肯定我不会有事的，布卢凯神父。”

她的声音在颤抖。但是，那使她的声音颤抖的是勇气，

是愿望；而不是害怕。

阿尔迈尔旅馆已经被抛在了身后，它的那扇洞开的大门被狂风吹得砰砰直响，它发出的光线在黑暗中变得越来越微弱。十盏灯笼的微光，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在海滩上狂奔，就像炭盆里绽出的火星，在漆黑的夜里描画出动人的神秘的图案。海，在黑暗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那让人难以置信的磅礴的气势，让所有的生灵都感受到的威胁。狂风把一切都吹乱了：不管是语言，人们的不同的脸，还是它们的思绪。神奇的狂风。哦，大海。

“我强烈要求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儿？”

“什么？”

“我们这是去哪儿？”

“把灯笼提得高一些，巴特利博姆！”

“灯笼！”

“嗨，我们一定得这么跑吗？”

“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这么跑过了……”

“好多年什么？”

“多德，我的老天，我就不能知道……”

“好多年都没有这么跑过了。”

“怎么了，巴特利博姆先生？”

“多德，我的老天……”

“埃利塞文！”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跟着我，不要跑远，埃利塞文。”

“我在这儿。”

神奇的狂风。哦，大海。

“您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怎么？”

“我觉得是为了那些船。船。”

“船？”

“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人们就会这么做……在岸上点燃火把为船只导航……否则的话，它们可能就会搁浅在岸上……”

“巴特利博姆，您听见了吗？”

“什么？”

“您就要变英雄了，巴特利博姆！”

“可普拉松这混蛋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说您就要变英雄了！”

“我？”

“迪拉小姐！”

“到底是去哪儿啊？”

“就不能歇会儿？”

“你们知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那些住在岛上的人做些什么吗？”

“不知道，夫人。”

“他们发疯似的岛上岛下乱跑，头上都顶着灯笼……这样那些船只……这样那些船只就迷失了方向，就撞到礁石上去了。”

“您是开玩笑吧。”

“我一点都不是开玩笑……有些岛上全部的岛民就是靠船只残骸里的物资生活的。”

“您是不是想说……”

“劳驾您帮我拿一下灯笼。”

“你们停一会儿吧，上帝！”
“夫人……您的披肩！”
“让它去吧。”
“可是……”
“让它去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神奇的狂风。哦，大海。
“可他们在做什么？”
“迪拉小姐！”
“他们到底是要去哪儿？”
“可是，总之……”
“**多德**！”
“您跑起来，巴特利博姆。”
“好的，可是朝哪儿跑？”
“可是，到底是怎么了？这些孩子都不会说话了吗？”
“您看那儿。”
“是迪拉。”
“她正在往丘陵上爬。”
“我朝那儿跑。”
“多德！多德！该朝丘陵那边跑！”
“到底该去哪儿？”
“上帝啊，这里乱成一团。”
“把灯笼举得高高的，跑起来，布卢凯神父。”
“我一步也不走了，如果……”
“可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们的眼神。”
“您不喜欢什么？”

“眼睛。**眼睛**。”

“普拉松，普拉松去哪儿了？”

“我跟着多尔。”

“可是……”

“**灯笼。我的灯笼灭了**。”

“德韦里亚夫人，您去哪儿？”

“总之我想搞清楚，我是在拯救一条船还是在为它们的毁灭出力！”

“埃利塞文！我的灯笼！我的灯笼灭了！”

“普拉松，迪拉说什么？”

“在那里，在那里……”

“我的灯笼……”

“**夫人**！”

“她听不见您叫她了，巴特利博姆。”

“可是这不可能……”

“埃利塞文！埃利塞文去哪儿了？我的灯笼……”

“布卢凯神父，您快过来。”

“可是我的灯笼灭了。”

“见鬼去吧，我朝那儿走了。”

“您过来，我给您点上。”

“我的天哪，埃利塞文呢，你们看见她了吗？”

“她可能和安·德韦里亚夫人在一起。”

“可是她原来在这儿的，在这儿的……”

“您把灯笼拿直了。”

“埃利塞文……”

“你看见埃利塞文了吗？”

“**迪茨，迪茨**！可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拿好……这是您的灯笼……”

“我什么也搞不清楚了。”

“快，我们走吧。”

“我要找……”

“我们走吧，布卢凯神父，他们都到前面去了。”

“埃利塞文……**埃利塞文**！我的上帝，你到底到哪里去了……埃利塞文！”

“好了，好了，布卢凯神父，我们会找到她的……”

“**埃利塞文！埃利塞文**！埃利塞文，求求你，回来吧……”

手里拿着一盏已经熄灭的灯笼，埃利塞文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她听见有人在远处叫着她的名字，那声音和风和海浪的咆哮声混合在一起，变得有些飘忽。在黑暗中，她看见她的前面，有星星点点，很多灯笼的微光，每一点都慢慢地消失在暴风雨的边缘。此刻，在她的心里，既没有不安，也没有害怕。她的灵魂深处，仿佛有一个泉眼，在顷刻之间，喷发成一个美丽的湖，平静而明净。那声音让她觉得似曾相识。

她转过身，沿着她自己来时的脚印往回走。在她的心里，既没有风，也没有夜，更没有海。就这样走着，她深知自己要去哪儿。这，就够了。这是种美好的感觉。好像命运之门终于又重新打开了，在门外，她看到清晰的小路，分明的脚印和明确的方向。到达终点之前的时间是那么漫长，好像永远不会结束。她只是在慢慢地靠近它。而那条路仿佛永远走不完。那是把自己交给命运的表现。是种盛满了溢出来的感情。不再有犹疑，不再有谎言。她知道要去哪儿。她要跟上它。不管是哪儿，因为那是她的命运。

就这样走着——她觉得那是她所做过的最美好的事。

她看到她离阿尔迈尔旅馆越来越近。她看到了它的灯火。她离开了海滩，来到了它的门口，进了门，把它从背后关上。天知道多少时间以前，她和所有其他的人，就是从这扇门跑出去的，当时，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静谧。

她的脚步声在木头地板上，一步一步向前。一团团的沙砾在她的脚底下吱吱作响。在一个角落里，她看见了普拉松的斗篷，是他匆忙间跑出去的时候落下的。沙发上的靠垫上，还有德韦里亚夫人倚过的痕迹，就好像，她是刚刚离开。而站在房间的正中，一动不动的，是亚当斯。他正望着她。

一步又一步，直到走到他的身边。她对他说：

“你不会伤害我的，是吗？”

他不会伤害她的，是吗？

“不会。”

不会。

于是

埃利塞文

把那个男人的脸

捧在手里

然后

吻了他。

卡雷沃尔男爵领地上的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故事，一定会津津乐道地不停地传诵它。不停地传诵它。每个人讲的细节都不同，但是故事的内容却大同小异：不外乎是两个人，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来进行生命的整合，以期获得重生。一个

人和另一个人，用他们的唇和他们的手，一个从未经历世事的少女和一个经历了太多沧桑的男人，一个在另一个的怀里——每一寸被抚摸过的肌肤都是一段被走过的旅程，被开发了的宝藏，同时也是回归之路中的一段——在亚当斯的嘴里，埃利塞文尝到了人世间的百味；在埃利塞文的胸前，亚当斯终于能够忘记那些让他痛不欲生的往事——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夜的怀抱里，漆黑的暴风雨，飞溅起的浪花的泡沫，如山一般高高掀起的巨浪，伴着吼声与呼啸的狂风，风驰电掣地在海上崩塌，惊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哦，大海，巨浪倾斜下来，把人的心都搞乱了——喘息，从埃利塞文的喉咙里发出的喘息声——就像是丝绸在空气里滑过的声音——她为了她在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每一步而喘息，她喘息，因为她看到了穿过了一个个的奇异的山口，看到了奇形怪状的湖泊——在亚当斯的腹部上方，那个女孩雪白的胴体摇晃出无声的音乐——于是将会有人说，亲吻一个男人的眼睛，一个女人可以看得更远——抚摸一个女孩的大腿，一个男人可以跑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可以摆脱——摆脱一切梦魇——看得更远——他们分属于生活的两个极端，你只要想一想，他们原本根本不会遇见，除非把整个宇宙都走遍，而且，他们也本不该遇见，这难道不让人觉得惊奇吗？简直是不可思议。不过，最不容易的是彼此能够认出对方，认出对方，就在一瞬间，只是相互对望了一眼，就已经心照不宣，这是多么奇妙啊——那些讲故事的人，卡雷沃尔男爵领地上的人，将永远不断地重复这些话，因为谁也不会忘记这一点：对两个互相等待的人来说，距离从来都不是问题——距离——重逢——就是那么两个人，他们隔得比谁都远，然而，现在——埃利塞文愉快地叫着，那些故事

像河里的流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她的心田，充实了她的灵魂，而亚当斯哭了，他听着那些故事流水般哗哗流走的声音，哭了。最后，一切，终于都结束了——也许，世界本身就是一道伤口，而是谁，让那两个躯体裹在一起，交融在一起，从而把伤口缝合了——这仿佛还不是爱情，是魔力，是手，是肌肤，是嘴唇，是惊喜，是性，是味道——悲伤，也许——甚至是悲伤——是欲望——当人们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到爱这个词——四周，一片静寂，突然，埃利塞文觉得她的腰裂成了碎片，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她把那个男人拉入体内，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想：我要死了。她觉得她的腰裂成了碎片，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她把那个男人拉入体内，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你看，她再也不会死了。

“听我说，埃利塞文……”

“不，不要说话……”

“听我说。”

“不。”

“这里将发生很可怕的事情而……”

“吻我……天亮了，他们要回来了……”

“听我说……”

“不要说话。我求你了。”

“埃利塞文……”

怎么办？你怎么告诉她，告诉这么一个女人，你该对她说的话？她的手在你的身上，她的肌肤贴着你的，你不能和她谈到死亡，你怎么可以和这样一个小女孩，说她已经知道，但是却又必须再听一遍的话：一个字又一个字，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必须听。迟早，会有人告诉她的，然而，你

听见她在说，她，你听见她在说，那个小女孩，她说：

“你的眼睛让我觉得我从不曾见过你。”

然后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拯救你自己的。”

你怎么告诉她，告诉这么一个女人，你想要拯救你自己，不仅如此，你还想让她和你一起得救，你什么也不想，就想救她，和救你自己，用你整个的一生，但是你不能这么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他要做的事，但是，在她的怀里，这些都变得难以启齿，你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这种美好的时刻，你不能对她说，你找不到合适的话，找不到适合在感受她的香吻，她的肌肤的时候说的话，没有，你在你的辞海里搜索了一遍，又在你所听见的别人的话里搜索了一遍，都没有找到，找到的都尾随着一种不和谐的乐音，而你要找的是和她的香吻，她的肌肤能和谐共存的乐音，所以，是音乐里的和弦的问题。所以，到最后，你虽然说了些什么，但是无力得可怜。

“埃利塞文，我不可能得救了。”

你怎么告诉他，告诉这么一个男人，说，现在，轮到我来教你一点东西了。在他的爱抚亲吻之间，我想让他知道，命运不是一条锁链，而是一次飞跃，只要你想真正地好好地活着，你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你是真的想要和我在一起，我们还会有无数个这样的晚上，而不是只有这么一个，这么可怕，还需要机缘巧合，只是因为她一直在等他，而几年来，这一天也一直在召唤他。你怎么告诉他，告诉这么一个男人，杀死另一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那血，那些痛楚，只是一种气喘吁吁地跑向终点的方式，而时间和这个世界，却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呼唤我们，让我们不要这么急地跑到终点，

只要我们能听从它们的话，只要他能，真正地，真正地听我说。你怎么告诉他，告诉这么一个男人，他正在扔下你？

“我会走的……”

“……”

“我不想在场……我离开。”

“……”

“我不想听见那凄惨的叫声，我想待得远远的。”

“……”

“我不想听。”

要找到与之相配的和弦音乐真的不容易，这是实话，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为了表达自己，在那么亲近的时刻，希望用那正确的乐音和动作，减轻话里可能对对方造成的伤害，当你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些和谐乐音就像一种舞蹈，使你的感觉上，不是“嚓”地一下子撕开，而是慢慢地滑落，朝着生命的方向，却又是远离生命的方向，挂在灵魂上的一个玉坠，是救命的稻草，同时也是毒药，知道，一旦舞起来，疼痛就似乎减弱些，也就是因为这个，所有的恋人们，都在寻找那种音乐，就在那一刻，蕴涵在话语里，附加在动作上，他们都知道，为了有足够的勇气，就只能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那种音乐，最合适的音乐，一个充满爱意的湖，给告别以足够空间，能让人休憩的林中空地，最后，它和一支谁都会唱的温柔的小曲一起，在他的唇边轻轻唱起：

“再见了，埃利塞文。”

一支无足轻重的歌。

“再见了，托马斯。”

埃利塞文从那斗篷下滑走，站了起来。她带走了她年轻

的身体，一丝不挂的，和整夜都盘旋在他身上的温热的气息。她收拾起衣物，走到窗边。窗外的世界一成不变。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到头来，会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你可能不相信，但这却是真的。

两只少女的赤裸的脚。在楼梯上拾级而上，进了房间，走到窗边，站住了。

丘陵们，在休息。它们的前面好像根本没有海。

“我们明天出发，布卢凯神父。”

“什么？”

“明天，我们出发。”

“可是……”

“求你不要再说了。”

“埃利塞文……不要这么任性，我们两个人决定没有用……我们得给达肯巴赫那边写信……他们又不是准备好了，天天在恭候我们……”

“我们不去达肯巴赫。”

“我们怎么不去达肯巴赫了？”

“我们就是不去了。”

“埃利塞文，放松点，有话好好说。我们不远千里地来到这里是为了给你治病，你要到海里去才行，而为了到海里去，你就得去……”

“我已经到海里去过了。”

“什么？”

“我没有什么要治的了，布卢凯神父。”

“可是……”

“我已经活了。”

“上帝啊……可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你只要信任我就行了……我求你了，你要相信我……”

“我……我相信你，可是……”

“那么我们就出发吧。明天。”

“明天……”

布卢凯神父，站在那儿，他的惊讶在他的手心转来转去。千千万万个问题，留在脑海里。但是他很明白他该做什么。没几句话，但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么你父亲会怎么说呢？”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可是在被说出口的路上，还是被他弄丢了。再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他还在那儿找，布卢凯神父，就在那一刻，他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在问：

“那么怎么样？……大海，怎么样？”

埃利塞文，微微地笑了。

“美极了。”

“那么然后呢？”

埃利塞文还在微微地笑。

“然后，到某一个地方，就没有了。”

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出发了。马车在海边的大道上疾驰。布卢凯神父，噘着嘴，任凭自己在座位上颠来簸去，一脸的恼火和无奈。也就是带着这种神情，他整理好了行李，向所有的人告了别，而后，又重新告别了一次，还在旅馆里故意落下了一只箱子，因为如果你想回到一个地方去，那么就像播种一样，你得为自己事先找好借口，在离开之前就得预先布置好。

谁也不知道的事。他一直不声不响，直到看到大路开始转弯，而海开始离开他们的视线。不早不晚，就在那个时候。

“我想知道我们到底是在去哪儿，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埃利塞文的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张纸。她看了他一眼。

“圣帕特耐。”

“那是什么地方？”

“一个小镇，”埃利塞文边说边把那张纸折起来。

“那个小镇在哪儿？”

“大概要走二十天左右。在省城附近的乡间。”

“二十天左右？简直是疯了。”

“看看海，布卢凯神父，他快不见了。”

“二十天左右……我想知道你有什么非去不可的理由吗？”

“他快不见了……”

“埃利塞文，我在跟你说话呢，我们跑到那里去干吗？”

“我们去那里找一个人。”

“走上二十天的路去找一个人？”

“是的。”

“见鬼，那么我猜是个王子，或者，国王，或者，圣人……”

“差不多吧……”

停顿。

“是个海军上将。”

停顿。

“我的上帝……”

在塔马尔群岛附近，每天晚上都会升腾起茫茫的大雾，把

船只都吞噬了，黎明时分，人们再看到这些船的时候，发现它们都被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在卡达欧姆海峡，每当新月之夜，海水就会后退，沙滩上充满了会说话的软体动物和有毒的海草。在西西里附近的公海，一个岛屿凭空消失了，而在它的不远处，浮出了另外两座地图上原来不存在的岛屿。在德拉格哈海域，海盗范德尔被捕，他宁愿跳进海里喂鲨鱼也不愿意落入皇家海军的手里。在他的宫殿里，海军上将朗格莱还在用他残存的一点点力气，精确地记载着那些看起来合乎逻辑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天，还是有很多看上去半真半假的消息从世界各地的海域汇集到他的书桌上。他的羽毛笔以一如既往的一丝不苟编写着一个永不知疲倦为何物的世界中的地理奇迹。他的精神靠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习惯得以支撑和安歇。他的生命就这样以它的本来面目展开。而他的花园，此刻，几乎已经变得一片狼籍，望着它，在人的内心深处便会感到惴惴不安。

“我的名字叫埃利塞文，”那个女孩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

她的声音让他吃了一惊：丝绒一般的音质。

“我认识一个人，他叫托马斯。”

丝绸一般的声音。

“他曾在您这儿住过，当时，他叫亚当斯。”

海军上将朗格莱一动也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女孩的眼睛看，女孩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她是那么从容不迫。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原来希望再也听不到那个名字了。几天以来，几个月以来，他已经尝试着让它离他远些。有几秒钟，他甚至想阻止它回到他的生命中，伤害他的灵魂，搅乱他的回忆。他想站起来，请求那个女孩走开。他会给她一辆马车，一些

钱。任何东西。他要命令她离开。以国王的名义，请您走吧。

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一个丝绸般的声音，飘进了他的心里。它说：

“把我留在您的身边吧。”

接下来的五十三天九小时，朗格莱都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作出了相反的回答。他说：

“好的，只要您愿意。”

直到有一天晚上，坐在埃利塞文的身边，他听见那丝绸一般的声音在述说：

“在通布图，这是女人们开始唱歌和向她们的男人示爱的时间。她们取下脸上的面纱，甚至月亮看见了她们的面容都会躲到云堆里去的。她们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让人的灵魂颤抖。”

朗格莱感觉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甜蜜和困倦的感觉从心底升上来。就像走了几年的长路，早就迷失了方向，最后，突然又看到指点回家之路的路标了。他没有朝埃利塞文看。但是低声说：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属于您。不仅是这个，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都属于您。”

埃利塞文在朗格莱的宫殿里待了五年。布卢凯神父待了五天。第六天，他就对埃利塞文说，听起来不可思议，可是他确实把一个箱子忘在了阿尔迈尔旅馆了，听起来不可思议，真的，可是有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在那个箱子里，有一件衣服，可能还有写着他的所有祈祷词的那本书。

“什么叫可能还有？”

“可能……就是，肯定，现在想起来，我肯定在那只箱子里，你知道，我绝对不能把它就这样扔在那儿……是的，那些祈祷词也不值什么钱，但是就这样丢了……而且，你想只不过是二十天的路程，不是千山万水，路远迢迢，问题是……”

“噢，布卢凯神父……”

“……我的意思是反正我得回去一趟……我得回去取我的箱子，可能还能在那里休息几天然后……”

“噢，布卢凯神父……”

“……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最多，我再到你父亲那儿去一次，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可能很荒唐，但是我觉得最好我还是到……”

“噢，布卢凯神父……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将会多么想念你。”

第二天，他就走了。他本来已经上了马车，又重新下来，走到朗格莱的身边，对他说：

“您知道吗？在我看来，真正的海军上将应该待在海上……”

“那在我看来，真正的神父应该待在教堂里。”

“噢，你说得对，但是，您知道，上帝无所不在……”

“大海也无所不在，神父。大海也无所不在。”

他走了。但这一次没有故意留下任何一件行李。

埃利塞文在朗格莱的宫殿里待了五年。每天循规蹈矩波澜不惊的生活让她回忆起卡雷沃尔领地上，她的父亲的宫殿里的白地毯，和那些环形小路，那是她的父亲一手为她铺就

的生活。但是在那里，她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病人，而在这里她却感到轻松而自信，因为，她已经痊愈了。她原以为，那是能够容纳她的一个温暖的怀抱，现在看来，却是易碎的水晶。从朗格莱那儿，她懂得了，一个人可以有许多种活法，但是你只能以一种生活方式为本，以其他的各种各样为补充。她把心中的千千万万个故事一个一个地奉献给朗格莱，它们是在那个不寻常的夜里，由那个不寻常的男子根植在她的心里的，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它们是那么清晰，再也不能被抹去了。他每次只是默默地听着。而她则娓娓道来，用她那丝绸般轻柔的声音。

他们从来都不谈有关于亚当斯的事。只有一次，朗格莱的眼睛突然从书本上移开，慢慢地说：

“我爱那个人。如果您能理解我的意思的话，您会明白，我爱他。”

朗格莱死于一个夏天的早晨，当时，他被一种巨痛噬咬着，幸而身边有一个美丽的声音陪伴着他——丝绒般的音质——它把他带进了通布图最美最小的花园，那里弥漫着醉人的芳香。

第二天，埃利塞文就走了。她要回到卡雷沃尔领地去。她可能要走上一个月，或者一辈子，但是，她一定要回去。她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只知道她要把那些故事，永远地埋藏在心里。她只知道，如果她再爱上一个男人，她一定会在他的嘴里，尝出托马斯的味道。她只知道，随便到哪里，她的怀里都会揣着海的烙印。

其他都还什么也没有。让生活去创造它——将会是种美妙的感觉。

第二章　布卢凯神父

献给一个迷路的人，直说了，就是写给我自己的祈祷词

我亲爱的主啊
感谢您耐心地倾听
又是我在祈祷。

总之，这里一切都好，
有的人拥有的多些，有的人少些，
我们也都还凑合，
事实上，
总能找到办法解决问题，
您是了解我的，
总的来说，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是另一个，
如果您能耐心地听
听我说的话，

听。
问题是这条路
美好的路
这条飞逝的、流动的
让人产生回忆的路
不是直的
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弯曲的
不是。
让人奇怪的是，
这条路它自己会融化
相信我
(这一次，我恳求您相信我)
它自己会融化，
让我们尽力而为
不断地修复，
这里修复一点点
那里修复一点点，
到处都修复
突然之间
就觉得
自由了。
谁搞得清楚呢？

现在，我要原原本本地陈述这件事，这事跟人有关系，跟上帝没有关系，当一个人面前的那条路融化了，消失了，开裂了，被遮住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不过，

我想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这种情况只会在人的身上发生，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迷失自己。这种情况不会在您的身上发生。您只要耐心听我说就行了。那是一瞬间的事。最重要的是，您不能听岔了，我说的是，从客观上来说，不能否认的是，这条飞逝的、流动的、让人产生回忆的路，也就是车轮下的这条路，从事实上来看，根本就没有融化。当然，这是从客观上来说。它笔直向前，连一个岔路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但是，我想对您说，问题不在这里。我说的不是这条路，这条铺满石子，尘土飞扬的路。我说的是另一条路。它在现实中不存在，却在我的内心奔流。我的内心。我不知道您理解了没有：我的路。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条，这您也知道，说到底，是您塑造了我们，所以您对我们的构造怎么会陌生呢？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尽相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条路，这样，每个人就有了在他的内心旅行的机会，只是偶尔，事情会变得很复杂。现在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心里很复杂很艰难的时刻。我重复一遍，我想说的是，那条路，那条我内心的路，融化掉了，天哪，没有了。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请您一定相信我。但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不是。
我相信
我亲爱的主啊，
我相信
是海
是大海

掀起巨浪
搅乱了海上船只的航向
也搅乱了我的思绪
你的大脑突然开始对你撒谎
而昨天的道路
今天，不见了
反正，我相信
我相信
在远古时期，您发起的那场大洪水
事实上
是一次创举
因为我发现
如果说我该受到惩罚的话
那好像也没有比
把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基督徒
孤零零地
扔在大海里
更糟糕的决定了
连海滩也看不见
什么也没有。
看不见一块礁石
也看不见任何无人居住的荒岛
什么也没有。
也没有谁托梦给我
告诉我
如果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

应该往哪里走。
那么，我的主啊，
海就是
一场小小的
大洪水。
在房间里
您站在那里，
散步
观望
呼吸
与人交谈
查看他的行迹，
在岸边，
他就抓住了您
像石头一样清晰的想法
就是那条笔直向前的路
命运
而
作为回报
他送给你风帆
让你在内心漂流
就像一个女子的舞蹈
让你发狂。
请原谅我打的比方。
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
你一直望着海，就没有了答案。

就这样，现在，我想重复一遍，我的问题是，我的周边有很多路，但是我的内心没有。更准确地说是，我的周边有四条，但是我的内心一条也没有。第一条：我往回走，回到埃利塞文身边去，留在那儿，和她在一起，再说，听起来，这样好像最合乎情理，如果我这么做的话。第二条：我继续朝现在的方向走，回到阿尔迈尔旅馆，那是个对健康有益的地方，虽然危险的大海就在近旁，但是那个地方美得让你不能置信，而且安静，清净，可以让你忘了一切。第三条：我笔直走，不往阿尔迈尔旅馆拐，我回到男爵身边去，去卡雷沃尔领地，它在等着我，而且，毕竟那是我的家，多少是属于我的地方啊。第四条：哭一场，脱了我这件黑色的长袍，苦命的象征，随便选一条路，再学一门手艺，娶一个有思想，但是不太漂亮的女人，生几个孩子，慢慢变老，最后，在您的宽恕中，平静而疲惫地死掉，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一样。您看，不是我头脑混乱，不会分析，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决定。我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是我无法回答。

马车在飞奔，但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在寻找答案，但是我的脑子就变得一片混沌。

就这样
在混沌中
我把它放在您的手心。
我请求您
我亲爱的主啊
把它握在您的手中

握上一个小时
这样黑暗就会消散
我的脑子就会变得清晰
那混沌，
和心中的黑暗，
您愿意吗？
您也可以俯下身
微笑着望着它
给它一缕光明
让它掉下来
这样也就等于让我找到它了
然后，我到底能看见那条路
就是我的事了。
对您来说，
这一切都是
举手之劳
但是对我而言
却很重要。
您在听我说吗
我亲爱的主？
我是不是问您要得太多了？
您是不是生气了？
我不是在痴心妄想。
说到底，这只是一篇祈祷词，
是一种把心里的事写下来的方式
是等待的芳香。

您也写点什么吧，
写在我该走的那条路上，
只要是一个记号，
或是别的什么，
比如说
一道刮痕
轻轻的，
在我这双努力朝前看
但是却什么也没
看见的眼睛上
这样，我就能看见了。
您在这个世界上写一个字吧
一个专门为我写的字
我会看到它的。
或者轻轻地念一遍，
就一遍，
在这片寂静中，
我会听到的。
您不要怕，
我不怕。

飘走吧
这片祈祷词
随着文字的力量
飞到这个世界构成的牢笼以外去
飞到不知道哪里。

阿们。

献给一个重新找到方向的人，直说了，就是写给我自己的祈祷词

我亲爱的主啊
感谢您耐心地倾听
又是我在祈祷

那个男人，
正在慢慢地死去，
慢慢地死去，
就好像
在品尝死亡的滋味

他的手里
还有最后的一丝
生命的气息。
原来
男爵们死的时候
和普通的人
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我明白了。
而我就在这里
很显然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站在他的身边，
站在奄奄一息的男爵的身边
他想知道有关于他的女儿的消息
她不在他的身旁
她不知道在哪里
他想听见她还活着的消息
听见目击者对他说
她没有死在海里
相反
是海
让她活了过来。
我一边告诉他，
他一边死去
但是死去的速度慢了些
就这样死去。
我俯在他的耳边
轻轻地对他说
说得很轻
但是很清晰
那是我的位置
我就应该站在那里。
是您在我迷失的时候
把我送到需要我的地方
而我
在迷失自己
很久之后

终于又找到了
我的路。
我也许有些疯狂
但是我
真的认为
那天
您真的倾听了
我的诉说。
一个人祈祷
是因为他感到孤独无援
一个人祈祷
是为了不被动地等待，
他当然不会傻到以为
上帝……
上帝会喜欢听他说话。
这难道不令人惊奇？
而您真的倾听了我的祈祷。
而您真的挽救了我。

当然，如果您允许我，充满谦卑地，发表一下意见的话，我认为也不是非把通往夸特尔的路冲毁了不可，这样，会给当地的人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其实，也许，只要用另一种方式，一种不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的方式，程度适中，我们私下里，两个人都能理解，就行了。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您也做得过分了点。当我想回到埃利塞文身边去的时候，您让我的马跪在路上，怎么叫，都不肯朝那个方向走，您的目的当然达到

了，但是您不觉得太劳师动众了吗？即便不那么明显，我想我也能明白过来的。您做事是不是经常喜欢过火啊？或者，您还有别的用意？反正，看到这一切的人，肯定现在还在说，那个场景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忘记的。总之，在我看来，您只要把托给那个男爵的梦给我就够了，让他从床上直起身子，大声叫着“布卢凯神父！布卢凯神父！”我一看就明白了，事实上，第二天，我就朝卡雷沃尔领地飞奔而去了，您瞧，事实上，只要一个很小的提示就行了。不，我把这些告诉您，是因为我觉得您也得重新认识自己，然后，您就明白怎么调节您自己的行为了。只要一个梦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听取我的意见的话，我说，这个方法很管用。我是说，如果您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挽救一个人的话。一个梦。

就这样
我又将穿上这件黑袍
又将看见这些丘陵。
高低起伏不大的丘陵，
在我的眼中
在我的脚下。
in saecula saeculorum[①]
这才是我的位置。
现在，
一切都变得很简单。
现在

[①] 拉丁文，意为“主啊，我将在每个世纪里都对你忠诚”。

一切
都很
简单。
接下来需要我做的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如果
你需要什么东西
布卢凯，
如果生活还欠你什么
你知道在哪里找到它们。

飘走吧
这片祈祷词
随着文字的力量
飞到这个世界构成的牢笼以外去
飞到不知道哪里。
阿们。

第三章　安·德韦里亚

亲爱的安德烈，我千百年前曾经爱过的人：

那个送信给你的小女孩名叫迪拉，我要她等你一到这家小旅馆，还没来得及上楼见我之前，就把信给你，希望你能仔细地读到最后一行。请不要试图撒谎，在这个女孩面前撒谎是无济于事的。

那么，就请坐下吧，听我慢慢地说。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找到我的。这是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如果你向人问起阿尔迈尔旅馆，被问的人会困惑地望着你，无以对答。如果说我的丈夫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个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地方来安置我，祈盼我的痊愈的话，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你也能找到这里。

你的信我都已经收到了，然而要读这些信却并非易事，因为往事实在不堪回首，而读信意味着要把回忆中的那些伤疤一个个重新撕开。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你的渴望与等待，那么这些信对我而言将不啻为令人眩目的幸福慰藉；然而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这里现实的概念

变得逐渐模糊，一切都变成了回忆。甚至你，慢慢的，慢慢的，也不再是我的心中萦绕不去的思念而逐渐变成了回忆。于是你的信对我而言便仿佛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已经消逝了的世界的消息。

我曾经爱过你，安德烈，我无法想象能有人比我爱得更深。在遇到你之前我也曾经有过一份幸福的生活，然而为了和你在一起，我不惜任它化为碎片。我爱你不是出于寂寞、烦闷或者任性。我爱你是因为对你的渴望超出了对世界上其他一切幸福的渴望。然而我也明白生活不会宽容到纵容你拥有一切你想要的东西，但我并没有因此而阻止你，也没有阻止我自己，虽然我一直明白最终阻止我们的将是生活本身。事实上它也的确这么做了：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面目全非，你我自食其果，四周都是断裂的生活的碎片，锋利得犹如刀刃。

然后我就到了这里，但是这里发生的一切却不是那么容易解释。我的丈夫原以为这是一个能让我痛改前非，回到从前的地方，但是用“痛改前非，回到从前”来形容这里发生的一切真的远远不够。这是一个你自己与自己告别的地方。你从你的自我中慢慢地蝉蜕而出，把它遗弃在身后，然后一步一步地在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岸边行走，活着，过的永远是同一天。现在消失了，你变成了回忆。你从过去的一切中解脱出来，一切情感、害怕的感觉以及渴望都变成了往事：你就像保留着那些不再穿的旧衣服那样保留着它们，把它们放在一个充满了无边的睿智与和平的衣柜里。你能理解我吗？你能理解这一切有多么美好吗？

相信我，这并不是一种较为轻易的走向死亡的方式，相反，我从不曾活得比现在更有生机。但是这一切是不同的。

那个所有的过去堆积成的我已经无法改变，但是现在，在这里，我活在我的生命中就像一个落在脚印里的舞步，一个裹在回声里的音符，一个找到答案的谜团。不，这不是死亡。这是滑向生活的另一边——轻盈得像一段舞蹈。

这是一种失去一切同时重整一切的过程。

如果你能理解这一切，那么当我告诉你对于我而言不存在什么未来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了。未来，这是一个与我不相干的概念，对我而言，它既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再重要。我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它了，然而你在你的信中却如此频繁地提起它。回想它的含义让我感到疲倦。未来，我的未来，就是现在，它已经全部在这里了。我的未来将是一段不再流动的时间，它将是一个又一个凝固的瞬间的重叠。从现在到我死亡，只是眨眼一瞬，而这就足够了。

我不会跟你走的，安德烈。我不想再重建什么生活，因为我刚刚学会把自己寄托在自己的生活上。我喜欢这样。我不再需要别的。你的计划，梦想，你所描绘的世外桃源，我都能够理解，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一条能把我带到那边的路。而你也不能为我在一片虚无的土地上开辟出这样一条路来。原谅我，我曾经深爱过的人，但你的未来不是我的。

在这家小旅馆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很奇怪，他在这里探寻海的终点。这些天当我在这里等待着你的到来的时候，我告诉了他我们之间的一些事以及我介于期盼和忧患之间的矛盾心情。他是一个耐心的好人，坐在我的身边静静地听我说，然后有一天他对我说：“给他写封信吧。”他说写信是在对一个人的漫长的等待中惟一不伤害自己的方式。于是我就写了这封信，它包含了我所有的想法。那个有着一个奇怪

的名字的人说你会懂的。他说你在读了信之后会走到海边，会沿着海岸线走很久，会把一切从头想过，然后你就会懂的。他说你也许会想上一个小时或整整一天，这都不重要。最后你会回到这里，上楼来，推开我的门，什么也不说就把我拥在怀里，吻我。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唐，但是我真的希望事情会是这样。迷失在一个人的怀里是一种美好的忘却方式。

没有任何事能使我忘却我曾经如此全身心地爱过你……

你的安

第四章　普拉松

画家米歇尔？普拉松绘画作品暂定目录

收录作品编排以时间为序，创作时间自其在阿尔迈尔旅馆(夸特尔大道)逗留起，直到其生命终结。

由伊斯梅尔·阿德兰泰·伊斯梅尔·巴特利博姆教授编纂，留给画家普拉松的后人。作品创作过程部分为教授亲眼所见，其余部分都经考证，证明为画家普拉松的真迹。

献给安·德韦里亚夫人。

1．大海，油画，**15×21.6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完全空白。

2．大海，油画，**80.4×110.5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完全空白。

3. 大海，水彩画，**35×50.5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在空白的背景上方有一抹淡淡的赭石色。

4. 大海，油画，**44.2×100.8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完全空白。但是落款是红色的。

5. 大海，铅笔画，**12×10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画面中央可清晰辨认的有两个点，靠得很近。其余空白。(在画的右边边缘，有一污渍：油渍？)

6. 大海，水彩画，**31.2×26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现在，暂时由玛丽亚·路易贾·塞韦里纳·霍恩黑特夫人保管。

描述。

完全空白。

画家在把作品交给我的时候，曾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感觉最满意的作品。”(原话)口气相当满意。

7. 大海，油画，120.4×80.5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可以辨认出两个色块：一个是赭石色的，在画布的上方，另一块，黑色，在画布的下方。其余，完全空白。(在画的后面有画家的亲笔记录：暴风雨。下面：滴答　滴答　滴答)

8. 大海，彩色粉笔画，19×31.2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在纸的中央，微微偏左的地方，有一抹淡淡的蓝色。其余，完全空白。

9. 大海，油画，340.8×220.5cm

由夸特尔地方博物馆收藏。馆藏号：87

描述。

画的右方一块黑色的礁石露出水面。海上风浪很大，海水拍打着礁石，整个礁石都被浪花的泡沫裹住了。依稀能分辨出有两艘船在风浪中奋力挣扎。四个救生艇被抛到了旋涡的边缘。救生艇上挤满了人。有些人被挤到了海里，正在下沉。海水涨得很高，整个画面都竖了起来，所以看不见地平线，有些不符合逻辑，因为仿佛整个世界都竖了起来，而我们正在下沉，我们好像陷在了陆地的腹地，而整个儿被掀起的大海，就像一个要把我们盖住的盖子，正在朝我们压来。而夜幕即将降临于这个魔鬼般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恐惧。(画的真假有争议，几乎可以肯定是假的。)

10. 大海，水彩画，**20.8×16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完全空白。

11. 大海，油画，**66.7×81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完全空白。(破得不成样子了，可能掉在水里过。)

12. 伊斯梅尔 ·阿德兰泰 ·伊斯梅尔 ·巴特利博姆的肖像，铅笔画，**41.5×41.5cm**
描述。
完全空白。在画的中央，用斜体字写着：**Bartleb**

13. 大海，油画，**46.2×51.9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一片白色。整个油布上都被一笔一笔的白色涂满。

14. 阿尔迈尔旅馆，油画，**50×42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一个天使的肖像，风格属拉斐尔前派。脸上没有线条。

一对翅膀色彩缤纷，几乎有炫耀画家着色技巧之嫌。底色是金色。

15. 大海，水彩画，118×80.6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画布上方靠左，有三个蓝色的色斑。(是帆？)其余，一片空白。作者手写：睡衣和袜子。

16. 大海，铅笔画，28×31.7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十八片风帆，大小不一，排列随意。在画的左下方，有三棵树的速写，笔法稚嫩，好像出自于一个孩子之手(多尔？)。

17. 安·德韦里亚夫人肖像，油画，52.8×30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一只肤色很苍白的女人的手，手指纤细柔美。背景色为白色。

18，19，20，21. 大海，铅笔画，12×12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一组四幅草图。从外表上来看，几乎相同。画面中部，是一道横贯左右(或者从右到左，也一样)的地平线风景。但是普拉松说，这四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他的原话是：“它们是四幅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画。”我个人的理解是，它们代表了同一景物，在一天之中的四个连续的时间点上的透视画。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画家本人时，他是这么回答我的：“您这么认为？”

22. (没有名字)，铅笔画，20.8×13.5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一个年轻的男子，在海滩上，慢慢地朝海的方向走着，怀抱着一个赤裸的女子的尸体。天上有月亮，海中还有她的倒影。
这份速写稿，一直由画家秘密保存，今天，我们考虑到那场悲剧已经过去了，时间也已经冲淡了一切，才把它公之于众。

23. 大海，油画，71.6×38.4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一道深红色从左到右在画布上划过，像一道伤痕。其余，完全空白。

24. 大海，油画，127×108.6cm

由巴待利博姆收藏

描述。

完全空白。是画家在阿尔迈尔旅馆逗留期间画的最后一幅画。他把它赠给了阿尔迈尔旅馆，并表示，因为这幅画能被挂在旅馆里，面朝着大海的那面墙上。后来，我也不清楚，怎么到了我的手里。我现在代为保存，直到有一天，画的真正的主人来问我要走它为止。

25，26，27，28，29，30，31，32. (没有名字**)**，油画，大小不一。

圣雅克·德·格兰切博物馆

描述。

八幅水手的肖像画，从风格上来看，应该是普拉松的作品。是好心的修道院院长费朗先生告诉我它们的存在的，他说他亲眼看到画家免费为他们画的，这足以说明，画家在圣雅克·德·格兰切居住期间，和一些这样的人物结下了深厚的真挚友谊。同时，那位可爱的院长还坦诚地向我透露说，他也曾要求画家为他画一幅肖像画，但是遭到了画家客气，但是坚决的拒绝。他当时，在特定的环境中好像是这么说的："很可惜，您不是个水手，所以，您的脸上没有大海的痕迹。而您知道，我，现在，只会画海。"

33. 大海，油画，**(**大小无法考证**)**

(已丢失**)**

描述。

完全空白。在这里，修道院院长费朗先生作为目击者的

说法也非常有价值。他非常坦白地承认，他们是在普拉松离开之后的第二天，在他的寓所里发现了这幅画，当时，由于一些说不清楚的情况，他们以为这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作品，而只是一张干净的没有用过的画布。因为，它的价值没有被认识到，所以，就不知道被谁带走了，迄今仍没有下落。

34，35，36. (没有名字)，油画，68.8×82cm

加伦－马滕略尔特博物馆，海勒博格

三幅几乎可以乱真的临摹画，几乎一模一样，原作名为斯卡伦港口，是汉斯·范迪克的作品。加伦－马滕略尔特博物馆把它们当作汉斯·范迪克的真迹来馆藏，显然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像我多次向该馆的负责人——布罗德尔丰斯教授指出的那样，这些临摹画的画布后面不仅都签着“范·普拉松”的字样，而且另有一个特征使我肯定它们是普拉松的作品：那就是，在这所有的四幅画上都画着一段防波堤，防波堤上画着一个小小的画架，画架上支着一张画布，只是在这三幅临摹画上，那画布是空白的，没有涂颜色；而范迪克的真迹上，那画布却是彩色的，均匀地涂满了颜色。布罗德尔丰斯教授，虽然认为我的观察细致，分析有道理，却不认为我的分析结论有任何特殊意义。另外，在我看来，布罗德尔丰斯教授，非但不是个名副其实的学者，而且是个不可理喻的人。

37. 康斯坦茨湖，水彩画，27×31.9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画面精美绝伦，描绘的是著名的康斯坦茨湖在日落时分

的景色。用色给人以温暖而模糊的感觉。画面上没有人物，但是湖水和湖岸都充满诗意和激情。普拉松把这幅画给我寄来时，附了一张字条，他是这么写的：“是累了，我的老朋友。美好的终于感到累的感觉。再见。”

38. 大海，铅笔画，**26×13.4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上面精确而用心地描绘了普拉松的左手。在这里，我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画家是个左撇子。

39. 大海，铅笔画，**26×13.4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普拉松的左手。但是没有打阴影。

40. 大海，铅笔画，**26×13.4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普拉松的左手。草草几笔，刚刚勾勒出轮廓。

41. 大海，铅笔画，**26×13.4cm**
由巴特利博姆收藏
描述。
普拉松的左手。三根线条和一片打得很轻的阴影。
备注：这幅画和前面的三幅一起，是莫尼耶医生送给我

的。这位医生在普拉松最后的那段短暂的、痛苦的过程中，一直在他的身边，直到，他被他的病(肺病)夺去生命。根据他的话——我想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话，普拉松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画这四幅画上，虽然，那时候，他已经卧床不起，而且，一天比一天虚弱。他还说，普拉松死的时候，很平静，灵魂仿佛在静谧的孤寂中得到了安息。在他死之前几分钟，他听到他说："不是颜色的问题，是音乐的问题，您懂吗？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但是现在(停顿)。"

他是个宽容的好人，显然，有着非凡的艺术天分。他是我的朋友。我热爱他。

现在，既然他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休息的欲望，就让他在夸特尔的墓地安息吧。他坟上的墓碑，很简约，是块石头，完全空白。

第五章　巴特利博姆

就这样去了。去了温泉疗养所，我们说的是巴特利博姆，去了巴特霍伦的温泉疗养所，巴特霍伦——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城市，我用“目瞪口呆”来形容它，不知你能否理解？他去那儿，是去治病的，前列腺方面的病，说出来就让人心烦，是个麻烦。那种地方出了问题，总是特别麻烦，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就是你得特别当心，还得做许多让你觉得不仅荒唐而且尊严扫地的事。比如说，巴特利博姆去了巴特霍伦的温泉疗养所，就是个直接的例子。再说，那真是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城市。

但是，不管怎样。

他已经去了那里了，和他的未婚妻，一个叫玛丽亚·路易贾·塞韦里纳·霍恩黑特的女人在一起，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一点无庸质疑，但是，属于坐在戏院的包厢里让人欣赏的那一种，不知道您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让人怀疑虚有其表。看到这样的女人，你会有一种想绕到她的身后，看看她满脸的脂粉、满嘴的高调以及其他一切和一切的后面有些什么样

的真实的冲动。当然，最后，你也不会真的那么做，但是你真的会有这样的冲动，是不错的。巴特利博姆，说实话，并不是很想和这个女人订婚。这一点，我们得说清楚了。一切都是他的姨妈玛蒂尔达定的。您要知道，那段时间里，他的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由他的姨妈们打点，说白了，他是靠她们活着，我指的是经济上，因为他身无分文。什么事，都是姨妈们在掏腰包。这是巴特利博姆全心全意为他的科学事业奉献的结果。对科学的热爱把巴特利博姆的生命和那本浩瀚的关于事物边际的百科全书联结在一起。那本巨著，如果能够写就的话，价值不可估量，但是，很明显，为了它，巴特利博姆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他在大学里的本职工作了。他经常不得不离开学校，并找人来替他的课，比如说，这十七年来，就是我，一直在做他的替补队员。这样的话，他当然就没有工资收入了。现在，您该懂得我对他有多么感激，对他正在进行的工作有多么敬佩了吧。这种感情是油然而生的。这些事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所不该忘记的。

但是，不管怎样。

一切都是他的姨妈玛蒂尔达定的，而巴特利博姆也不能反对得太厉害。于是，他们就订婚了。但是，他心里当然不是很愿意。他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一下于失去了光彩，不知您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心里本来充满了希望，他一直在期待着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当他发现，原来他得和别人过得同样平庸的时候，他一时间发现自己缺乏接受这样的生活的心理准备。所以，对他而言，也就是挨日子罢了，没别的。然后，有一天，在巴特霍伦，他和他的未婚妻和他还没有治愈的前列腺炎，一起

去参加一个酒会，很正式的场合，到处是香槟酒的香味，愉快的音乐在整个大厅里回荡。还有，华尔兹。在那里，他遇见了安娜·安克尔。她不是个寻常的女子，会画画。而且，听说，画得很好。和玛丽亚·路易贾·塞韦里纳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我这么说，是为了让您容易理解一些。是她先和他打招呼的，在宴会的人群中。

“对不起……您就是巴特利博姆教授，对吗？”

“是的。”

“我是米歇尔·普拉松的一个朋友。”

她说普拉松给她写了好多信，每封信都提到他，说起过有关于他的很多事，特别是他的那本百科全书，她对他真的是仰慕已久了。

“如果有一天，我能拜读您的大作的话，我一定会感到非常荣幸的。”

真的，她就是那么说的：荣幸。和他说话的时候，她一边把小小的脸蛋微微地侧向一边，一边用手把一缕乌黑的头发从眼睛上轻轻拂开。标准的，一个艺术家的风姿。对于巴特利博姆而言，那句话直接就掉进了他的心窝窝里，或者说融进了他的血液。而且他感到，他的裤裆里也直接地就对这句话有了回应。他有些神不守舍，含含糊糊地作了回答，之后，就一直在那里出汗。拼命地出汗，他，每次碰上心仪的女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和当时的气温没有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这样了。

这个故事，虽然好听，但是原本也可能就这样结束的。可是，第二天，当他，一个人，出去散步，顺便把昨天的那个场景在脑子里好好回味一下的时候，正好看到一辆漂亮的

马车，上面装满了行李和帽盒。它正朝着城外驶去。而里面坐的，他看得清清楚楚，正是安娜·安克尔。真的是她。一头乌黑的头发，油亮亮的。还有那小小的脸蛋。那所有的一切。他的裤裆里又有了和前一天同样的反应。巴特利博姆懂了。不管怎么说，大家还都认为巴特利博姆是个在关键时刻，有主见的人，而且，不是吹的，他下了决心之后，还真勇往直前。就这样，他回到家，收拾好行李，一副万事俱备，立马可以出发的样子，然后，就去了未婚妻玛丽亚·路易贾·塞韦里纳那里。她正在一堆刷子、蝴蝶结和项链里乱翻。

“玛丽亚·路易贾·塞韦里纳……”

“哦，求你了，伊斯梅尔，我已经晚了……”

“玛丽亚·路易贾·塞韦里纳，我想告诉你，我们的婚约解除了。”

“好的，伊斯梅尔，我们晚些时候再谈。”

“这样的话，你就不是我的未婚妻了。”

“当然，伊斯梅尔。”

“那么，再见。”

那个女人的问题，就是她的反应总是慢一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对巴特利博姆说过好多次，他对那个现象简直就是着迷了，他甚至还认真研究过，也就是说，结果还得出了一些近乎科学的结论和数据。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很清楚，在她回过神来之前，他有二十二秒到二十六秒的时间可以用来让自己从她面前消失。而要在这段时间里，出门，登上马车，应该是足够了。事实上，就在他的屁股碰到马车上座的时候，巴特霍伦这个小城市的清晨明净的空气被一声惨叫凭空刺破。

“巴巴巴巴巴巴巴特利博姆！”

好大的嗓门啊，那个女人。多年之后，巴特霍伦这个小城市的人们还在说，说就像是谁从城市的钟楼上，直接把一个钢琴扔到了几只水晶枝型吊灯的碎片上。

巴特利博姆被告知：安克尔一家住在海勒博格，在巴特霍伦的北面，距巴特霍伦五十四公里。巴特利博姆马上就上了路。他带上了他最正式的衣服。还有帽子，帽子也是过节的时候才戴的。他一直在出汗，是的，但是还算正常，没有失礼。马车在丘陵之间的山路上平稳地行驶着。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

对于见了安娜·安克尔之后，他要说的话，他已经都想好了：

“小姐，我一直在等待您的出现。我已经等了您好多年了。”

然后，瞧，他就会把那个桃花心木的盒子递给她，盒子里装着所有他写给她的信，上百封信，她一定会吃上一惊，然后，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毫无疑问，是个好主意。整个路上，巴特利博姆都在盘算这件事，这让人想起，一些有思想、搞学问的大人物的脑子，总是特别复杂——比如说，巴特利博姆教授，他的，无疑就是这样——他集中精力思考一个问题的能力超人，而且思考的准确度和深度都不是常人可以企及的，所以在转眼之间，就可以他独特的方式，把相近的、相关的或者是一模一样的意见分析得清清楚楚。总之，和疯子的脑子没有什么区别。就这样，因为巴特利博姆一路上都在用他那无懈可击的逻辑思考他的计划的可行性，所以直到他的马车行驶到离海勒博格只有七公里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在小镇阿尔森和巴尔森之间的地段，他才记起，他的那个

桃花心木的盒子，那个装着所有的信，上百封信的桃花心木的盒子，根本不在他的身边。

那可真是个沉重的打击。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事实上，盒子和盒子里所有的信，巴特利博姆都已经给了玛丽亚·路易贾·塞韦里纳，在他们俩订婚的那一天。他连自己都没有劝服，但还是庄严地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她。说：

“我一直在等待您的出现。我已经等了您好多年了。”

在经过了每次都不可避免的十秒，十二秒的思维停滞时间后，玛丽亚·路易贾的眼睛转了几下，脖子伸长，带着一脸惊讶的表情，吐出了惟一一个，孩子们牙牙学语时常说的字眼：

“我？”

这个“我？”不是巴特利博姆多年以来一直在等待的回答，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写信，一直保持着独身，一直在努力设法把自己变得更好，因为，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他会听到这样一个回答。当时，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在心里油然而升。在听我说了他的那么多事之后，您对他有这样的反应，应该不会觉得奇怪了。但是，东西送出了手，后悔也没有用了。所以，那个桃花心木的盒子就一直在玛丽亚·路易贾的那边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从此之后，它有没有被打开过。这种事常常发生。一个人拥有一些梦想，那是他个人的事，是他的私生活中最隐秘的一部分，但是，生活是另一回事，它未必会让我们心想事成，于是，你可能会失望，会泄气，可能，就在一瞬间，可能，就因为一句话，那幢梦中的高楼便倒塌了。这种事常常发生。活着就是这样，得学会顺从天意。天上掉不下馅饼来，您懂我的意思吗？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但是，不管怎样。

但是，问题是现在那个盒子要派用场了，而它却在一个最尴尬的地方，也就是玛丽亚·路易贾的家里的某个地方。巴特利博姆在巴尔森，也就是离海勒博格只有五公里的地方，下了马车，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乘上马车朝反方向行驶，回巴特霍伦去。他的长途历险开始了。请您相信我，那可真是场长途历险啊。

对付玛丽亚·路易贾，巴特利博姆故伎重演，反正那么做是不会错的。他没让人通禀就跑进了她的房间，而她当时正有气无力地倚在床上，治疗精神上所遭受的创伤。巴特利博姆直截了当地问她：

“亲爱的，我来取我的信。”

“在写字台上，亲爱的，”她回答，言辞之间还颇有几分柔情蜜意。然而，在二十六秒钟后，她就发出一声哽咽的哀嚎，之后，就晕了过去。而巴特利博姆，只顾自己，早就没了影子。

他又坐上马车，这一次的方向是赫勒博格，第二天的黄昏，他就去了安克尔家。他被请进客厅，他一进去，就愣住了。那位他心仪的小姐正坐在钢琴旁弹奏，她的小脸蛋微微偏向一边，乌油油的头发，还有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动人，整个儿就像一个天使。客厅里，就她一个人，和她的钢琴，仅此而已。简直不可思议。巴特利博姆站在那儿，呆若木鸡，他手里捧着那个桃花心木盒子，站在门口，心里充满了甜蜜。他甚至连汗也不出了。只是沉思着。

当音乐声停止，小姐回过头来望着他。他飞快地穿过客厅，走到她的面前，把那个盒子放在钢琴上，说：

“安娜小姐，我一直在等待您的出现。我已经等了您好

多年了。”

这一次，他听到的回答也出乎他的意料。

“我不是安娜。”

“什么？”

“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安娜是我的姐姐。”

孪生姐妹，您懂我的意思吗？

同一杯水中的两滴水珠。

“我的姐姐在巴特霍伦的温泉疗养院。离这里大概有五十公里左右。”

“哦，我认得路，谢谢。”

不用说，又是打击，沉重的打击。幸亏巴特利博姆生就一副硬脾气，骨子里也充满了叛逆精神。于是，他又上路了，目标是巴特霍伦。他想，如果安娜·安克尔在那里，他就得去。这很简单。直到走了一半路，他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问题是，那钢琴声一直缠绕在他的耳边，除了琴声，还有那跳跃在琴键上的纤纤细指，那微微偏向一边的小脸蛋和那乌油油的头发，总之，他怎么也无法把刚才看到的一幕忘怀了。这一切，好像是由魔鬼设计的，如此阴毒，却几乎天衣无缝。或者是命运的安排吧，巴特利博姆对自己说。他开始伤心苦恼，面对着故事里的一对孪生姐妹，一位画家和一位钢琴家，他开始乱了头绪，这也很容易理解。时间过得越久，他就越搞不清楚。可以说是每多走一公里，他的心里就多一公里长的谜团。最后，他决定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他在波策尔下了车，那里离巴特霍伦还有六公里。他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驱车赶往海勒博格：他已经决定要追求钢琴家了。她更吸引人，他想。车行至第二十二公里的地方，他又改变了主意：准确地说，是

在巴策尔，他下了车，在那儿过了夜。第二天一大清早又坐了马车去巴特霍伦——因为他觉得他和安娜·安克尔，那位女画家好像已经有了默契，她仿佛已经是他的未婚妻了——然而，他又在苏泽停了下来，那是距离波策尔只有两公里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想清楚了，他觉得从性格上来看，还是伊丽莎白，钢琴家，更适合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的举棋不定重新把他带到了阿尔森，然后是托泽，从那里他又去了巴尔森，又往回走，到法策尔，从那儿，按次序到了帕尔森，鲁尔森，阿尔森(第三次)和科尔森。当地的人都以为他是当局派来的巡查官员。当他第三次路过阿尔森的时候，他甚至发现有一个接待委员会正在迎候他。他也没有很在意。他不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他是个单纯淳朴的人，巴特利博姆就是巴特利博姆，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真的，就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样。

这个故事也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啊。即便当地的居民表现得都很友好，这样的故事也迟早应该结束吧。巴特利博姆也理解了这一点。在经过了十二天疯狂的钟摆式来回之后，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下定了决心，直奔巴特霍伦。他决定了要和女画家一起生活。他是在周末的一天晚上到的。但是安娜·安克尔不在家里。但是家里的人说，不久就会回来的。我等着，他说。于是就坐在小客厅里等。在那儿，突然之间，一个念头在他的头脑中像电光一样一闪，他记起一件最重要也是最糟糕的事：他想起那只桃花心木盒子，亮澄澄地正躺在安克尔家的钢琴上。他把它忘在那儿了。这种事，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这是那些高智商的人的头脑中的神秘现象，完全就是他们的事，在那些由奇形怪

状的齿轮构造成的天才的脑袋里，思想会跳舞，会演杂技。而巴特利博姆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总之，他一点都没有慌张。他站起身，对安克尔家的人说，他过些日子再来。然后，就在城外的一个小旅社里住下了。第二天，他就驱车去了海勒博格。他走那条路，都走得熟悉了，自己觉得自己都是个旅行专家了。他想，如果哪所大学要开有关于那条路的课，那么，主讲的人，当然是非他莫属了。

在海勒博格，事情的进展非常顺利。那个盒子根本就在那里。

“我本来想派人给您送去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您，”伊丽莎白·安谢对他说。她的声音那么柔美，即便是一文小钱听了也会动容，进而爱上她的。巴特利博姆有些晕，但是终究控制住了自己。

“没关系，这样很好。”

他吻了她的手，告别了她。他一夜都没有合眼，但是第二天清晨，就乘上了第一辆马车出发去巴特霍伦了。真是一次美妙的旅行。每到一站，就有人向他致意，欢呼雀跃。他开始爱上那里的人了，他们就是这样，非常好客，也不多打听，却诚心诚意地对你。真的。那个地方很差劲，甚至让人毛骨悚然，这有必要说明，但是那里的人真的很好，好像不是本世纪的人。

但是，不管怎样。

大概是上帝的意思，巴特利博姆到了巴特霍伦，带着那个桃花心木盒子，所有的信都在里面。他又来到了安娜·安克尔的住处，请人进去通报。女画家正在画一幅静物写生画，苹果、橘子、锦鸡，当然，不是活的锦鸡。总之，是幅静物

写生，这一看就能明白。她的小脸蛋微微地偏向一边。几缕乌黑的头发落在脸上，楚楚动人。如果旁边还有一架钢琴的话，他一定会以为她是另外一个人，海勒博格的那一位。但是，她是她，是巴特霍伦的那一个。同一杯水中的两滴水珠。我早说过了。简直就是奇迹，造物主一动情，竟能够造出这么一对尤物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真的。

“巴特利博姆教授，真的是您！”她叫起来。

“早上好，安克尔小姐，”他回答，迅速加一句，“安娜·安克尔，对吗？”

“是的。怎么了？”

教授想确认一下。天知道会有什么不能预料的变化。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是这个，”巴特利博姆一本正经地说，伸手把那个桃花心木盒子送到她的面前，当着她的面打开。“我一直在等待您的出现，安娜。我已经等了您好多年了。”

女画家伸出手，把那个盒子重新关上。

“在我们的谈话继续之前，我想告诉您一件事情，巴特利博姆教授。”

“您想说什么就说吧，我的公主。”

“我已经和别人订婚了。”

“什么？”

“就在六天前，我和海军上尉加莱加订婚了。”

“好极了。”

“谢谢。”

巴特利博姆开始回想六天前他在做什么。他们订婚的那天，他从鲁尔森出发，在科尔森停了一下，然后，重新向阿尔

森进发。总之，他那条充满痛苦的、来来回回的路正走到一半。再说了，我们都知道那个加莱加是个真正的蛀虫，您懂我的意思吗？是个不值一提的货色，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社会渣滓。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可惜啊可惜。作孽啊作孽。

“您现在还想继续开始的那个话题吗？”

“我想不太合适了，”巴特利博姆一边收回那个桃花心木盒子，一边回答说。

在回旅馆的路上，教授冷静下来，重新分析了各种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还有两种可能性(您瞧，如果出现举棋不定的问题，通常就是两个，很少会是三个)。或者把他们订婚的事看成是一只令人不愉快的拦路虎，不管它，继续追安娜·安克尔，要么提出和海军上尉加莱加决斗，把他彻底消灭掉。或者，这是他的命，冥冥之中有人在昭示他，他应该有更好的运气，那么，他该做的就是回到赫勒博格去，把伊丽莎白·安谢娶回家。说实话，他也真的不能把钢琴家忘怀。

“死的锦鸡……”他想着，觉得有些恶心。于是决定马上出发。坐在清晨的第一辆马车上，他又上路去赫勒博格了。他的心情平静，一路上，经过波策尔，科尔森，鲁尔森，帕尔森，阿尔森，巴尔森和法策尔，当地居民一如既往地欢迎他，他也回报以同样的真挚热情。可爱的居民。我早说过了。黄昏的时候，他到了安克尔家，穿着整齐，手里拿着那个桃花心木盒子。

“请告诉伊丽莎白小姐，巴特利博姆教授求见，”他一脸郑重地对为他开门的仆人说。

“小姐不在，先生。她今天早晨回巴特霍伦去了。”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换了一个人，如果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接受的文化熏陶

和巴特利博姆不同，他可能会原路返回，第二天大清早就坐了马车回巴特霍伦去。换一个心理素质和承受力差一点的人，可能会当众表现出伤心绝望，甚至精神失常。但是巴特利博姆是个正直而稳重的人，就是在受到命运嘲弄的时候，他依然能表现出他这样的人特有的胸襟和风格。

巴特利博姆他，开始笑。

但是，不是一般的笑，是大笑，捧腹大笑，笑得弯了腰，根本无法克制住自己。而且眼泪鼻涕，什么都有，就像在演戏，笑得乱七八糟，笑得翻江倒海，笑得好像世界的末日要来临了，笑得好像不会停了。安克尔家的仆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又没办法让他停下来，既不知道怎么劝他，又不能对他吆喝，觉得他好像要被自己的笑声震碎了，那可真是尴尬，但是笑声仿佛又有传染力，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开始笑。这就是笑的魅力，又仿佛是瘟疫，你想保持正经，但是你做不到，笑的欲望毫不容情，真的是没办法，于是，那些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笑趴下了，虽然，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可笑，而且准确地说，处在那么尴尬(如果还谈不上具有悲剧效果的话)的境地，他们本该感到着急才是，然而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地笑趴下了，笑得像一群疯子，笑得抱成了一团，您懂我的意思吗？笑得抱成了一团，您听清楚了吗？最后，他们把他拖到了床上。他躺平了之后，还在笑，总之，笑得惊天地，泣鬼神。一个奇迹，真的，在抽泣、泪水、和哽咽之间笑，根本不能抑制，奇迹般地，真的。过了一个半小时，他还在笑。而且，中间就没有停过。仆人们现在都已经笑得精疲力竭了，为了不再听到那像呜咽一般，却欣快会传染的笑声，他们都跑到了屋外，每个人都想逃，在一场哄堂大笑之后，肚子早就都笑疼了，现在，他们

都在想办法自救，您知道，现在那笑声已经危及到他们的性命了。不可思议吧？最后，突然，巴特利博姆不笑了，就像一台机器突然之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他又回复到原来一本正经的样子，他朝四周看了看，对离他最近的一个仆人，正色说：

“您看见一个桃花心木盒子吗？”

那个仆人也没在意，说：

“在这儿，先生。”

“哦，送给你吧，”巴特利博姆说，然后又重新蹲下去笑，像个疯子一样，就像自己说了个天大的笑话，是他一辈子里说的最大的，最有趣的笑话，实在忍不住，而他因而成了个大笑话家一样。从此，他就停不下来了。

整个晚上，他都在笑。安克尔家的仆人们当然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他们现在在家里走，耳朵里都塞着棉球。除了他们，原本宁静的小城海勒博格，整个儿都遭了殃。因为巴特利博姆的笑声，您知道，穿过了一所又一所房子，传得很远，在夜的寂静中，让人不由得变得欣快起来。要睡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被传染，不笑出声就算是好的了。即便这样，也只不过是一开始，一开始，你还能忍住笑，想想那嘈杂的声音，多不好意思啊，可是这美好的心愿不一会儿就见鬼去了，一种名叫“想笑、爱笑”的细菌开始加速繁殖，迅速传染，根本无法防御或者抵抗，不由自主地，男人、女人、更不用说孩子了，都被传染上了。简直就像是流行性感冒一样。有些家庭已经几个月都没有笑过了，几乎已经忘了怎么笑了。都是些沉浸在各自的怨恨和悲痛中，不能自拔的人。几个月来，笑一下对他们而言一直是件很奢侈的事，他们都很久没有试过去拥有笑容了。然而那天晚上，他们却都笑弯腰，笑破了肚皮，这样的事，从

来都没有发生过，哄堂大笑把他们脸上的面具撑破了，真实再一次流露出来。真是创世纪的新鲜事。在那个小城里，你看见家家户户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听见一所一所的房子在笑声中倒塌，你可能会觉得，应该重新思考一下生活的真谛了，本没有什么可笑的，但是，奇迹般的，就像发了大水，河水冲破了堤岸，就在那个深夜里，仿佛人们的自制力都已经集体蒸发，仿佛所有的不幸和痛苦都被遗忘了，所有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这笑声是人世间最美的音乐，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真是妙不可言。而他，巴特利博姆，是这场音乐会的领唱者，是音乐大师。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说。您一定要相信我。如果有人不这么对您说，我就是小猪。

但是，不管怎样。

黎明的时候，他不笑了。我说的是巴特利博姆。然后，慢慢地，整个小城的笑声都慢慢地平息下来。当然，笑声不是一下子停下来的，但是，最后，终于听不见了。就像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点点，一点点地响起来的那样。巴特利博姆要求吃饭。消耗很大的，您知道，他真的很饿了，笑了那么长时间，而且笑得那么投入，可不是件平常的事情。不过，说到身体，他看起来好像棒极了。

“我的感觉从来没这么好过，”他对来看望他的海勒博格市民代表团说。他们对他终究是有些感激，但是更多的是好奇，所以，都来看看他。于是，巴特利博姆又交了很多朋友。好像命中注定，他在那些个地方就特别有人缘。他的桃花运不佳，这是肯定的，但是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他仿佛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真的。总之，他起身，向所有的人告别，然后，准备出发。至于去哪里，他的主意已经定了。

“哪条是通往省城的路？”

“那您得先回巴特霍伦去，先生，从那儿再……”

“那就别提了，”于是，他就朝反方向走了。他坐在邻居家的一辆轻便双轮马车上，那邻居是个手艺人，是个天才，我们说在他那一行里，是个真正的天才。他整整一个晚上都在笑，笑得骨头都酥了。所以，多少对巴特利博姆心存感激，觉得欠了他什么。所以，那天，就把工场关掉了，把巴特利博姆从那些他走了好多遍的地方，从那些回忆，和所有的一切中带走，见鬼去吧，所有的那一切，他，巴特利博姆教授，再也不会回去了，就这样，这个故事结束了，不管是好还是不好，都结束了，这一次，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结束了。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没再听说过巴特利博姆要结婚。他说该结婚的时间过去了，就不提了。我相信他是被那件事搞怕了，觉得有些受伤，但是他不喜欢对别人说，让别人陪着他伤心，他不是那种人，他的一切不幸，他都会藏在心里，而且，他自己知道怎么去克服它们。总之，他是个活得很乐观的人。也很平静，您懂得我的意思吗？他在这里住了七年，就在我们楼下，我们一直以能和他住在一起为荣，他总能给人带来快乐。他经常来我们家，和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再说，他完全可以住到城市另一端的高级小区去的，他后来有了很多钱，是他的姨妈们留给他的遗产。她们后来就一个个相继死去了，就像是成熟了的苹果，掉了下来，在地底下安息了。于是，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和公证员打交道，一份遗嘱又一份遗嘱，不管他愿不愿意，都把钱送进了巴特利博姆的口袋。总之，我想

说的是，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住得更好，住到城市另一端去。但是他没有。就从这一点来看，您也可以看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以及他对这些事的看法。

至于他的那本百科全书，他一直写到最后一页。现在，他都已经开始重新修改了。他说，科学这东西日新月异，总之，书总是得不停地修改，增补，纠正，润色。一本关于事物的极限的百科全书本身却没有极限，这一点让他非常着迷。一本没有极限的书。想起来有些荒唐，他想起来就觉得好笑，给我解释了一遍，又解释了一遍，整个儿就是陷进去了，从中甚至得到了很多乐趣。换了一个人可能会感到难过。但是他，就像我说的，对于有些无法解释的苦恼，自己能抗过去。他这个人，活得很轻盈。

他死的时候，也没有麻烦别人，这就是他一贯的风格。不喜欢张扬，做什么都是默默地。一天，他觉得不太舒服，就睡到了床上，一个星期后，就全都结束了。人们甚至不知道，他在那几天里，有没有受苦，我当时问过他，可是，他关心的是不让我们为了他伤心。他不喜欢麻烦别人。只有一次，他请我帮忙把他的朋友的一幅画给他挂起来，挂在正对着他的床的墙壁上。那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说的是他收集的那些普拉松的画。几乎所有的都是空白的，请您可一定要相信我。但是，它们可是他的心肝宝贝。那一次，他叫我挂在墙上的那幅，也是完全空白的，他从所有的画中把它选出来，我把它挂在了那儿，这样，他睡在床上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完全空白的，我发誓。但是，他望着它，一直望着它，简直就想把它吃下去。我说。

“海……”他轻轻地说。

他是在一天早晨死的。他闭上眼睛，就没有再张开。很简单。很从容。

我不知道。有的人死了，大家尊敬他，为他进行了隆重的仪式，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失去什么。但是他是那种离开之后，你还会时时感觉到他的存在的人。没有了他，你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一夜之间变得更沉重起来。我觉得，这个星球之所以能悬浮在空中，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巴特利博姆，在那里支撑着它。用他们心中的那份轻盈。他们没有长着一张英雄的脸，但是却是船上的主心骨。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巴特利博姆，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在任何一天，在路上碰到你的时候，抓住你的胳膊，神秘地对你说：

“我曾经看到过天使。他们住在海边。”

他不相信上帝，他是个科学家，也从不去教堂，您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却看见过天使。而且，还对你说。他会在任何一天，在路上碰到你的时候，抓住你的胳膊，眼睛里闪着神秘的光对你说：

“我曾经看到过天使。”

您能不喜欢这么一个人吗？

第六章　萨维尼

“这么说，您要离开我们了，萨维尼医生……”

“是的，先生。”

“你是决定了要回法国吗？”

“是的。”

“这对您来说也不容易啊……我的意思是，政界、报界还有普通人的好奇心……我怕他们正在到处追踪那只木筏上的幸存者呢……”

“他们都对我说了。”

“那都已经是条全国性的新闻了。您知道，一旦有政治目的介入，事情总是会被炒作得沸沸扬扬……”

“您看着吧，迟早，人们都会把这个故事忘记的。”

“当然，毫无疑问是这样，亲爱的萨维尼。拿着：这是您下船后需要用的证件。”

“我欠您的真是太多了，船长。”

“快别这么说。”

“至于您的医生，我的命都是他给的……他简直创造了

奇迹。”

“萨维尼，要说这整个事件中的奇迹，恐怕是说不完的了。走吧，祝您好运。”

“谢谢，船长……噢，还有一件事。”

“不要客气，请说。”

“那个……那个舵手……托马斯……听说他从医院逃跑了……”

“是的，真是件怪事。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事当然不会发生，但是在一般民用医院里，您可以想象，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

“还有他的消息吗？”

“没有，现在还没有。不过他当时那个样子，应该走不了很远。最大的可能就是死了，在某个地方……”

“死了？”

“哎，对于这么一个人，最坏的推测也就是……哦，原谅我的好奇：他是您的一位朋友吗？”

“不是什么难事，萨维尼，您只要把您的回忆录中写的事实重复一遍就可以了。另外，您一定赚了不少钱，是不是？靠那本小书……现在，它在那些沙龙里可是炙手可热啊……”

“我问您的是：我是不是一定得出席？”

“哦，您怎么可以不出席呢？这可是个全民的诉讼啊，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盯着我们呢，没有您我们没法开展工作啊……所有的一切都得依据法律程序来办，真是荒唐……”

“肖马雷斯舰长也要出席吗……”

“他当然要出席……他要亲自为自己辩护，他……但是，

他没有机会，根本没有，民众要的是他的头，他们会得到的。”

“也不全都是他的错。”

“这话没有意义，萨维尼。他是舰长。是他把同盟号带到了那个水坑里，是他决定抛弃它，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把你们扔在那地狱之舟上，听任你们自生自灭……”

“好的，好的，您不要说了。我们审判庭上见。”

“还有一件事……”

“您让我走吧，帕尔佩尔。”

“对不起，是帕尔佩尔律师。”

“再见。”

“不，您还不能走。”

“还有什么事？”

“哦，是件麻烦事……也不是怎么重要，但是，您知道，小心谨慎些总是没错的……总之，有传言说，说有个人写了本……我们就把它称做日记吧，一本描写在木筏上度过的那些天的日记……好像是个水手，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这件事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了……您想，一个水手写的，不是很明显是件荒唐可笑的事吗？不过，不管怎样，他好像是木筏上的幸存者之一……”

“是托马斯。托马斯会写字。”

“您在说什么？”

“没有，没什么。”

“哎，总之，在这本日记里，好像有些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会让我们觉得尴尬，我说……总之，也就是和您还有您的同伴们说的有些不同……”

“他还能阅读。书籍。他能读会写。”

“哦，我的上帝，您能集中注意力听我说吗？”

“什么？”

“您要知道，别人要造谣和中伤您是很容易的……这些谣言甚至能毁了您……总之，我在问自己，如果需要的话，您是不是愿意花点钱，您一定理解我的意思，一旦谣言四起，就来不及了，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扼杀于摇篮之中……萨维尼！哦，我的上帝！您到底要去哪儿？萨维尼！您瞧，这不是生气的时候，我这么说是为了您的利益考虑，我的职责就是……”

“您的当堂陈述非常准确，萨维尼医生。法庭感谢您并请您落座。”

“……”

“萨维尼医生……”

“好的，对不起，我只是想……”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不……哦，或者说……还有一件事……我想说的是……海，它和别的一切都不同……在海上发生的事不可以按常理来评判……海，它完全是另一回事。”

“医生，您这是在皇家海军法庭上：他很清楚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您相信？”

“相信我，您写的那本书真是太让人激动了……连我这样一个老太婆都被您感染了……”

“侯爵夫人，瞧您说的……”

“真的，萨维尼医生，那本书是那么……我怎么说呢……真实，对，它让我觉得我好像就在那只木筏上，在大海的中

央，冻得直打哆嗦……”

“您太过奖了，侯爵夫人。”

“哦，不，我没有，那本书真是……”

“早上好，萨维尼医生。”

“阿代勒……”

“阿代勒，我的好女儿，你怎么可以让萨维尼医生久等呢？人家可是个大忙人啊……”

“哦，我肯定她又问了您成百上千个有关于您的那次海上历险的问题，您又受折磨了，不是吗？萨维尼？”

“没有，和您的母亲交谈，我感到很愉快。”

“要是再谈下去，连茶都要凉了。”

“您真是太细心了，阿代勒。”

“谢谢。”

“还要一杯吗，医生？”

“眼睛是深色的，对吗？”

“是的。”

“身材高挑，头发又黑又直……”

“束在脑后，先生。”

“是个水手？”

“看起来有点像。不过穿着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甚至可以用得体和高贵来形容。”

“可他并没有说他的名字。”

“没有。他只说他还会来的。”

“还会来？”

“我们是在河边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他的……是碰巧……我们当时正在追捕两个逃兵，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他……他说他叫菲利浦。”

“而他并没有逃跑的意思吗？”

“没有。他抗议了，他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带走他……都这样……这边请，萨维尼。”

“那您是怎么对他说的？”

“什么也没有说。这年头，警察把一个人扔进监狱，并不一定要解释为什么的。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的话，也不能一直把他留在这儿……不过，这个问题您会考虑的，不是吗？”

“当然。”

“这里，您过来。哦，不，不要让他看见您。在那儿，您看到他了吗？队伍中倒数第二个。”

“靠着墙的那个……”

“是的。是他吗？”

“恐怕不是。”

“不是？”

“不是，我很抱歉。”

“可是，和您描述的一模一样啊。”

“是的，但不是他。”

“萨维尼……您听我说……我知道您是皇家册封的英雄，也知道您和各界大员都有交情，但是我还是要说：那边那个已经是我们找到的第四个了，而……”

“没关系。你们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不，听我说。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了，那个男子，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您要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那个破医院

坐落在非洲的一个肮脏的角落里，他衣衫褴褛地从那里逃了出去，在地狱般的沙漠里步行了几公里，烈日炎炎，他一定被烤焦了。死了。那个男子，现在，正在世界的另一端的某个地方的沙子底下变肥料呢。”

“那个男子，现在，就在这个城市里，他马上就要杀到我的身边来了。看看这个吧。”

“一封信？”

“两天前，某个人留在我的门口的。您念念，念念吧……”

“只有一句话……”

“但是很清楚，不是吗？”

“托马斯……”

“托马斯。您说得有道理，帕斯托尔。你们永远也找不到他，那个男子。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已经死了。而是因为他很有活力。你我的力量加在一起都对付不了他。他就像那些被追捕的野兽那么敏锐狡黠。”

“萨维尼，我向您保证……”

“他还活着。他活着就是为了对付我，而他这么做也是完全有理由的。”

“什么？你简直是疯了，萨维尼！像您这么优秀的一个医生，一个社会名流，已经……现在，皇家科学院的大门正要向您敞开……您很清楚，您的那个研究饥饿和渴的反应的研究所……总之，虽然我觉得您的决定与其说科学不如说是浪漫……”

“男爵……”

“……总之，你的设想给我的同仁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我很为您感到高兴，皇家科学院也被您所打动，不仅因为您的科学设想……也为了您的……可怕的经历……，我想我理解您……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您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要到那样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去做一个什么乡村医生，您听着，听着就不觉得别扭？我说得对吗？”

“是的，男爵。”

“哦，恭喜您……这个城市里有哪个医生不愿意，我是说，不梦想着有您的名望和像您一样辉煌的前程？而您却做了这么个决定：到一个小镇上去做医生……什么样的小镇对您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是乡村。”

“这我知道，可到底在哪儿？”

“很远很远的地方。”

“您的意思是不能告诉我到底在哪儿？”

“我希望是这样，男爵。”

“荒唐。您真的很不近人情，萨维尼，简直是可恶，不可理喻，该受诅咒。您的态度让人不能原谅，我找不到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来为您的行为辩解，我……我……我只能这么想：您是个疯子！”

“这不对：正是因为我不想变成疯子，我才这么做，男爵。”

“到了……那就是沙博内了……您看到了吗？就在那里！”

“看到了。”

“是个美丽的小城。住在这儿，您会觉得很愉快的。”

“是的。”

“坐起来，医生……就这样。帮我拿着这个，就一会儿，很好……您整个晚上都神志不清，您得做点什么……”

“我对你说过，不用叫醒我，玛丽。”

“您要干什么？……您不想起来吗……”

“我当然想起来……”

“但是您不能……”

“玛丽，我才是医生。”

“是的，但是您没有看见您自己昨天晚上的样子……您的情况真的很糟，就像是疯了似的，一直在和鬼魂说话，还大喊大叫……”

“我大喊大叫了？”

“您在和大海吵架。”

“哦，然后呢？”

“您一直生活在那些可怕的回忆的阴影里，医生。它们毁了您的生活。”

“是生活本身很可怕，玛丽，是它毁了本该美好的记忆。”

“但是您不是个坏人。”

“我做过一些很可怕的事，在那里。那些事可怕极了。”

“为什么？”

“可怕极了。没有人可以原谅我。没有人会原谅我的。”

“您不要再想了……”

“更糟糕的是：我知道，今天，我要回到那里去，把那些事重新做一遍。”

“别说了，医生……”

“我知道我会把那些事重新做一遍，同样的事。这很恐怖，对吗？”

“医生，我求您……”

“这难道不是很可怕？”

“夜晚又开始变得凉爽了……”

“是的。”

“我很想送您回家，医生，可是我不想把我的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哦，不，不用麻烦了。”

“但是……我希望您能明白，对我而言，能和您交谈真的很愉快。”

“我也是。”

“您知道吗，一年以前，您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人们都说您是个……”

“从都城来的傲慢的趾高气扬的医生……”

“是的，大致就是这样。这里的人大都有些多疑。经常会有些奇怪的想法。”

“您知道他们怎么对我说吗？关于您。”

“说我很富有。”

“是的。”

“而且沉默寡言。”

“是的。但是也说您是个好人。”

“我已经对您说了：这里的人经常会有些奇怪的想法。”

“而且都很好奇。您想想住在这儿，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从都城来的傲慢的趾高气扬的医生……住在这儿，等

着慢慢变老。”

“我觉得您还太年轻，好像还不该考虑在哪儿慢慢变老的事，您不觉得吗？”

“您也许有道理。但是，这个地方好像真的远离尘世……我一直在问自己，是否还会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从这里带走……”

“别想它了。即便有什么事发生，肯定也是美好的事。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小城很愿意款留您。”

“市长亲口对我说这句话，可真是莫大的荣幸……”

“哦，请别提醒我这一点，我求您了……”

“现在我真的得走了。”

“好的。但是，您有空的时候，请一定来。我会很开心的。还有我的妻子，她也会非常愉快的。”

“一定。”

“那么，晚安，萨维尼医生。”

“晚安，德韦里亚先生。”

第七章　亚当斯

太阳落山以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都保持着清醒。因为，他知道，那将是他的生命中最后一段无辜的时光。

然后，他就走出自己的房间，俏无声息地朝走廊的另一端走去，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停在了最后一扇房门前。在阿尔迈尔旅馆里，从来都不需要钥匙。

一只手搭在房门的手柄上，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小的烛台。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门被无声地推开了。房间里，一片黑暗和沉寂。

他进了房间，把烛台放在书桌上，又把门从身后关上。门锁弹上的声音刺破了深夜的静谧：在半明半暗中，房间里的那床被子底下，隐约有了些动静。

他走到床边，说：

“一切都结束了，萨维尼。”

听见这句话，萨维尼就好像被刺了一刀。他从床上直直地竖起来，吓得浑身战栗。依靠着那几支蜡烛散发出的微光，他先看到了一把钢刀的寒光，它，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然后是一个男人的脸：那张几年来他一直企图忘掉，但是却忘不掉的脸。

“托马斯……”

安·德韦里亚迷惘地望着他。她的一只手撑着床，坐了起来。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一周，但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回过头来，重新在黑暗中找寻她的情人的脸，惊怕地躲到了他的身边。

“发生了什么事，安德烈？”

他继续愣愣地待在那里，望着前方，面如死灰。

“托马斯，不要，你疯了……”

但是托马斯没有停下来。他走到床边，举起刀，用力刺了下去：一刀，两刀，三刀。床单一下子就被鲜血染红了。

安·德韦里亚连惨叫一声的时间都没有赢得。她惊讶地看着那条由她的鲜血汇成的暗红色的河流在她的身上越流越宽，感觉到她的生命正随着那条河的河水从她那洞开的身体往外流，它离开她的速度那么快，她连思考一下的时间也没有。她直直地向后倒了下去，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但是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萨维尼颤抖着。到处都是鲜血。四周一片沉寂。阿尔迈尔旅馆，睡着了。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起来，萨维尼。把她抱起来。”

托马斯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从容、坚定、毫不容情。不，这一切还没有完。

萨维尼仿佛被催眠了一般。他站起来，把安·德韦里亚抱在怀里，带着她走出了房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能想。浑身颤抖着，仅此而已。

一支奇特的游行队伍：最显眼的，是一个美极了的女子的尸体——一只盛满血的动物袋子，她被抱在一个浑身颤抖的男子的怀里；抱着她的那个男子神情恍惚；他的身后跟着另一个男子的影子，那个影子，步履坚定，镇定自若，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把钢刀。就这样，他们穿过了阿尔迈尔旅馆，一直走到了沙滩上。一步又一步，在沙地上走着，一直走到了海边。他们的身后，是一道长长的血痕。一点点月光，撒在上面。

"不要停，萨维尼。"

摇摇晃晃地，把脚伸进海水里。萨维尼感到托马斯的钢刀顶在他的腰里，而他的怀里，安那已经死去的身躯正让他感到越来越沉重。他像个木偶似的拖着脚步又朝前走了几步。托马斯的声音叫住了他。

"听着，萨维尼。这是大海的声音。这个声音和你的怀里的那种负重的感觉将会跟着你一辈子。"

他的语速很慢，声音丝毫没有感情色彩，却带着一抹掩饰不住的疲倦。然后，他就把钢刀扔进了海里，转过身，开始往回走。安的鲜血凝固在沙地上，一团一团的深色的痕迹。他就沿着它们穿过了海滩。他走得很轻松，就像是个从来都没有故事的人。不仅如此，在那一瞬间，似乎也再没有了任何的想法。

萨维尼呆呆地站在大海的边缘，任海浪拍打着他的双腿，一动也不动，他无力做任何事。他只是颤抖着，悲伤地哭泣着。就像是一个木偶，一个孩子，或是生活的一个碎片。血和泪从他的身上滴落下来：他就像是一支蜡烛——一支在他的有生之年，将再也无法熄灭的蜡烛。

在 **4** 月的最后一天的黎明，亚当斯被绞死在镇上的圣阿曼德广场上。那一天，雨下得很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出门看热闹。当天，他就被掩埋了。没有人知道，他被葬在哪里。

第八章　7 号房间

门开了，从 7 号房间里走出来一个男人。他刚跨出门口，就站住了，朝四周张望了一下。整个阿尔迈尔旅馆寂静无声，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人居住。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片死寂。阳光穿过走廊上的小窗户，照了进来，在那半明半暗中切开一道道光的口子，把一个明净、清朗的早晨投影在走廊的墙壁上。

屋里的一切仿佛都被好心地收拾过了，但是还是显得很仓促。一只装满东西的皮箱，还没有合上，被扔在床上。几摞纸，堆在书桌上，还有钢笔、书籍和一只熄灭的台灯。窗台上，有两只盘子和一只杯子。都是脏的，但是摆放得很整齐。地毯的一角被掀了起来，好像是谁故意作的记号，为的是某一天回来的时候，还能认出来。沙发上，有一床被子，看得出来，已经被人尽最大的努力叠好了。墙上，挂着两幅画，一模一样。

他出了门，并没有随手把门关上，而是径直穿过了走廊，下了楼梯，边走边哼着一支旁人听不清楚的小曲。他在接待

处那里停了下来。迪拉不在。那本等候客人签名的大簿子还是摊开在那个木制的斜面书桌上。那个男人一边把衬衫往裤子里塞，一边看簿子上的写的东西。多奇怪的名字！他心想。他回过头，又朝四周望了一下，想：这肯定是有史以来看起来、听起来最荒凉的一个旅馆。他走进了大厅，绕着那些咖啡桌走了几步，看见一只面目可憎的水晶花瓶里插了一束几近枯萎的鲜花，就凑上去闻了闻。最后，他走到了那扇玻璃门边，把门打开，走了出去。

那风……那日光……

你必须微闭上眼睛，因为那光线那么强烈，你还得裹紧身上的衣服，因为那风，那从北方吹来的风，那么紧。

眼前，是一望无垠的沙滩。他把双脚伸进了沙地里，痴痴地望着它们，好像刚刚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回到这里，并且因为能重新回到这里而感到惊讶无比。他重新抬起头，脸上呈现出一种幸福的神情。那种神情，你只能在某个人排除了一切烦恼，头脑空空的时候，才会看得到。一个奇怪的瞬间。在这样的时刻，你什么样的傻事都做得出来，虽然你并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做。而他，就做了一件最简单的。他突然开始奔跑，不过，不是寻常地跑，而是像个疯子那样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绊倒了，又重新爬起来，一刻都不停。他跑得那么快，就好像整个地狱就尾随在他的脚后跟，一慢下来就会跌进去一样。而事实上，他的身后，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就他一个人。在跑着，沿着那荒无人迹的沙地，睁大了眼睛，一颗心跳到喉咙口。如果你看见了他，你一定会说：他不会停下来了。

背对着房间坐在窗台上，两条腿悬空晃悠着的多德把眼

睛从海上移开，回头朝沙滩望去，看到了他。

只有上帝才会这么跑，毫无疑问。

多德，微微地笑了。

“结束了。”

他的身边坐着迪茨，那个把梦境造出来，然后送人的小孩。

“要么是疯了，要么是都结束了。”

下午，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海边，他们拣起扁平的石子扔进海里，然后等着看它们又跳出海面；他们拣起圆圆的石子扔进海里，为的是听那“扑通”、“扑通”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在场：多德，特意从他的窗台上跳了下来；迪茨，那个造梦的孩子；多尔，那个为普拉松看了好几回船的孩子。还有迪拉，和睡在安·德韦里亚床上的那个美极了的小女孩，天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所有的人都在海边，一边扔小石子，一边听那个从 7 号房间里走出来的人讲话。他说得很慢，很慢。

“你们要想象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相爱着。而他不久就得离开。他是个水手。他得去海上作一次长途旅行。于是，她就亲手绣了一块真丝手帕送给他……上面有她的名字。”

“琼纳。”

“琼纳。她是用一根红丝线绣的。她想：他会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而它会在他遭遇危险、暴风雨、疾病……的时候护佑他。”

“还有鲨鱼。”

“……还有鲨鱼……”

“还有香蕉鱼[1]。”

“……所有的一切。对于这一切，她深信不疑。但是，她不想马上给他，不。她先带着它到了村里的教堂，对那里的神父说：请您在它面前为我的恋人祈祷，让它带上神的灵气。于是，那神父就把手帕放在面前，微微地弯下腰，用一个手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十字。他用一种奇怪的语言说了一句话，然后，又用一个手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十字。你们能想见吗？很简单的一个手势。一块手帕，一个手指，神父的一句话和她的微笑的眼睛。你们的脑海里都有这么一个画面了吗？”

“是的。”

“好的，现在想象另一个事物。一艘船。很大很大。正要起航。”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水手要乘的那艘船？”

“不是。另外一艘。这一艘也正要起航。他们已经把它整个儿都清洗干净了。正在港口的水面上浮着呢。它的面前，有千山万水在等待着它。那海一会儿波涛汹涌，一会儿疯狂肆虐，但有时候又会变得很温柔，风平浪静。它能把你碾碎，也能把你吞噬，谁知道呢？谁也不说，但是谁都知道海的力量有多大。然后，有一个穿着黑衣的矮小的男子上了那艘船。所有的水手都在甲板上，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妻子、孩子、母亲。他们都静静地站着，不出声。那个矮小的男子在船上走来走去，低声说着什么。他走到船头，又折回来，慢吞吞地在船的张帆索，落下的帆，一堆酒桶和鱼网之间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口中

---

[1] 美国小说家塞林格(1919—)的短篇小说《香蕉鱼的好日子》中作者虚构的一种爱吃香蕉的小鱼。

一直念念有词，船上的每个角落他都走遍了。最后，他停在了甲板的中央，跪了下来，低着头，继续用那种奇怪的语言低语着，好像是在和那艘船说话。然后，突然之间，他不作声了，用一只手，慢慢地，在甲板上画了一个十字。一个十字。于是，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带着胜利者的神情，因为他们知道这艘船一定能回来，因为这是一艘受到神灵庇佑的船，它将乘风破浪，历尽艰险，但必将回来。没有什么能伤害它，因为它是一艘受到神灵庇佑的船。

听着听着，他们几乎忘记了往海里丢石子这回事了。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他们五个，都坐在沙滩上，周围，方圆几公里，一个人也没有。

“你们听明白了吗？”

“是的。”

“你们都在脑海里想见了吗？”

“是的。”

“那么，好的，现在听仔细了。这里开始就不那么容易了。一个老头，皮肤很白，一双手看起来骨瘦如柴，步履蹒跚，气喘吁吁。他走到了小镇中心的那条大街上，后面跟着几百个当地人，成群结队地唱着歌，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一个也不缺。那个老头继续往前走着，那样子，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独自走在那条大街上，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身后还有那么多人。他走过了镇上最偏远的几所房子，但是并没有停下。他已经那么老了，连手都在抖了，甚至头都有些微微的颤动。但是，他一直目视前方，神态安详，一直走到了海滩上，他也还是没有停下来。他在那些停泊在岸上的船只之间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的，好像每一步都会倒下来，但是实际上却永远也不会倒下。所有

的人都跟在他的身后，隔着几米远，但是一直在那里。成千上百个人。老头在沙滩上走着，越来越复杂了，但是没关系，因为他没有停下来，而是一直走到了海边。哦，大海。他的身后，人们不再歌唱，停在了离海还有几步路的地方。就这样，他看起来更孤单了，他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走着，一直走到了海里。海水漫到了他的膝盖，他的衣服全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的瘦骨嶙峋的腿上。海浪来回冲击着，他那么瘦弱，仿佛一下子就能被冲走。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被冲走，他站在那儿，就好像是在海中的一棵树，两眼直视前方。他的双眼盯着大海，无畏无惧。四周一片寂静。仿佛什么都不在动。人们都屏住了呼吸。空气里仿佛有一种魔力在支配着一切。

于是
那个老头
垂下了眼睛
把一只手
浸在海水里
慢慢地
画了一个十字。
他为海带来了神灵的庇佑。

这可是件天大的事，你们能想象吗？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头儿，一个不足挂齿的手势，然后，突然之间，你能看到大海仿佛整个儿震动了一下。整个儿，连地平线的那一边也震动了。颤抖，摇晃，流转，那神灵的庇佑就像是一勺蜂蜜，在这次震动中，渗入了海的每一寸骨髓，每一个海浪，每一朵浪花都受到了冲击；世界上所有的船，海上的暴风雨，海底的深渊，颜色最深的水域，还有人和动物：不管是那些垂死的也好，那些

受了惊吓的也好，还是那些一直望着那个老头的，或是着了魔的，或是呆若木鸡的，或是感动得、幸福得热泪盈眶的，突然之间，都低下了头，无与伦比的大海啊，突然之间，不再是个谜团，不再是个敌人，也不再缄默不语，而是成为了我们的兄弟，一个温暖的怀抱，是活着的人展现自己潜力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老头的手。海水中的，一个梦。梦醒时分，你望着大海，可以不再害怕。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沉默。

什么故事……多德想。迪拉转过脸去望着大海。什么故事！那个美若天仙的女孩耸了耸鼻子。可，这是真的吗？迪茨想。

那个男人独自坐着，坐在沙滩上，沉默不语。

多尔直视着他的眼睛问。

“那么你的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曾经是。”

“现在不是了？”

“不是了。”

“为什么？”

“现在没有人能为大海带来神灵的福祉了。”

“可是那个老头当初不是能带来吗？”

“那个老头当时已经很老了，他的心里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可是现在没有人有了。”

“是魔法吗？”

“是吧。一种给人带来幸福的魔法。”

“可是到哪里去了呢？”

“消失了。”

消失了？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让人难以置信。

“你肯定。”

“我肯定。”

真的消失了。

那个男人站起来。远处，阿尔迈尔旅馆矗立在那儿，在那一片被北风洗过的日光里，它看起来好像根本就是透明的。太阳好像停在了天空中最明朗的那一半。只听见迪拉说：

“你来这里是为了给大海带来神灵的福祉，对吗？”

男人望了她一眼，走了几步，走到了她的身边，弯下腰，朝着她微笑。

“不。不是的。”

“那你躲在那个房间里做什么？”

“如果已经没有人能为大海带来神灵的福祉了，或许还有人可以和它心平气和地说说话。”

和大海说说话。和大海说说话。和大海说说话。因为并不是那个老头儿的那个简单的手势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凭空消失了，或许还有这么一点点什么还留在人间，悉心观察一下，你可能就能找到它，在它永久消失之前抓住它。和大海说说话。或许还有办法。在他面前，我们这些没有十字架，没有老者，没有魔法的人，多少也该有些什么武器，使自己不平白无故地在黑暗中无声地死去，这就够了。

“和大海说说话？”

“是的。”

“你每天躲在房间里，就是为了和大海说说话？”

“是的。”

“可，又是为了谁？”

“为了谁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尝试着和它沟通。有人在听着呢。”

其实他们也曾经想过了，有些奇怪。不过不是用那种方式。是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和大海说说话需要用去那么一大摞的纸吗？”

多德一个人耐心地把一个装满纸的大口袋扛下了楼梯。那是他的任务，一直是的。

“哦，不。对一个真正有能耐的人而言，只要几句话就够了……一开始，他可能也要写上好几页，不过，慢慢的，慢慢的，就能找到合适的字眼，一句就顶十句了，这样，原来要写上一千张纸的，现在就只要一百张了，然后，可能就只要十张纸了，最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等在那边就好了，等着那些多余的字自己从纸上飘走，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多余下来的收集起来，再继续压缩一下，压成十个词，五个词，这么少，以至于最后你走近了仔细看，仔细听，留在你的手心里的就只有一个了，一个词。这时候，你就可以对大海说了。”

“一个词？”

“是的。”

“什么词？”

“谁知道。”

“随便什么词？”

“一个词。”

“就像土豆？”

“是的。或者救命！或者等等，在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找到它以前，谁知道呢？那个从 7 号房间里跑出来的男子，一边说，一边朝四周看，他在找一个石子。”

“可是，打断一下……”多德说。

“什么？”

“有没有可能就是海呢？”

“不，不可能是海。”

他站了起来。他要找的那个石子，找到了。

“那就不可能了，不可能有这么一个词的。”

“谁知道呢？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他走到了海边，把那个小石子扔进了海里。那是个圆圆的石子。

“扑，”多尔，扔石子的专家，看着他的样子，笑出声来。

可是，那个小石子却开始跳起来，在水面上，一跳，两跳，三跳，好像不停下来了。跳得那么欢快，越跳越远，一直朝大海的纵深处跳去，就好像刚刚获得了自由一样。它好像不想停下来了。而事实上，也没有停。

那个男人在第二天的早晨离开了旅馆。他走的时候，天空的样子很奇怪，所有的云朵仿佛都在跑，跑得那么快，好像急着回家。北风一直在吹，吹得很紧，但是没有呼呼的风声。那个男人喜欢步行。他拿起了箱子，和那个装满纸的大包，沿着海边的大道走了。他走得很快，一次也没有回头。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再看到它——阿尔迈尔旅馆了。它仿佛已经脱离了地面，化成了一个个轻盈的碎片，就像风帆一样，在空气里，慢慢地往上升。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飞起来了，把一切都带走了，带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及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大海，所有的话和所有的故事，一切，去哪儿了，没有人知道，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感觉到累极了，累极了，然后，就什么都明白了。

译　后　记

1999 年，对于我来说是十分艰难晦涩的一年。那一年，我刚刚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意大利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留校当了一名专业课老师。因为长得比较瘦小，又相对单纯些，在圣诞节的舞会上还被误以为是低年级的女生。第一年的工作量很小，教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课，但是面对的却是十几个几乎和我一般大的学生。旧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打破了，新的一时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很迷惘，常常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定位，孤独就像是空气，在我生活的那个空间里，无所不在。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我最大的乐趣来自于一周两次的意大利文学选读课，那是专门为青年教师开的一门进修课程，主讲的外籍教师 **Luigina Peddi(**路易吉纳·佩迪**)**来自罗马，而学生就只有我一个。在她的帮助和指导下，我读了一些书。但是，就这些书，也很少有能读完的，多数是读个开头，或者一个中段，就像俗话里说的："猫儿头上摸摸，狗儿头上抓抓。"个中的原因很多，最大的问题是速度慢，因为即便是一个意大利语专业的毕业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拿起

一本原版书来读，也不是容易的事。其次，就牵涉到作者的风格、选材和我的个人兴趣、喜好问题。坦白地说，我很清楚，我是个挑剔的读者。总之，这样一来，在这一年里，我真正完完整整地，饶有兴趣地读完了的，也就只有两本书：翁马托 •埃科(**U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和亚历山德罗 •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的《海》。而这两位，偏巧也是意大利当代最负盛名、最有实力的文学家、作家。

《海》的作者巴里科，于**1958**年生于都灵。非常年轻。(为了写这篇后记，我上网查了他的资料，看到了他的好几幅照片，他看上去不仅英俊，而且充满了成熟男子的魅力)。在大学里，他的主修课程是哲学和音乐，在我个人看来，这对他日后形成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你不觉得，《海》本身就是一首乐感很强、寓意深刻的哲理诗吗？)巴里科最初的职业是音乐评论家和社论撰写人，还制作过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1991**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愤怒的城堡》一面世，就获了坎皮耶洛精选作品奖(**Premio Selezione Campiello**)，并且被译成多国文学。**1993**年，《海》的出版又为他赢得了意大利维亚雷焦文学奖(**Premio Viareggio**)的殊荣。而读者对他近几年出版的新书《蚕丝》和《都市》，同样好评如潮。除了小说，他还致力于尝试剧作创作，他的独角戏剧本《十九世纪》不仅在意大利各大剧场频频上演，还被改编成电影《海上钢琴师》。为了使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能有一个和他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也为了能把自己的写作经验和技巧传授给更多的人，巴里科还在他生活的城市都灵开了一所名叫“杰尼·霍尔登”(“**Holden**”)的写作学校，在创作

的同时，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

《海》是巴里科的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读了这本书之后，曾有人作了这么一个简短的总结：创作是痛苦的，因为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是真理，而真理本身是对痛苦的总结。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真理，每一个都与一种或多种痛苦息息相关，常人的眼睛常常忽视这些真理，是因为常人大都没有承受过那么多；而那些真正受过伤、承受过的人，又在获得真理的同时，被那些痛苦给灼伤了，在被伤痛折磨得体无完肤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心情去体味真理中蕴涵的无限智慧了。(还记得《海》中那个从未经历过世事、不识人世百味的埃利塞文和那个历尽沧桑、痛苦得无法再被安慰的亚当斯吗？)那么，就没有一个既不被痛苦灼伤，又获得真理的两全其美的方法吗？当然有。那就是——读书。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们能使我们少走很多路，少承受很多求索的痛苦，同时，又能淋浴到真理的阳光。埃利塞文需要亚当斯这本书，而我们也需要像《海》这样的好书。

《海》是一首诗，一支歌，一幅画，一个谜。一个用海水作画的画家，一个写百科全书的教授，一个在海边忏悔的女子，一个去海边求药的少女，一个啰里啰唆的神父，一个貌似水手又像医生的男子和一个神秘的人物，一起住在一个由一群天使经营的旅馆里。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的温和有趣，都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忧伤，一点点的离经叛道和一点点的不可理喻。当他们走到了一起，不经意地把他们的故事，通过文字，向你娓娓道来的时候，你的心中就突然之间充满了平静，仿佛有人在你的身旁点燃了一盏会施展魔法的灯，灯光

所及之处，什么琐事、烦恼都悄然退到了幕后。

人难逢的是知己，马难寻的是伯乐，琴难遇的是知音，那么书呢？等待的当然也是一个懂它的人。作为一个译者，我也曾机械地工作过好多回，但是，在《海》面前，我却被深深感动了。它是那么动人，让人无法不动情；又是那么美，美得在很多时候，都会让你体验到心碎的感觉。还记得书中描写伊丽莎白·安克尔的声音时说的一句话吗？“她的声音那么柔美，即便是一文小钱听了也会动容，进而爱上她的。”钱是多么直接，多么俗的东西啊，记得小时候，我曾听说，一位清高的古人为了不玷污自己的嘴，把钱称之为“阿堵物”，然而请你想象一下，这“阿堵物”在听到了伊丽莎白·安克尔的声音之后，居然也会“动容”，进而“爱”上她，可见她的声音有多么美妙了！再有的就是第三部第七章中，描写萨维尼终于眼见着心爱的女人死在托马斯手里之后的样子：“萨维尼呆呆地站在大海的边缘，任海浪拍打着他的双腿，一动也不动，他无力做任何事。他只是颤抖着，悲伤地哭泣着。就像是一个木偶，一个孩子，或是生活的一个碎片。血和泪从他的身上滴落下来：他就像是一支蜡烛——一支在他的有生之年，将再也无法熄灭的蜡烛。”“一个木偶，一个孩子，或是生活的一个碎片”，想一想，书中曾有多少词曾经直接或间接地描写过这个心智过人，矫健机敏的男子啊，然而在这一刻，他却变成了“一个木偶，一个孩子，或是生活的一个碎片”，并将在他的有生之年像一支再也无法被熄灭的蜡烛那样，不断地滴血、洒泪，直至枯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若非神助，又哪来这些神来之笔呢？读着这样精彩的篇章，你难道还能无动于衷吗？至少，我不能。

所以，我想说，我是懂它的。因为我懂它，《海》这本书

的中文译稿中自然融入了我个人许许多多的理解和情感。我希望，通过我构筑的这道桥梁，将会有更多的人，成为它的知音。

在译《海》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位好友的许多帮助和支持。几乎每译完一个章节，我就会通过互联网传给他看。他不是个搞文学的人，我常常戏称他“不学无术”，而他也欣然接受；然而事实上，《海》的中文译稿能得到他的赞赏，对我却有着非常的意义。因为，我一直觉得，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写出最美好、最动人的诗篇。

我和我的这位好友都非常喜欢这本书的风格，认为它很“轻盈”(还记得那可爱的巴特利博姆吗？)，就像是一根在空中飞舞的羽毛，把无限的意义都蕴藏在了那轻舞飞扬之中。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一条路上，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走得太远了，需要的正是这种轻盈的感觉，所以才喜欢它，因为它让你觉得甚至连劳累的感觉也是美丽的；而我的朋友喜欢它，我想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轻盈的。

最后，我想把我在读了亚当斯和埃利塞文的故事之后写的一首小诗送给亲爱的读者们，希望你们能像我一样，在读完了这本书之后，会急不可耐地想把它推荐给所有可能会喜欢它的人。

《海》外一首

暗夜，湍流，星月无痕；
只有年老的男爵手中的一盏提灯——
告别了，你的旅程在我心中……

回望，无言，明眸如星；
坚定与迷惘在海陆间轻盈一握——
告别了，父亲，我离开是为了找回我的灵魂。

对视，无声。埃利塞文和亚当斯：来自于天际的两个人。

一个尝过了太多的人生；
一个有着明澈纤弱如游丝般的灵魂。
一双眼睛说：我要真正地去活。
一双眼睛说：恳求你，不要问我……

风暴，海啸，十二盏灯笼，天使的狂奔。
海边：一串脚印和阿尔迈尔旅馆的灯光。
埃利塞文：坚定的回归；
亚当斯：矛盾的等待……
一种——不能称之为爱的结合。
一瞬间——一个坠进了人生百味的长河；
　　　　　一个洗脱了历尽艰辛的枷锁。
——生命的再整合等于——重生……

储　蕾
2001 年 9 月 23 日

译文新流行
悬念

海

〔意〕亚·巴里科 著 储 蕾 译

高潮

〔美〕裘德·德弗罗 著 陈 平 译

惊悚时分

〔美〕迪恩·孔茨 著 秦维杜 译

无所畏惧

〔美〕迪恩·孔茨 著 陈余德、彭智灵 译

◇责任编辑／吴健平
◇封面设计／陶雪华 林 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www.stph.com.cn

Oceano mare

海

法国军舰同盟号起航后第14天在塞内加尔海岸附近搁浅……这场海难的一名幸存者军医萨维尼曾在救生竹筏上杀死一个孱弱女子，他获救之后把海难经历写成一本书，一夜之间成了英雄，而逃亡在外的那个被害女子的丈夫托马斯则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几度派人追杀托马斯未果，便在一个偏远的城市隐居起来。在那里，他结识了市长的妻子安·德韦里亚，并与之发生了暧昧关系。此事被市长发现后，安就不知去向，从此军医踏上了追寻情妇的旅程。当萨维尼终于在海边的阿尔迈尔旅馆找到安，正与她共度良宵之时，托马斯却突然出现，当场杀死了安，为妻子报了仇。

《海》荣获意大利维亚雷焦文学奖。作者亚历山德罗·巴里科是意大利当代最负盛名、最有实力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创作的《海上钢琴师》被搬上银幕后曾获得奥斯卡音乐奖。

世纪集团

ISBN 7-5327-3017-4

9 787532 730179 >

定　价：15.80元

易文网：www.ewen.cc